民國叢書

第一編

·84·

歷史·地理類

大思想家袁枚評傳　楊鴻烈著

顧寧人先生學譜　謝國楨編

龔定盦研究　朱傑勤著

上海書店

大思想家袁枚評傳

楊鴻烈著

袁簡齋五十小像

目次

第一章 導言

袁子才先生是一位中國罕有的大思想家，差不多沒有幾個人知道。一般的心理，不過以爲他祇有些小智而無學識，與他同時甚至到現在已經相隔二百多年的學者，對於他的了解或評判，仍舊是無甚變化。記得胡適之先生第一次給我的信有說：「我是愛打抱不平的，生平最喜歡表彰那些埋沒了的學者和文人，」這話在這裏可替我做開場道白了。

在袁穀芳的答隨園先生書裏有一段話，很可代表一般人對於子才先生的評判，他說：

「先生（卽指子才。）弱冠筮仕，文章吏治之名震宇內，然耳所聞，未免卜氏小德出入之譏，

凡老生腐儒，皆以先生爲口實，即僕識先生二十年，究不能揭先生之行誼，執途人而一一告之也。前年晤鉛山蔣心餘編修，於近來名公中，雅敬先生，然亦僅品爲六朝中人，維時僕亦以爲當。及甲午秋，來金陵，重謁先生於小倉山房，相與往復者半月，覺議論丰采，有刊盡鉛華，獨存眞實之意，進讀新刻文集，凡碑誌序記諸文，其大者皆有關於國家用舍是非之實，小者亦讀書窮理心得之言，無苟作者，不覺推案而起曰：「文王既殁，文不在玆乎？」使果如向者老生腐儒所疑於先生者，而豈能言之有物如此？於是嘆蔣君擬以六朝人者，亦不足以知先生晚年涵養之功，與知人論世之學也。因退自思念天下之知先生者，不過曰才子而已，其甚知者不過曰文人而已，乃若先生當重文之世，抱有用之才，而壯歲陳情，依依子舍，東山高臥，抗懷古人，上不借聲援於公卿，下不要標榜於門弟子，事親以誠，交友以信，和而不流，湼而不緇，此非身在金陵親及先生之門，熟悉其立心行事之大端而不爲老生腐儒之說所搖惑者，幾何不因耳食之徒而並疑其立言也耶？……」子才先生自己也說：「……平晝閒居，小有述作，稱心而言，自知爲拘儒所呵，無疑也。就有好我者，不過賞其詞華足矣。」（答和希齋尚書書），

孫星衍（淵如）在所著的平津館文稿卷六隨園隨筆序上也說：「先生棄官山居五十年，實未嘗一日廢書，手評各史籍，字迹歷歷猶在，則亦未嘗不時時考據，世之以儇薄輕黠詩托言師法隨園者，非善學先生者也。」又說：「……先生始爲強項令，繼以才名傾動當路，而未嘗先謁人。生平不信陰陽術數，宋人談理語及釋氏之教，以爲佞佛者，且求福於無形，況其有形者乎？故其書言信時日小數者，無不破敗。又言鬼神生於人心，皆合於聖人「知不惑，勇不懼」之義。又言宋學教人認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皆是彼法也。凡所言皆非尋章摘句之儒所能幾及者，豈非曠世之才，必有過人之識歟？」這樣可見得先生不僅僅是個文人，但孫氏所恭維先生的幾句話，也不免硬拉先生去翼孔子之道，最多也只算了解先生的思想之最小的一部分。卽如現時的學術界，可算是沒有什麼偶像觀臨在上面，可放膽討論一切爲從前有帝王政治勢力和宗法的倫理觀念所束縛的種種認爲「大逆不道」「非聖無法」的問題了，但一般人只知道在近代提倡「情欲主義」以反抗宋儒的以片面的道德束縛弱者幼者的「理性主義」只有個戴東原，（蔡子民先生所著中國倫理學史最先提出。）但

不知還有個時代稍前一點，並且比較着激進徹底的袁子才。一般人只知道反抗儒家壟斷思想界稍古的有個王充，近代前有李卓吾，後有章太炎吳虞陳獨秀，而不知袁子才曾做過攻擊『道統』解放思想，尊重思想自由的文章。一般人只知道懷疑大禹以前的史料，只有有科學的頭腦的顧頡剛錢玄同胡適之諸先生，只知道自古以來最講實證，從新審定古籍的有個崔東壁，而不知有個敢冒千萬人之大不韙懷疑堯典禹貢金縢……甚至論語中庸儀禮周禮……的袁子才。（崔述的成系統的專門史考，子才固不曾有過，但他自上古史直至近代，都有批評和考證，只這一點，已經就比崔述的氣派來得大，何況他的勇於『求是』過於『必信』的見解，遠非崔述所能及。）梁任公先生是駁斥過歷史上很荒謬的『正統之說』了，並且不滿意孔子的『一字褒貶』的『春秋義法』，但袁子才早在二百年前寫了幾篇極其明切犀利的文章，對此二事，痛下針砭。在文學上，以文藝當爲德育輔助，即爲倫理的附庸而無獨立性，差不多全世界佔大多數的文論家都如此說，只有袁子才以爲文學自文學道德自道德，並把文學不朽的價值，擡高和政教功業等量齊觀，打破中國的傳統的

說法以爲『雕蟲小技，壯夫不爲』狹隘低卑的實利主義。又文藝裏抒寫男女愛情是中國禮教之邦所嚴禁，只有子才先生放言高論尊愛情爲一切文藝的根本要素。這幾點雖不能說後無來者，但可以稱爲前無古人了。先生的詩更有不少清新雋逸和沉鬱動人的作品。先生又最看重技藝的價值，由此而生出職業平等的觀念，在中國這個『學優則仕』的思想彌漫於社會，使一般人以官吏爲最尊貴，而先生卻只以少數受過嚴格教育的人可爲執政者，——其根本觀念，亦不過爲人民服務而已，——因此，先生主張各人應因其所長而分工做事，祇要各人把所做的事弄得精微美好，便可垂於不朽；這樣見解，在今日歐美新思想輸入之後，固不足奇，但以前二百年的中國而論，不是很值得佩服嗎？先生既以一技一藝都和講理學或建功立業有相等的重要，所以對於『滿足口腹問題』的技藝，都鄭重的當做一種學問研究，又富有爲科學所寶貴的試驗精神，弄出一本食物學雛形的食單出來。這些事都是我之所以不量力要替先生在以後的分論裏明白詳細的揭出來，希望讀者看了之後，評判一下子才先生究竟是不是一個大思想家？

最令人氣憤的便是先生同時的或後世的反對者，並沒有把先生的重要的著作平心靜氣的瀏覽一下，以道理相辯勝，乃祇找先生的行爲的瑕疵大施攻擊，如：劉墉（石菴）就想用政治勢力羅織先生於法。（見王昶的湖海詩傳蒲褐山房詩話和章學誠的論文辯僞。）王昶（蘭泉）雖是先生同時的一位勳業家和學問家，但他反對先生的那種無聊的舉動可就令人大失望了。江藩的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王蘭泉先生一條下說：『先生因袁大令枚以詩鳴江浙間，從游者若鶩若蟻，乃痛詆簡齋，隱然樹敵，比之輕清魔，提倡風雅以三唐爲宗，而江浙李赤者流，以至吏胥之子，負販之人，能用韻不失粘者皆在門下。江藩不以此舉爲然，勸他說：『明時洪甘泉，富商大賈多從之講學，識者非之。今先生以五七言詩爭立門戶，而門下士皆不通經史，猶知文義者一經粉飾，自命通儒，何補於人心學術哉？且昔先生謂笥河師太邱道廣，藩謂今日殆有甚焉。』結果是默然不答，而一般『依草附木之輩，大怒，造謗語，搆怨，幾削著錄之籍。』最出人意表之外的便是子才先生死後，『攻之者太甚，大半即其門生故舊。』（據吳崇梁的石溪舫詩話所說。）章實齋也在先生死的這年開始加入攻

擊，（胡適之所著的年譜第九十六頁如此的考證。）而所持理由，實皆不中肯。如云：

『彼不學之徒，無端標爲風趣之目，盡抹邪正貞淫，是非得失，而使人但求風趣。甚至釆蘭贈芍之詩有何關係，而夫子錄之，以證風趣之說。無知士女，傾忘廉檢，從風波靡，是以六經爲導欲宣淫之具，則非聖無法矣。』

又說：

『略易，書，禮，樂，春秋，而獨重毛詩；毛詩之中，又抑雅頌而揚國風；國風之中，又輕國政民俗而專重男女慕悅；於男女慕悅之詩，又斥詩人風刺之解，而主男女自述淫情；甚且言釆蘭贈芍有何關係，而夫子錄之，以駁詩文須有關係之說。自來小人倡爲邪說，不過附會古人疑似以自便其私，未聞光天化日之下敢於進退六經，非聖無法，而恣爲傾邪淫蕩之說至於如是之極者也。』

實齋所抨擊在今日觀之，正是子才的特識，此亦古今觀點不同之一。總而言之，子才先生在那個時代勇於疑古，敢道人所不敢道的議論，自是一個富有革命性的男子。先生論詩

專主性情風趣立論並不錯，但不能中『衞道』先生們的意旨，加以先生對於男女的性慾抱個解放的態度，自謂『無所愧於心，是以無擇於口，風流自賞，言過其實，惟恐人不知』(答朱石君尚書書) 這樣自然要受一般人——不只限於衞道的道學先生——的求全之毀了。

究竟子才先生的為人如何？姚鼐(姬傳)是先生的朋友，所以惜抱軒文集卷十三的袁隨園君墓誌銘並序一文裏比他人多述了子才先生的一些身世。王昶是和先生為敵的，所以在湖海詩傳蒲褐山房詩話裏替先生作的一篇小傳，全是冷嘲熱罵，毫無好感。錢林(東生)的文獻徵存錄卷六也有一篇『袁枚』，錢氏似只能了解先生的文學優點，所以比別人多錄了先生的一篇重修于忠肅廟碑的駢體文。李元度編纂的國朝先正事略是偏重在政教功業方面的傳記，所以那一篇袁簡齋先生事略敍述先生在江南做縣官的政績最為詳細，並且說及先生的孝友天性，接人待物的忠厚誠懇的地方。李桓輯的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三十四『守令二十』東抄西湊的一些材料，也可供我們參考，如杭世駿的

詞科掌錄，可以知道子才先生在少年時代的得意；吳崇梁的石溪舫詩話可以知道先生的那一般趨炎附勢的門人和朋友在先生死後的無良。但在上面所舉的這許多長的，短的，詳細的，簡括的，完全的，殘闕的，好意的，公平的，或甚至譭蔑的記載，都沒有一個懂得子才先生的思想的眞象和價值，先生在官固是有名績，先生所享的一世虛榮，固足羨慕，但先生不以此自重；我們也絕不拿這些尋常瑣事來非維先生。這樣說來，他們的敍述不過給我們做一個參考而已。我現在將先生的全部著作——文集，詩集，尺牘，詩話，小說，駢文，八股文等——裏面有關於先生自述生平的地方，鈎稽出來，按年編譜，又將上所徵引和別的與先生同時的名人文集裏有關於先生的文章，都盡我的力量搜求完全，都儘量加以考訂和引用，我費的精力頗不小，所以有的材料似乎稍嫌重複，但我總不忍割愛，我希望讀者也不要隨便看過了事。若有掛漏或錯誤的地方，請隨時指出。我編的這本年譜很有幾層困難；一來呢，平地起樓臺，毫無依傍；二來呢，子才先生的壽命過長，要指出他的思想所受於外界環境的影響以及變化的路徑，很費考察，但我敢向讀者擔保，要了解子才先生的爲人，我編的年譜實在

夠用了；要明白子才先生的思想，我在書裏分章專論的事項，也可說「雖不中，亦不遠矣。」

在未讀下一章年譜之先，我要介紹子才先生的朋友趙翼（甌北）所作的一篇糾彈先生的行爲的妙文：

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說「趙雲松觀察戲控袁簡齋太史於巴拙堂太守，……其控詞云「爲妖法太狂，誅殛難緩事。竊有原任上元縣袁枚者，前身是怪，括蒼山忽漏脫逃；年老成精，閻羅殿失於查點。早入清華之選，遂膺民社之司。既滿腰纏，卽辭手版。園倫宛委，佔來好水好山；鄉覓溫柔，不論是男是女。盛名所至，軼事斯傳。借風雅以售其貪婪，假觴詠以恣其饕餮。有百金之贈，輒登詩話揄揚；嘗一臠之甘，必購食單仿造。婚家花燭，使劉郎直入坐筵；妓院笙歌，約杭守無端闖席。占人間之豔福，遊海內之名山。人盡稱奇，到處總逢迎恐後；賊無空過，出門必滿載而歸。結交要路公卿，虎將亦稱詩伯。引誘良家子女，蛾眉都拜門生。凡在臚陳，概無虛假。雖曰風流班首，實乃名教罪人。爲此列款具呈，伏乞按律定罪，照妖鏡定無逃影，斬邪劍切勿留情。重則付之輪迴，化蜂蝶以償夙孽；輕則遞回巢穴，

逐獼猴仍復原身。』

這篇文章本是一時遊戲和先生開玩笑而作，我們試毫無成見平心靜氣的把年譜和本書讀完，我們就可瞭然這些話是否事實？就算是事實，是否就是不道德？我可最穩健的在先提示讀者，子才先生的爲人，至少可以足爲我們少年做模範的兩件事，卽自動的研究的精神，——姚鼐說先生『少學自成，』看年譜便知，——和繼續不斷的努力，此外如不苟信，

凡事都要想一想合理或不合理，纔成功了一個大思想家。

第二章 年譜

先生名枚，字子才，號簡齋，浙江錢塘人。先世爲慈溪籍。（隨園詩話卷二）

先生之祖名錡，字旦釜，爲明代槐眉侍御之孫，槐眉與其父茂英方伯有竹江詩集行世。（隨園詩話卷二）

祖母柴氏。（見新齊諧）

父名濱，叔名鴻，皆以貧遊幕四方。（姚鼐惜抱軒文集袁隨園君墓誌銘並序）

母章氏，杭州耆士師祿先生之次女。（小倉山房文集先妣章太孺人行狀）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西歷一七一五。）先生生於錢塘縣東園大樹巷中。（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十八，並可參看詩話卷十）（按方濬師隨園先生年譜作丙申（次年）三月初二日生，不知所據何書。）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一七一六。）先生一歲。

同年，先生的朋友趙翼（雲松）生。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一七一九。）先生四歲。

同年，先生第三妹機（素文）生。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一七二〇。）先生五歲。

先生童年蒙祖母撫愛並受書於孀姑。詩集卷十秋夜雜詩第八首說：『我年甫五歲，祖母愛家珍；抱置老人懷，弱冠如閨人。其時有孀姑，亦加鞠育恩；授經爲解義，嘘背分餘溫。』亡姑沈君夫人墓誌銘：『有姑適沈氏，年三十一歲而寡，無所歸，奉母守志，撫其姪枚。……枚剪髻時，好聽長者談古事，否則啼；姑爲捃摭史書稗官兒所能解者，呢呢娓娓不倦，以故枚未就學，而漢晉唐宋國號人物，略皆上口。枚讀盤庚，大誥詰屈聱牙，姑爲負劍辟咡，助其聲以熟；寒則褻，癢則搔，朝饋而夕浴，皆惟姑之求……』（小倉山房文集卷五。）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一七二二）先生七歲。

先生這年始受正式教育。史先生墓誌銘：『枚生七歲，受論語大學於史先生。』『先生姓史，諱中，字玉瓚，漢溧陽侯遺裔，爲八行世家，祖浩仕南宋，官至右丞相，子孫遷於杭。……』（文集卷五。）詩集卷二十八『余七齡上學，是康熙壬寅歲也，今年又是壬寅矣，感而有作。』寫：……七齡光景記從前。振衣學見先生禮；買紙初裁認字箋。從此蠹魚無飽日，……

「……」尺牘卷四寄張有虔先生：「枚七歲入學，受業史玉瓚師，得識先生。爾時孩提之童，或背書不熟，畏受師嗔；或督課謹嚴，覬覦客至。每見先生飄然而來，則喜氣迎人，不特滿堂弟子，皆執化人之袪，而史師亦釋躁平矜，頓刻有沂水春風之樂矣。……」

雍正元年，癸卯（一七二三）。先生八歲。

本年，先生的三妹素文許字如皋高氏。文集卷七女弟素文傳：「……雍正元年，先君客吳中，聞衡陽令高君清卒，庫虧，妻子繫獄，嘆曰：「我高公幕下客也，非我往則難不解。」遂治裝歷洞庭而南，告其弟高八曰：「爾兄傾庫供上官，吾嘗止之，而兄不可，則勸其簿籍而加印焉，亦知正為今日計乎？」高大悟，檢篋得印簿，訴制軍；制軍者，大學士邁柱也，素善先君，兼知高公之冤，為平其事。當是時，簿中貴人隱探高氏孤稚，無能為，使人具三千金啖先君，先君怒而叱之；高八益感謝，臨別泣曰：「無以報，聞先生第三女未字，某妻方娠，幸而男也，願為公壻。」已而果然，寄金鎖為禮，時妹未周晬。……」這把金鎖就斷送這位女

詩人的一生了。

這年，同時名人戴震（東原）生。

雍正二年，甲辰（一七二四）先生九歲。

先生在少年時代，家境非常窮困。先生的秋夜雜詩第九首說：『……吾少也貧賤，所志在梨棗；阿母鬻釵裙，市之得半飽。敲門閒索負，嘀呼藏匿早；推出阿母去，卑詞解煩惱。』先妣章太孺人行狀先生說：『家貧甚。』先生的父親『幕遊滇粵，寄館穀，贍其家，萬里路遙，家書屢斷。』先生的太夫人『上奉大母，旁養孀姑，』下延師教育先生，『半取給於十指間，每至賒貸路窮，旨畜告匱，輒嘿嘿然繞樓而行。』先生和先生的幾個姊妹，猶『啼呼索飯，』不知太夫人『力之竭，心之傷也。』（文集卷二十七）此外在祭妹文裏說及先生『從先生授經』的情形，先生三妹素文差肩而坐，愛聽古人節義事；』先生捉蟋蟀，『三妹奮臂出其間，歲寒蟲僵，同臨其穴。』在這年七月十五那天，先生在書齋休憩，三妹『梳

雙髻，披單縑，來溫緇衣一章，適先生奓戶入，聞兩孺子音琅琅然，不覺莞爾，連呼則則。』（文集卷十四）詩集卷十五哭三妹五十韻敍述童年光景，尤饒趣味！『……弄樂爭花日，將笄未笄時；金籠擒蟋蟀，竹馬逐鄰兒。各踮長松鍛，同分野雉炊。書燈裁紙照，學舍隔簾窺。呵手鬬淸雪，當盤算劫棋。鬭殘春草綠，舞罷柘枝欹。貧不爭梨栗，懽能詠豆萁。非魚常作隊，似雁不差池。……』

這年是先生學詩的發軔時期。詩話卷六說：『余幼時家貧，除四書五經外，不知詩爲何物。一日業師外出，其友張自南先生攜書一册，到館求售，留札致師云：「適有亟需，奉上古詩選四本，求押銀二星，實荷再生，感非言罄。」予舅氏章升扶見之，語先慈曰：「張先生以二星之故，而詞哀如此，固宜與之，留其詩可，不留其詩亦可。」予年九歲，偶閱之，如獲珍寶，始古詩十九首，終於盛唐，伺業師他出，及歲終解館時，便吟咏而摹倣之。嗚呼！此余學詩所由始也。自南先生其益我不已多乎？』

詩集補遺卷一途中寄金二質夫也說：『九歲讀離騷，嗜古有餘慕；學爲四子文，聰明

遂。陳。腐。猶。復。雞。燧。火，偷。習。詞。與。賦。……』這樣可見姚鼐的墓誌銘所說：『君之少也，爲學自成，』是最可靠的話。

雍正五年，丁未（一七二七）先生十二歲。

先生入泮。詩集卷二十九：『余十二歲入泮，即讀吳冠先生文。』詩集卷三十二：『……憶昔袁絲年十二，辮筆學趨童子試；門前已送好音來，階下還騎竹馬戲。其時學使王交河，面取經書諷倍多；李泌圍棋雖未賦，何郎雅樂已能歌。一番正試兩番覆，道路爭觀人簇簇；喧傳泮水出芹芽，豔說童蒙充棫樸。巍巍雙闕聖門開，將命疑從闕黨來；並行敢逐先生後，（受業師史玉瓚先生同入學）倚寵仍眠大母懷。諸姑伯姊欣欣到，替我梳頭向我笑；看著青衿試短長，勸拖錦帶休顛倒。恭逢先帝御明堂，服采新頒詔數行；已入黌宮換短褐，更教雀弁耀銀光。（雍正四年奉旨各官帽上加珊瑚水精諸頂，生監用銀。）東家苦兒苦相羨，西家奪壻招相見；童子方增滿面羞，伴探花枝弄筆硯。……』詩話補遺卷二：『余十

二歲與張星指（應辰）侍郎同受知於王交河先生入泮。」

同時名人錢大昕（曉徵）生。

雍正六年，戊申（一七二八）先生十三歲。

先生好學甚篤。詩集卷三十二對書嘆：『我年十二三，愛書如愛命；每過書肆中，兩脚先立定。苦無買書錢，夢中猶買歸；至今所摘記，多半兒時爲……』卷三十六：「記得兒時語最狂，立名最小是文章。（十三歲先生命賦詩言志）」

雍正七年，己酉（一七二九）。先生十四歲。

先生作郭巨埋兒論。詩話卷十二：『姑母嫁沈氏，……嘗論古人，不喜郭巨。有詩責之云：「孝子虛傳郭巨名，承歡不辨重和輕；無端枉殺嬌兒命，有食徒傷老母情。伯道沈宗因縛樹，樂羊能相爲嘗羹。忍心自古遭嚴譴，天賜黃金事不平。」』余集中有郭巨埋兒論，年十

四時所作，秉姑訓也。」

雍正八年，庚戌（一七三〇）先生十五歲。

方作隨園年譜有以下二條，並未注明出處：『受知李溪安（清植）先生。』『有詠懷詩云「也搊斬馬談方略，還是騎牛讀漢書。」春柳詩云「新絲買得剛三月，舊雨吹來似六朝。」膾炙人口，先生嫌爲少作，集內悉删去。』

先生的朋友姚鼐（姬傳）生。

雍正十年，壬子（一七三二）先生十七歲。

這年先生遷居。詩話卷十：『……余幼居杭州葵巷，十七歲而遷居。』同年先生的四堂妹袁棠（秋卿）生於廣西。

方作年譜有以下一條，亦未注明出處。『杭州朱端士先生命製七十壽序，結忘年交。』

雍正十二年，甲寅（一七三四）。先生十九歲。

先生童年的塾師史中（玉瓚）死。墓誌銘說：『史先生館枚家者十年，婆娑教督。』

是年先生在敷文書院受業於楊文叔先生。詩話卷二：『蘇州楊文叔先生掌教吾鄉敷文書院，以實學教人，余年十九即及門焉。』方作年譜於十八歲癸丑條下云：『先生以制府觀風，受知於程公元章，命肄業萬松書院，其時山長爲楊文叔（繩武）先生，呈所作高帝郭巨二論請誨，文叔墨其後云「文如項羽用兵所過無不殘滅，汝未弱冠，英勇乃爾。」先生自是銳意述作，文叔啓之也。』按這條亦不注明出處，而排列在十八歲下，顯係錯誤。另有一條；『與杭州仲燭亭同學，爲詩彼此吟成，便攜袖中冒雨欣賞。』

同年，先生又受知於師蘭皐蔡根餘兩先生。詩話卷十二說：『江西帥蘭皐先生名念祖，督學浙江，一時名宿，都入網羅，半皆蘇根餘廣文爲之先容——蘇故癸巳進士，長於月旦，吾鄉名士，多出其門，惟余年幼未往。帥公來時，余年十九，考古學賦秋水云「映河漢而

萬象皆虛，望遠山而寒煙不起，」公加歎賞，又問「國馬」「公馬」何解？余對云：「出自國語，註自韋昭，至作何解，枚實不知。」徽卷時公閱之曰：「汝輕年能知二馬出處足矣，何必再解說乎？」曰：「國馬公馬之外，尙有『父馬』，汝知之乎？」曰：「出自史記平準書。」曰：「汝能對乎？」曰：「可對母牛，出易經說卦傳。」公大喜，拔置高等。蘇先生聞之，招往矜寵，以不早識爲恨，先輩之愛才如此。……」

雍正十三年，乙卯（一七三五）。先生二十歲。

先生試博學鴻詞於杭州。詩話卷十四：『雍正乙卯春，余年二十，與周蘭坡先生同試博學鴻詞於杭州制府，其時主試者總督程公元章，學使帥公念祖，詩題是春雪十二韻，因試日下雪故也。』詩話卷十二：『余乙卯科試，考列前茅，其時在帥學使幕中閱卷者，邵君昂霄也。』

詩集卷二十六有萬松書院一首，記先生刻苦用功的情形。『萬松環一嶺，書院建其

纈；我昔來肄業，弱冠方童顏。當時楊夫子，經史腹便便；門牆亦最盛，濟濟羅諸賢。我每遇文戰，徹夜窮鑽研；至今暌違處，心血猶紅鮮。』

乾隆元年，丙辰（一七三六）先生二十一歲。

本年，先生赴廣西省叔父，得友人柴耕南助資斧。詩話卷十二：『……丙辰春，余欲西行，苦無路費，適耕南（即柴秀才致遠，號耕南者，先生自言「少時氣癖跳盪，爲吾鄉名宿所排，惟柴君一見傾心。」）之兄東升，就館高安，挈余同至署中，贈金一笏，裁得裹糧至粵。』文集卷一長沙弔賈誼賦說：『歲在丙辰，予春秋二十有一，于役粵西。』姚鼐的墓誌銘和李元度的事略都說先生在二十一歲的時候，『省叔父於廣西巡撫幕中，巡撫金公鉷，一見奇之，試以銅鼓賦，立就，甚瑰麗。會開鴻詞科，即舉先生（袁枚）應詔。時海內徵士二百餘人，惟先生最少。……』杭世駿的詞科掌錄說：『仁和袁枚子才廩生，奉天金公有國士之目，力薦於朝，在諸徵士中，最爲年少，兼有美才，一時名滿日下。』先生在廣西巡撫金公

神道碑自敍說：『乾隆元年春，枚起居叔父於廣西巡撫金公幕下，見公，公奇枚狀貌，命爲詩，大異之。當時是天子詔舉博學鴻詞之士，四方舉者，每疏累數人，多老師宿儒，公獨專爲一奏，稱某年二十一歲，賢才通明，羽儀景運，應此選克稱，語多溢美，天下駭然，想見其人；廣西自高爵以下，至於流外，爭來問訊，亡何，枚報罷，公亦以事去官。……』（文集卷三）詩話卷一又說：『乾隆丙辰，余二十一歲，起居叔父於廣西，撫軍金震方先生一見有國士之目，特疏薦博學鴻詞，首敍年齒，再夸文學，並云：「臣朝夕觀其爲人，性情恬淡，舉止安詳，國家應運生才，必爲大成之器。」一時司道爭來探問，公每見屬吏，談公事外，必及余之某詩某句，津津道之，並及其容止動作，余在屏後聞之竊喜；探公見客，必隨而竊聽焉。呈七排一首有句云：「萬里關前修薦表，百官座上歎文章，」蓋實事也。』

先生到北京會試落第。先生在與備之秀才第二書裏說：『自少不好作四書文，雖入學，雖食餼，雖受薦於房考，而心終不以爲然。心之所輕，煙墨知之，遂致得題握管，不受驅使，四戰秋闈，自不愜意，不敢有閔於有司，』到了這年，蒙『金中丞奏薦鴻詞科，心乃姝姝然

喜，以爲可長辭時文矣，不料此科亦報罷。……」（文集卷三十五。）

先生這年新結識了幾位師友。詩話卷一說：「……乾隆丙辰，唐公莪村爲太常寺卿，余鴻詞報罷後，袖詩走謁，公奇賞之；次日即託其西席朱君佩蓮道意，欲以姪女見妻，余以聘定辭，公爲惋惜。」詩話卷七說：「……丙辰諸徵士集京師，獨心折於山陰胡天游（稚威）常言吾於稚威則師之矣；吾於元木，循初則友之矣；其他某某則事我者也。元木者，周君大樞；循初者，萬君光泰也。稚威駢體文直掩徐庾，散行恥言宋代，一以唐人爲歸，特學韓孟，過於澀拗。」詩話補遺卷二又說：「……余丙辰入都，胡稚威引見徐壇長先生。」文集卷十四稚威哀詞：「吾與稚威同薦鴻詞，初見謂曰：『美才多，奇才少；子，奇才也。年少修業而息之，他日爲唐之文章者，吾子也。』呼車行，稱余於前輩齊次風，商寶意，杭堇浦，王次山諸先生，而勸之來交，時余生二十一年矣。……」詩話卷四說：「……丙辰余在都中，受知於張鷺洲先生，作御史，立朝侃侃，頗著風績，有柳漁集行世。……」先生自博學鴻詞落第後，生活很是落魄。文集卷十四趙舍人誄說：「……余二十一歲鴻詞報罷，居長安大難，旬

容王郎中琬招往與其兒子通書，未三月王公出守興化，挈家行，余傫然無歸矣，同客王氏者趙舍人奮曰：「子無憂，郎中雖去，其屋吾貸之，其竈吾炊之。」因共臥起，出詩文相礪切。亡何，余受今大宗伯嵇公聘，乃別舍人。當是時，無嵇公，舍人終余食也；無舍人，余幾不能待嵇公矣。舍人故貧士，出鄂文端公門下，將薦予於文端，而爲他客所尼，不果薦。』按隨園詩話卷二趙係常熟孝廉趙賁璞字再白。文集卷四左副都御史趙公墓誌：『……公名大鯨，字橫山，別字學齋，（中略）枚未遇時，袖文質公，公奇賞之，枚乞一授餐所，公唯唯，朝送公出，暮聘已至，即今大宗伯嵇公家也。』

先生記博學鴻詞試的光景，詩集卷一：『同一百九十三人試博學鴻詞於保和殿下，時班中無弱冠者，諸王公都來疑年。』詩話卷五所記和此小有不同。『乾隆丙辰，召試博學鴻詞，海內薦者二百餘人，至九月而試保和殿者一百八十人，詩題是山雞舞鏡七排十二韻，限山字，劉文定公有句云「可能對語便關關？」上深嘉獎，親拔爲第一，遂以編修致身宰相。二人中年最高者萬九沙先生（經）最少者爲枚，全謝山庶常作公車徵士錄，以

先生居首，校署尾。……」這年是先生的小倉山房詩集的起始期，自錢唐江懷古一首起至謝太傅祠一首止，想是先生的閒情偶作。自夜渡彭蠡風浪大作一首起大半是先生由浙江到廣西，和由西廣——鷓鴣詞北上辭別桂林中丞一首起——到北京的紀程詩。

乾隆二年，丁巳（一七三七）。先生二十二歲。

先生留寓北京。文集卷二十五廣東雷瓊道按察使司副使金公墓誌銘：「……乾隆丁巳，予寓薦主金少司寇家，見其從子序倫，知原守濟南，被劾歸旗，貌軒偉甚，日與余朝夕狎，宴飲諧謔，相得也。……」詩話補遺卷一：「余丁巳流落長安，飯高怡園（景蕃）。先生家三月。」（方作年譜，誤列此條於前年。）

乾隆三年，戊午（一七三八）。先生二十三歲。

這年，先生在嵇相國家任館。詩話卷三說：「……余年二十三，館今相國嵇公家，教其

幼子承謙。」同年，先生補習八股文。先生是思想最銳敏且富有文學天才的人，對於無聊的八股文，自然是深惡痛絕。袁鑒在袁太史稿的序文上說：『……家兄簡齋先生性不喜時文，雖髫年入學，旋卽食餼，秋闈受薦，終覺於此事不工。直至弱冠召試博學鴻詞，報罷後，不得已，仍爲干祿之文，乃受前輩趙横山副憲之教，勸觀國初諸名家，其時館於今相國嵇公第，得以閉戶覃思，場前作四十餘篇，略有進境，隨卽速非，今所傳於世者是也。……』先生在與備之秀才第二書也自敍他的不得已和刻苦用功的情形說：『齒漸壯，家貧，兩親皤然，前望從絕，勢不得不降心俯首，惟時文之自攻。又慮其不專也，於是忍心割愛，不作詩，不作古文，不觀古書，授館長安，教今嵇相國家七歲童子，朝朝睢瞿，寢食於斯，於無情處求情，於無味處索味，如交俗客，強顏以求懽，半年後於此道小有所得。』

李作事略說先生這年『順天鄉試。』詩話卷十說：『余戊午秋闈，與錫山李君時乘同寓馬姓家，同登秋榜。』先生在詩集卷二十一『戊子榜發日作一詩寄戊午座主鄧遜齋先生』一首有說：『……苦記戊午歲，待榜居幽燕；夜宿倪公家，（今莫江宗伯。）昏黑

奔躍躍道逢報捷者，驚喜如雷顛；疑誤復疑夢，此意堪悲憐。鯤鯤鄧夫子，兩目秋光鮮；昔我到榜上，拔我出重淵。敢云文章力，文章有何權？敢云時命佳，時命誰究宣？父母愛兒子，不能道兒賢；惟師薦弟子，暗中使升天。……』按這年先生作的八股文，據秦大士編的袁太史稿所註，係三篇：『論語題』爲『居敬而行簡；』『學庸題』爲『人道敏政在人』；『孟子題』爲『規矩方員二句。』現抄錄頭一篇妙文的『起講』於下，以見一班。

居敬而行簡

『有所居以爲行，其簡自敬中出也。蓋敬者，政之本，亦非爲行簡，而後居者也。居之而所行自簡，豈求之敬外乎？……（下略）』

鄧遜齋房師原批云『……洞悉政體，如讀名臣奏疏。』（袁太史稿十二頁至十三頁）。

這年，先生眞是否極泰來，高興得了不得！詩集卷一舉京兆一首說：『信當喜極翻愁誤，物到難求得尙疑；一日姓名京兆舉，十年涕淚桂花知。泥金拄壁春來早，賀客遮門月去

遲；想見故園燈火夕，老親望眼正穿時』詩話卷八說『孫文定公爲冢宰時，余以秀才修士相見禮投詩云：「百年事任奇男子，天下才歸古大儒。」又曰「一囊得飽侏儒粟，三上應無宰相書。」公讀之，忻然，延入曰：「滿面詩書之氣。」已而戊午科，出公門下。』

同時名人章學誠（實齋）生。

乾隆四年，己未（一七三九。）先生二十四歲。

先生在這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李作事略和錢林的文獻徵存錄卷六。）詩話卷一說：『己未朝考，題是賦得因風想玉珂，余欲刻畫想字，有句云：「聲疑來禁院，人似隔天河，」諸總裁以爲語涉不莊，將置之孫山。大司寇尹公與諸公力爭曰：「此人肯用心思，必年少有才者，尚未解應制體裁耳，此庶吉士之所以需教習也。」倘進呈時，上有駁問，我當獨奏。」羣議始息。余之得與館選，受尹公知從此始。……』（按係尹文端公繼善）

先生這年的得意八股文，據袁太史稿的註，便是『論語題「生而知之　次也」一

篇，其文的『起講』如下：

『明乎生知之難，而學知者可自慰也。夫使生知易得，則學知者亦不足貴矣。明其爲上，而學知者僅次於生知，人安得恥言學乎？』

蔣恒軒房師原批云『「心似玲瓏，筆如牛弩，奇才奇才！」』（袁太史稿六十一頁至六十二頁）。

先生這次成名最有關係的人，據先生自己說除尹繼善外，便是鄂爾泰。先生在武英殿大學士太傅鄂文端公行略上說：『己未禮闈撤，公立宮門，向閣學蔣公曰：「爾泰今年愧死，闈後閱人文，所卜悉不讐，惟袁枚一人驗耳。闈出君門下，非君誰光我顏者？」蔣故公年家子，聞甚喜。而此科大總裁趙相國等相顧愕然。枚聞雖感公，竟不知公從何處見枚文也，以公位尊，亦不敢一謁謝』（文集卷八）。

此外先生所交的師友還可考出幾人：文集卷三十一誥授奉政大夫湖廣道監察御史蔣公墓誌銘：『乾隆四年，余春秋二十有四，受知於虞山蔣文恪公，主其家，得見用安蔣

君，其時君以諸生爲寶邸上客，每出則城宿余家，兩人不飲而好論古，折與相對，凡三千年國家治亂，人才臧否，有所見解，動輒相合，拍几叫呼，以故益相得，家人聞君來，必治具濡蠟以待。」詩話補遺卷二：『余丙辰入都胡稚威引見徐壇長先生已丑（鴻烈按本年係己未，詩話誤。）翰林，年登大耋，少游安溪李文貞公之門，所學一以安溪爲歸，詩不求工，而間有性靈流露處。」詩集補遺卷一途中寄金二質夫：『己未入翰林，我與君翔步；君學自精醇，我才較跛扈。爾我居相鄰，諧笑靡朝暮；各約今年秋，努力攻章句。庶幾砥礪精，元白駢雙轡；何圖志未遂，驅車我南去。」

這年的先生更是錦上添花，得意極了！他的臚唱一首說：『一聲臚唱九天聞，據是三珠樹出羣；我愧牧之名第五，也隨太史看祥雲。」瓊林曲一首說：『舊儀重談上學時，新知各寫同年錄；此時意氣似雷顛，此際連鑣渺列仙。……天家待士有恩光，高唱三雍賜六漿；湯餅紅綾色奪月，御廚瓊粒影浮霜。……寄語燈窗苦志人，人生此處來宜早；歸時兩鬢不簪花。簾幙低遮油壁車。糟糠未娶恰曾聘，莫說朝官選婿家。」先生在這年頗有放蕩的行

爲。詩話卷四說：『乾隆己未，京師伶人許雲亭名冠一時，羣翰林慕之，糾金演劇，余雖年少，而轍車羸馬，無足動許者，許流目送笑，若將暱焉，余心疑之，未敢問也。次日侵晨，竟叩門而至，情況綢繆，余喜過望。』這樣頗見當時不人道的習俗移人的效力，雖是賢者也免不了。我從前看過一部肉麻小說叫做燕京評花寶鑑，聽說裏面的侯石公是影射先生的。先生除了在詩話寫過一首贈許的詩，又在詩集卷二有贈歌者許雲亭。此外卷二十六有景陽閣席上贈歌者曹郎，卷三十一有袁郎詩爲霞裳補作有序：『在粵東時，袁郎師晉年十七，明慧善歌，爲吳明府司閽，乍見霞裳，推襟送抱，苦不得一晤接，再三謀得，私約某日，兩情可申，忽主人奉大府檄，火速繫行，郎不得留，與霞裳別江上，淚如綆縻，余愍兩雄相悅，數典殊希，爲補一詩，作桑間濮上之變風云。』卷二十一的李郎歌說得更津津有味！『……郎家舊住闔閭城，折取天香作小名；擫笛不吹銀字管，歌脣時帶讀書聲。受聘甫州季姓家，纏頭教舞玉鴉叉；隻履偶停遊子足，三春羞殺此邦花。鏡中自惜紅顏好，西施不肯西溪老；直走長安隸太常，萬人如海知音早。……秋帆舍人二十餘，玉立長身未有鬚；把識喚郎郎

不起，怒曳郎裾問所以。郎言儂果博君歡，寸意丹心密裏傳；底事當場爲戲虐，竟作招搖過市看。一言從此定心交，孤館寒燈伴寂寥；爲界烏絲教習字，爲熏宮錦替焚椒。延醫秤水春風冷，噓背分涼夜月高；但願登科居上上，敢辭禮佛拜朝朝。果然臚唱半天中，人在金鼇第一峯；賀客盡攜郎手揖，泥箋翻向李家紅。若從內助論勳伐，合使夫人讓誥封。……』卷二十三又有贈李郎三首，足見先生從己未年和這般翰林朋友一起混過之後，便於男色，到老都好言之不倦。奇怪的事，世界各地都有過這種陋俗，厄留力斯 (Havelock Ellis) 所著的性的心理的研究 (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 第二册性的錯亂 (Sexual Inversion) 第一章導言裏，從動物講到人類如阿爾奔尼士族，希臘人，依士企摩人，中國人（他描寫中國的相姑的生活，惟妙惟肖。）美國西北部的許多種族，現時歐洲軍隊間，與諸下流社會，羅馬的監獄裏，及英國歷史上，都可以把『男色』這事明白的考證出來。希臘哲學大家柏拉圖於所著一夕話 (Symposium) 暢談此事，不以爲怪。後此如文藝復興時代的繆勒 (Muret) 伊拉斯莫斯 (Erasmus) 和一般數不清的人物，

都有此癖好。近代的法國德國英國也出有大批的性的錯亂者，最出名的如倍根等，時代最近一點的如擺倫，歌德，王爾德，華梯曼都有歌詠此事的詩章。現在我們一方面崇拜他的天才和學識，一方面雖把這事當作極無人道的事，但不能因當時有此陋俗，就判斷他們沒有人格，何况先生從沒有什麽暗昧的事呢？（參看八十一歲條。）先生在這年就由北京回到錢塘縣故里和他的夫人王氏結婚。詩話卷四說：『己未冬，余乞假歸娶。』先生描寫到家時的歡暢，歷歷如畫：『遠望蓬門樹彩竿，舉家相見問平安；同欣閬苑榮歸早，尙說長安得信難。璧上泥金經雨淡，窗前梅柳帶春寒；嬌癡小妹憐兄貴，教把宮袍著與看。』先生的祭妹文也說先生『披宮錦還家，』三妹『從東廂扶案出，一家瞠視而笑，不記語從何起；大概說長安登科，函使報信遲早云爾。』這年冬季，先生與王夫人結婚，先生在先妣章太孺人行狀裏說婚時的光景：『枚髫年入學，旋卽食餼，弱冠舉鴻詞科，旋入詞林，乞恩歸娶，一時鄉里媚族，爭奔趨懽賀，爲太孺人光榮；而太孺人恬恬如常，與枚作孩提時無以異也。』先生在還杭州五首裏借一個輿夫的口氣敘述當時得意的先生來：『……道

我新婚時，渠曾推墮車；翩翩小翰林，容色如朝霞』（詩集卷二十二）催粧二明池上綠衣郎，曾被紅裙看欲狂；今日月宮真個到，金蓮團住合歡床。荆釵微檢青箱有愧容；只好告身親手寫，替卿端正紫泥封』（詩集卷二）

乾隆五年，庚申（一七四〇）先生二十五歲。

先生適年由杭州回北京，從刑部尚書史貽直（敬弦）學習清書。文集大學士史文靖公神道碑：『乾隆五年，天子命刑部尚書史公教習庶吉士，枚而公命擬奏疏一通，褒許甚盛，嗣後趨函丈，不待啓，輒入，得聞本朝文獻，仁廟致太平之隆，與公生平受知恩遇，談洋洋盈耳，於古大臣中，酷愛姚元之，蓋自

先生叔父袁鴻（健磐）卒於粤西。按先生詩話，健磐公卒時，香亭弟年則健磐之卒適在庚申年也。甲子有哭健磐詩，乃歸其喪耳。（據方作年譜補

同年，大史學家崔述（東壁）生。

乾隆六年，辛酉（一七四一）。先生二十六歲。

先生在這年內，想仍住北京學習淸書。詩集卷二送裘叔度同年歸覲有說：「遲我十年骰子選，與君一旦天門趨；笑余聱牙習蝌斗，略解婁羅偏上口。說怪羣驚鬼董狐，圍旗共飽李蒜手；阿兄五月茂州來，酣嬉夜夜傾醇酒。鈫挂臣衣宋玉留，帽加瓶上元孚走；長安百貨日沸騰，每逢廟市月八九。天地燦爛聲嘈嘈，爾我蹴踏混儕偶；手招廉賈喝半盆，目眩黃鐘嗟瓦缶。阜陽女兒名采玉，騺鏈一曲歌楊柳；今日臨卬負弩迎，可還杜牧尋春否？……」從這詩看來，先生是一度和友人冶遊過了。

乾隆七年，壬戌（一七四二）。先生二十七歲。

先生這年的淸書課程，考試不及格。先生在武英殿大學士太傅鄂文端公行略說：「壬戌試翰林翻譯，枚最下等，公所定也。啟糊名，大恨，召枚往，賜飯，與深語。且曰：『觀汝壯

貌，天子必用汝，汝爲外吏，必職辦，或憂汝能文，不任吏事，非知汝者。」』先生記考試後覲見皇帝的情境如下，散館紀恩：『九陛啓明光，羣才集廡常；詔趨新御殿，例改舊朝房。（舊例散館在吏部朝房，改入光明殿，自壬戌始。）旭日初升海，雞人已報霜；韶書宮內下，題紙額前黃。六體雕胡飯，三扃玉女漿；監臨上柱國，環侍羽林郎。簾捲君王出，風高黼座涼；問名占奏對，賜坐習蹌蹡。跪近天三尺，詩呈稿半張；（奉旨先呈草稿。）鐃歌夸競病，僕語訓宮商。曳白愁張奭，揮毫賞謝莊；自憐同象翟，無分賦長楊。（時習國書。）苦譯兜官曲，空書籙寶章；籠筋標萬字，烏篆鬭千行。更有神仙侶，來飄雞舌香；微詞嘲陛楯，薄罰警條狼。弱水風將引，鈞天夢尚長；回頭成小謫，銀漢隔紅牆。』詩集卷三和李作事略都說先生因『未嫺清書，』所以就『改發爲江南知縣；』又說：『先生本以文章入翰林有聲，而忽擯外，』這樣，先生這五年的聲光榮譽，便不免受一打擊，回首當年，眞不啻春夢一場，無怪先生此後便多牢騷了。他的改官門下留別諸同年的詩說：『三年春夢玉堂空，珂馬蕭蕭落葉中；生本粗才甘外吏，去猶忍淚爲諸公。』又說：『此去好修循吏傳，當年枉讀上淸書；三生弱水緣

何淺，一宿空桑戀有餘。手折芙蓉下人世，不知人世竟何如？』落花一首：『江南有客惜年華，三月憑欄日易斜；春在東風原是夢，生非薄命不爲花。仙雲影散留香雨，故國臺空賸館娃；從古傾城好顏色，幾枝零落在天涯？』

先生這年出翰林外放爲江蘇省溧水縣知縣。詩話卷七說：『壬戌歲，余改官金陵，寓王保岩太守家，遇戚晴川太守，言書生初任外吏，參見長官，不慣屈膝，匆遽間勁致聲響，余試之果然。』詩集卷三有謁長吏畢歸而作詩：『初持手版應官去，大府巍巍各識荆；問到出身人盡惜，行來公禮我猶生。衙衛筆慣字難小，學跪膝忙時有聲；晚脫皂衣歸邸舍，玉堂回首不勝情。』

同年，先生三妹素文的婿家高氏悔婚。女弟素文傳：『……高故如皐人，而先君自楚歸，復之粵，之滇，之閩，與高氏音問遂絕。乾隆七年，高八執訊來曰：「某子病，不可以昏，願以前言爲戲。」先君猶豫，妹侍側持金鎖而泣，不食，先君亦泣，亦不食；以其意復高氏，高之族人驚，謹傳高氏得貞婦……』（文集卷七）

乾隆八年，癸亥（一七四三）先生二十八歲。

這年，先生爲溧水縣知縣。詩集補遺卷一起自癸丑（按當作癸亥，）內有途中寄金二質夫一詩：『賤子何復道，別景請重敍：五月事行役，熱雲蒸油幕；朝飲醒心泉，夕餐惡草具。蒼蠅囓肌膚，蟣蝨起裾袴；夏苗苦短稀，秋霜愁汛洳。朝來逢縣令，淸瘦如涸鮒。縣令爲我言，江南最難作。皇帝受民心，民奉爲孤注；借此犂號呼，饑黎爭欲赴。婦女攀輪轅，呵官相抵牾。帑金雖百萬，頃刻寧得富？食者未饜盈，餓者已前仆；更聞二麥傷，秋來彌足懼。我聞縣令言，惴惴殊自怖；書生當民社，籌策竟何措？跪拜習鞠躩，冷熱嘗鹹醋；回首謝故人，我與君殊趣。……』又有初抵溧水縣署一首：『津吏傳呼款碧輪，簿書裁見一番新；初官直似爲新婦，滿眼何嘗有故人！』溧水的地方人情，雖不滿先生之意，但以『敏而能斷』的先生處之，自然能有很好的政績。李作事略說先生初蒞溧水『迎養其父，父疑于年少無吏才，試匿名訪諸野，皆曰：「吾邑有少年袁知縣，乃大好官也。」父喜，乃入官舍。』

同年，先生調江浦縣任。按詩集卷三有自溧水移知江浦留別送者一詩：『秣陵關外勤征塵，滿耳驪歌夾路陳；琴爲風移彈別調，鳥因枝穩戀殘春。來秋麥草應無恙，他日兒童盡故人；只恐任延年尙少，可能官不累斯民。』

同年，先生又調任沭陽縣知縣，按沭陽縣係江蘇省江北徐海道的一縣。先生詩集有沭陽雜興：『傳柑鄒驛本寥寥，迎送高軒頗折腰；紅葉影馱驢背遠，黃河聲傍馬頭驕。浮天水失東西路，入境蝗如早晚潮；莫怪衣冠文物少，科名人已隔三朝。』同年，先生赴贛楡鞫獄。

本年，先生納亳州陶氏女爲妾。（詩集卷十一）

乾隆九年，甲子（一七四四）先生二十九歲。

本年，先生到南京校閣。文集卷二十六翰林院檢討李君墓誌銘，『甲子江南鄉試，余以沭陽令與分校。』詩話卷十三：『余甲子分校南闈。』詩集卷四入闈：『仙樂嘹嘈沸綺

筵，滿街宮錦曉風天；紅裙莫訝龐官少，道挂朝衣已六年。』分校：『沉沉棘院華堂開，戰酣萬蟻蟒巾來；主司峨冠南面坐，龐官梯几東西排。一十八人眼如漆，一十八枝筆植鐵；硃字迷離照眼紅，疑是諸生心上血。披砂檢金金未收，暗中默禱心中求；榜後但聞舉子怨，此時誰識龐官愁。（下略）』先生本年取中的舉人便如詩話所說：『余甲子分校南闈，題樂則韶舞，有一卷云：「一人奏韶而八伯歌風，」愛其文有賦心，薦而未售，出榜後，遇監視商寶意先生曰：『我收卷見一文絕麗，問之，乃吳梅村先生孫也。我告之曰：「此文若遇袁太史，必能賞識，」因誦此二句，余告以果力薦矣，彼此大喜，疊論文有心心相印之奇。未幾，吳到沭求謁，貌如美女，年才弱冠，益器重之。……』又說：『松江廩生陳邁晴亦奇才也。……陳生五策，博引羣書，兩主試愕然不知來歷，余爾時年少氣盛，語侵主司，以故愈不得售，亦其命運使然耶？……』又說：『常州李檢討英字芋圃，余甲子科所得士，爲人醇古淡泊，一望而知爲君子。』詩話卷十一又說：『金陵秋試之年，上下江名士畢集，余止而觴之，各有贈詩，約三千餘首，其尤佳者，梓入續同人集矣。』先生考場後，仍回沭陽。

文集卷七有淮徐海道按察司副使莊復齋先生傳：『乾隆九年，枚宰沭陽，淮海道莊公來巡』（按莊名亨陽，字復齋，世居漳州靖南縣之龜山，康熙進士）。『相傳有理學名，疑其峻而難近也，心怵焉；既至，問術故事，餽殺烝，公一切勿拒，曰：「物已烹飪，卻之，是暴天物而違人情也。凡賓饗與主人共之，禮也。」此枚而觴之，三爵後，問沭水原委，疏領，利病甚悉；論山經，地志，星家，樂律甚辨；出所為詩甚工；越翼日，諸生會於庠，公上座講中庸，不皮傳濂洛語，而理境顯顯大明，聞者色盡變，若欲即駕車赴聖城者然。諸生有所陳說，睟俚，公必靜聽無惰容。翼日，校壯丁，丁疏於技，發矢，矢旁穿，且墜；爇火器，閉焦其手，諸丁伏地請罪，枚亦起立皇恐，謝平日教敕無素；公弛外衣，手弓而前，支左屈右，教如法，十八人無不當鵠者，火器如之；畢，就坐，笑謂枚曰：「而奚慊慊耶？吾成而下，文人不習，常也；專心治民，吾職在巡，年年來為汝教馴之耳。」枚聞愈不安，睨諸壯丁，皆嘆，有泣者。……』先生詩集卷四有俗吏篇描寫知縣的生活惟妙惟肖：『三年沒階趨下風，九轉丹成拜跪工。金雞初唱出門去，夕陽來下牛羊同。有時供其應四方，縫人染人兼酒漿。有時迎謁跪道左，掀公于車猶衰裳。祝融不

許子同夢，新宮半夜鬱攸光。捕蝗那管汝喝死，劉陵露冕橫秋陽。衣服學爲成慶畫，參軍來從屋漏旁。周官三百六十職，佛經萬劫千災殃，頃刻教汝一身當。大府文深口怒嗔，小吏文巧舞殺人。鼓吹一部肉雷響，鐵鎖千行環珮喧，高坐腰輿織路途，居家日日別妻孥。豬肝久食客無聊，重異書來請絕交；有時切切私自語，明日出門無所去，里保催公速下鄉，死人橫陳三兩處。」

本年，先生始得叔父袁鴻在廣西的死耗。詩集卷四有哭季父健盤公一首：「瀟湘秋色粵江煙，拜別西堂夜雨天，遠隔風沙家萬里，亂傳生死信三年。蓮花幕底黃金盡，桂樹山頭白骨懸；慟哭寒雲虛設位，東山小謝倍悽然。」

先生的三妹素文出嫁如皋高氏。

女弟素文傳：「……高八歿，其兄子繼祖來曰：「增非疾也，有禽獸行，叔杖死而蘇，恐以怨報德，故僞言辭昏，賢女無自苦。」妹聞如不聞，竟適高氏。」

詩集卷四，送三妹于歸如皋：「好扶花影上雕輪，珍重高堂最愛身；一日算前分手

是，十年門內失詩人。同騎竹馬憐卿小，路贈荊釵笑我貧；惆悵宦羈難遠送，大雷書寄莫嫌頻。』

先生在溧陽的政績是非常之好的，事略說：『先生嘗言爲守令者，當嚴束家奴吏役，使官民無壅隔，則百弊自除，其爲政終日坐堂皇，任吏民白事，有小訟獄立判遣，無稽留者。多設耳目方略，集鄉保，詢盜賊，及諸惡少姓名，出所籌記相質證，使不能隱，則榜其姓名，許三年無犯，滿雪之，奸民皆斂迹。』

先生在溧陽具體的政績常留在後說，現只提出一椿大有詩意的案件如下：

詩話卷九：『余宰溧陽時，有官家女，依祖母居，私其甥陳某，逃，獲訊，時值六月，驕烈日中，汗如雨下，而膚理玉映，陳貌寢，以縫皮爲業，余念燕婉之求，得此戚施，殊不可解，問女何供，女垂淚云：「一念之差，玷辱先人，自是前生孽。」其祖母怒甚，余以卓茂語再三諭之，笞甥，而以女交還其家。搜其篋有閨詞云：「蕉心死後猶含捲，蓮子生時便倒含，」一亦詩讖矣。隔數月，聞被戚匪胡某賣往山東矣，余至今惜之。嘗爲人題畫册云：『他生願

作司香尉，十萬金鈴護落花。』

乾隆十年，乙丑（一七四五。）先生三十歲。

先生在這年由沭陽縣移知江寧縣。

文集卷四安徽布政使李公墓誌銘：『乾隆十年十月二十一日安徽布政使李公卒於官，江寧令袁枚入奠畢，泣而言曰：「前年枚知江浦，謁公於蘇，公召入已二鼓，與語即視偉枚，今年枚知金陵，公來作承宣司。……』

先生在沭陽政績很好，人民愛戴，可從以下幾詩看出：

沭陽移知江寧別吏民於黃河岸上：『五步一杯酒，十步一折柳；使君乘車行，吏民攀車走。父老泣且言，使君無他奇；虎不渡河蝗不飛，只有小大獄，十日無留遺。胥吏泣且言，使君無他好，不察淵魚矜苛廉，不容抱牘施姦巧，每日放衙歸，無事關門早。我聞此言感知己，兩年自負如斯耳；斜陽策馬一回頭，哭聲漸遠河聲流。』（詩集卷四。）

出沭陽口號：「征衫斜挂早春天，綰綬潼陽愧兩年；路餞酒傾七十里，賦行詩載一千篇。無情胥吏多乖沮，滿地兒童盡折鞭；平日使君嫌枳棘，者回回首亦潸然。」（詩集補遺卷一。）

先生在溧陽縣任內時固是大賣力氣，忙個不了，這回來江寧，更尤其甚焉，先生在詩集補遺卷一俗吏篇自敍說：

「……老母迎養病在衙，有子不見常千里。為言不見良如何，朝朝五鼓車馬馱；參謁大吏苦迎送，應答賓客時奔波。金陵內城六十里，約略一轉時光過；歸來但見燈兩廊，夕陽同下如牛羊。嫋嫋崽子擱滿道，牽裾各各陳衷腸，但恨長官歸來晚，不知長官未餐飯。忍饑息氣排衙坐，欲決不決頭屢顧；既恐羈遲轉累民，又恐倉皇事多誤。亂絲抽劄將下堂，猶有秀才呈文章；使君既自詞林出，不加禮貌非循良。星落更沉風轉緊，簿書束束如春笋；滴墨研硃細討論，吏行乘間猶舞文。回首紛紛幕府進，公事倘張多報信；岸獄稍寬逸數囚，倉穀逢霉爛一寸。抽簿共言糧不足，願把蒲鞭聊示辱；已從漏盡解衣裳，重整

精神任敲撲。倦極酣眠門又響，失火民呼公速往；抽豐賓客太無聊，重疊書來請絕交。……』

這樣寫來，眞是要使極有官迷的人也要薄知縣而不爲了。中國的縣知事是兼行政與司法的任務，——有時也可單獨立法，——又要直接對於長官負完全責任，（即與下屬負連帶責任）所以事務過繁，權限過重，好的不過是應付敷衍，難於振作；壞的就可欺蔽長官，作威作福，魚肉百姓，眞非從根本改造不可。先生的政務雖然這樣忙得要死，但他還能提倡風雅，好整以暇，眞是精力過人的了。

李作事略說先生：『在江寧嘗朝治事，夜召士飲酒賦詩，市人以所判事作歌曲，刻行四方，而先生以爲絕不足道。』又說：『先生見人善稱之不容口，後進詩文，一言之美，輒能舉其詞，爲人誦焉。』

先生在詩話卷十三自述：

『余甲子科從沭陽就聘南闈，過燕子磯，見秦秀才大士，題詩壁上，有「漁火眞疑

星倒出，鐘聲欲共水爭流」之句，心甚異之。次年，奉調江寧，秦以弟子禮見，見贈一律，中二聯云：「門生半爲論文至，大吏都邀作賦還；玉麈清談時善謔，烏紗習氣已全删。」予月課多士，拔其尤者，如車研，寧楷，沈石麟，龔孫枝，朱本楫，陳製錦及秦君等共二十八人，徵歌選勝，大會於徐園……」又云：「徐園高會時，余首唱一絕，諸生和者十九人，龔孫枝繪圖以記其勝。」先生說：「秦大士後中狀元，官學士。」

詩話卷四：「乙丑，余知江寧，救火水西門，見喧嚷時，一美少年著單縑衣，貌頗閒雅，異而問焉，曰：「秀才也，姓龔名如璋，號雲若，次日以文作贄，來往甚歡，後十年中進士，改名孫枝。……」

乾隆十一年，丙寅（一七四六）先生三十一歲。

這年，先生在江寧縣任。先生聯襟呂文光來依。文集卷十四呂文光哀詞：

「余知沭陽時，試童子周某，文佳疑非其任，偵之果其師呂君作也。呼呂見則淮之

弟子員，名文光，余傾衿禮之，爲磨礱所學，邑之人以爲令得重客。居亡何，余移知江寧，年餘，行呼唱於衢，有儒衣冠揖車下者，文光也。問何所欲？曰：「自公去沭，文光爲文，終莫得開說，故棄館穀來就公。」余嘉其志，爲牒制府，列名書院，而延之衙，課兩孤甥。文光伺案牘畢，輒袖文請益，余婞直，而治文尤苛，或嗛於意則嗗詬雜作，甚至裂其文投地，文光磬折取去，色不稍怍，徹夜搆削畢，則又拱而侍，無倦容，余內子憐之，妻以妹，余自視友壻行坐而呂執弟子禮愈敬。……」

乾隆十二年，丁卯（一七四七）先生三十二歲。

這年，先生仍在江寧縣任。

乾隆十三年，戊辰（一七四八）先生三十三歲。

本年，先生納方聰娘爲妾。外集卷六，聰娘墓誌：「戊辰正月，予銜大府，泊胥江，宿主人

唐靜涵家，集吳市之小星，作魯莊之大閱。招魚作媵，呼雉爲媒。於是羅縞門排，光妓階列，車如流水，爭來銜玉之粧；衽若交竿，絕少繫紗之臂。則有清矑窺牖，綺語踦閭者，月乍入而室明，珠旁懸而星避。主人謂予曰：「此吾家侍婢方聰娘也，君以爲姝乎？則渠之目色袁絲非一日矣。……」予聞而感焉。……爾乃相招以文，無相貽以營頁。丹心寸意，藉唱繁霜，碧海青天，誓同白水。……聰娘善能決惑，水覺知歸，夫愛子南，詩憐李郢，有換羽移宮之術；八風皆平，無制妻別子之嫌，一波不起。……枕藏浮鬱，三生聯蹋臂之懽；樹得靈檀，百事慰從心之願。此因氤氳大使，坤扇能牽，亦由紅拂英雄，神光獨注故也。……」

詩話卷一：『尹文端公好和韻，尤好疊韻。……庚辰十月，爲勾當公事，與嘉興錢香樹尚書相遇蘇州，和詩至十餘次，一時材官傔從，爲送兩家詩，至於馬疲人倦，尚書還嘉禾而尹公又追寄一首，挑之於吳江。尚書覆札云：「歲事匆匆，實不能再和矣。願公徧告同人，說香樹老子戰敗於吳江道上，何如？」適枚過蘇州，見此札，遂獻七律一章，第五六云：「秋容老圃無衰色，詩律吳江有敗兵。」公喜，從此又與枚疊和不休，押兵字，有「消寒須用美人

兵，「莫向牀頭笑曳兵」之句，蓋探枚方娶妾故也。其好諧謔如此。』

秋，先生購得隨園。詩話卷五『戊辰秋，余初得隋織造園改爲隨園。王孟亭太守商寶意陶西圃二太史置酒相賀，各有詩見贈。……』李作事略說先生『自陝歸，年甫四十，遂絕意仕宦，闢隨園江寧城西。』按先生買隨園實在這年，去陝西乃後四年的事，先生由陝回隨園，自說『年裁三十八，入山志定，』可見李作弄錯了。方作年譜以先生購隨園在前年（丁卯）亦誤。

同年，先生辭官。先生在江寧的政績很多，據李輯事略只有一條，明載時日，即「十三年江南災，銅井民運米至吳門，以被劫告，先生以荒政當弛刑，召其魁詢之，乃七人過糴，非劫也。諭以情法，追米還之。」

事略說先生『敏而能斷，類此。』又說：『當是時尹文端爲總督，最知先生才，遇事得盡其能。』恰好尹文端公在這年他調。文集卷三文華殿大學士尹文端公神道碑：『……八年江南災，調兩江，十三年調廣東不果，補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金川用兵，來傳與忠勇

公傳恒詣軍前受降，畢，仍督川陝。』是年尹公曾薦擢先生爲高郵刺史，『吏部議擬之，勵格相羈留。』(詩集卷六) 先生也辭不就。外集卷五有先生的謝薦擢高郵刺史啓：『六月十一日，聞高郵州缺，以枚表薦，伏念枚一級官階，九年難挽；三刀吉夢，五夜無徵；遽加不次之遷，恐負孤移之責。……』又說：『數江南赤緊之任，豈乏老成？用浙西咕嗶之儒，恐乖人望。……』所以事略說先生『既而引疾家居。』

先生解釋辭官的理由有二：

文集卷十六答陶觀察問乞病書：『公不察僕去官之意，謂如枚栗汲長孺曾待詔金馬門，故恥爲令。又謂僕擢秦郵牧不遂，褊心不能無少望者，有所激而逃，是二者皆非知僕者也。夫蒙恥救民，昔人所尚，「牧」之與「令」，奚足區別？漢人五十舉秀才，未名爲老，僕纔三十三，前途正長，敢遽賦「士不遇」以退哉？

先生辭官的理由，簡單言之就是：「做官是爲人民增進幸福，並非爲上司大吏做高等聽差。」這是很正當的。

「……江寧頻古京兆，民事少，供張儲偫多。民事，僕所能也；供張儲偫，僕所不能也。今强以爲能抑而行之已四年矣。……性好晏起，於百事無誤；自來會城，俾夜作晝，每起得聞雞鳴，以爲大辯。竊自念曰，苦吾身以爲吾民，吾心甘焉耳；今之昧宵昏而犯霜露者，不過豪叅耳，迎送耳，爲大官作奴耳，彼數百萬待治之民，猶鞠鞠熟睡而不知也。於是身往而心不隨，且行且慍，而孰知西迎者又東誤矣；全具者又缺供矣；怵人之先者已落人之後矣；不跪膝奔竄使瞪目受嗔，及至日昳始歸，而環轅而號者，老弱萬計，爭來牽衣，忍不秉燭坐判，使寧家耶？判畢入內，簿領山積，又敢不加朱墨圈，略一過吾目耶？甫脫衣息，而驛務報某官至某所，則又蘧然覺，蹷然行，一月中失饍飲節，達高堂定省者，旦旦然矣，而還暇課農巡鄉如古循吏之云乎哉？……」

第二，先生再答陶觀察書解釋先生辭官爲的是專門從事文學，以文學爲終身事業；這樣把文學的價值擡高和政教功業相等，在中國眞是前古所未聞的創見：

「嘗謂功業報國，文章亦報國，而文章之著作爲尤難。……所謂以文章報國者，非

必。如。貞。符。典。引。剡。意。頌。諛。而。已，但使。有。鴻。麗。辨。達，踔絕。古。今，使人。稱。某。朝。文。有。某。氏，則亦。未。必。非。邦。家。之。光？僕宦赤緊以來，每過書肆如渴驥見泉，身未往而心已赴，得少休焉，重尋故物，或未干賢者之譏乎？（下略。）』

先生此番決然引去，詩集卷五有示送行吏民，表示先生的悤促和不得已的地方：

『……我今一紙乞歸養，吏民驚駭相攀追；愛公留公公不可，請問兩語公答之：公之上游方倚重，受寵不覺寧非癡？公之年紀三十三，春行秋令何蕭衰？我聞此言不能答一詞，但指蕭公華公是我師。……』

乾隆十四年，己巳（一七四九。）先生三十四歲。

正月，先生旋里省親。

外集卷五上尹制府乞病啓：『……不意本月三日，故里書來，慈親臥病，枚適發之餘，已深踟躕；得信之後，愈覺驚疑。（中略。）茲當五內焚如，忽爾三秋痁作，思歸無路，得

疾為名，伏願明公念枚烏烏情深，尤其養親之素志；憐枚犬馬力薄，准以乞病之文書。實緣依戀晨昏，退而求息，非敢膏肓泉石，借此鳴高。（下略）」

詩集卷六全係己巳年所作，開宗明義第一章便是歸家即事，將先生的家庭淡淡寫來，歷歷如畫，眞是不朽的至文！

『初四出官署，二十整行裝；三十抵烏鎮，初一入錢塘。錢塘到家近，心急路轉長；離鄉忘鄉音，入耳翻倀張。閽者問名姓，小犬吠籬旁；主人不復顧，直趨上中堂。阿姊扶阿父，老妻扶阿娘；衆面一齊向，雜語聲滿房。阿母向我言，為兒道家常：「我老多疾病，且喜無所妨，不如汝之父，秩臘口頗強；自汝出門後，諸親如水涼；三妹抱瑤瑟，悔嫁東家王；四妹壻遠遊，季蘭尸祭忙；汝孀自粵歸，祀竈無黃羊；舅家風淒淒，滿屋堆靈牀；告汝各甘苦，便汝相扶將。」阿母言且行，手自羅酒漿。阿父為我言：「望兒穿眼眶；昨得一口信，道汝頗周詳。初四出官署，二十整行裝；三十抵烏鎮，初一入錢塘；新官初攝篆，米穀猶在倉；三鬴與四鬴，屋人未收量；汝今雖歸家，何能長居鄉？汝食大官俸，我得屋

東廂；汝仰覷簷栱，千金齊低昂；荷花三十里，蔭柏復沿塘；金丸小木奴，冉冉自垂黃；老人手所植，待兒歸來嘗。」我將行赴園，有人牽衣裳；一妾抱女至，牙牙拜爺旁；佯怒告訴爺，索乳頗強梁。一妾作低語，外婦宿庚桑；君毋忘嘗膽，專心戀姬姜。老妻笑啞啞，打開雙青箱，謂當獲金珠，而乃登文章。阿母欲我息，吹去蠟燭光。明日大母墳，長跪奠殺觴；孫兒十八歲，懷抱猶在牀；今兒得官歸，古墓生白楊；嗚呼蒼天恨，此恨何時忘？後日走西湖，帶雨觀湯湯；我行周四嶽，畢竟此無雙。悠悠笑語過，忽忽燈節忙；此身不自持，呼僕買舟航。阿母留兒子，一日如千場；勸兒加餐飯，為兒備餱糧；家園筍似玉，手烘加飴糖；春茶四十挺，片片梅花香。阿父不受拜，但指鬢邊霜。妻妾無所言，含淚不成粧；惟問幾時歸，君歸我可望。阿姊出簾拜，甥兒要同行。叔母亦唧唧，阿品交與兄；兩郎俱年少，初生別離腸。親朋來一送，軟語都未遑。蕭蕭北門關，行李搖夕陽……」

先生回南京，率弟香亭甥湄君居住隨園。方作年譜以此事併入前年（戊辰，）恐有錯誤。先生的隨園記；

「金陵自北門橋西行二里，得小倉山，山自清涼胚胎，分兩嶺而下，盡橋而止，蜿蜒狹長，中有清池水田，俗號乾河，沿河未乾時，清涼山爲南唐避暑所，盛可想也。凡稱金陵之盛者：南曰雨花臺，西南曰莫愁湖，北曰鍾山，東曰冶城，東北曰孝陵，曰雞鳴寺；登小倉山諸景隆然上浮；凡江湖之大，雲煙之變，非山之所有者，皆山之所有也。康熙時織造隋公當山之北巔，構堂皇，繚垣牖，樹之萩千章，桂千畦，都人游者，翕然盛一時，號曰隋園，因其姓也。後三十年余宰江寧，園傾且頽，弛其室爲酒肆，輿臺讙呶，禽鳥厭之，不肯嫗伏，百卉蕪謝，春風不能花；余惻然而悲，問其値曰三百金，購以月俸。茨牆剪闔，易簷改塗；隨其高，爲置江樓；隨其下，爲置溪亭；隨其夾澗，爲之橋；隨其湍流，爲之舟；隨其地之隆中而欹側也，爲綴峯岫；隨其蓊鬱而曠也，爲設宧窔；或扶而起之，或擠而止之，皆隨其豐殺繁瘠，就勢取景而莫之夭閼者，故仍名曰隨園，同其音易其義。落成歎曰：『使吾官於此則月一至焉；使吾居於此，則日日至焉；二者不可得兼，舍官而取園者也。遂乞病率弟香亭甥湄君移書史居隨園。……己巳三月記。」（文集卷十二）

詩集卷六有與家弟香亭陸甥豫庭居隨園做昌黎讀書城南詩作二首勸其所學：

示香亭

『我昔見弟時，弟才離襁褓；弟今見我時，弟年如我小。兄爲西湖魚，弟爲粤西鳥；相去萬里餘，相別十年杳。兄弟記從前，大家難了了；我叔滯異鄉，半生伴猺獠。娶妻得繆家，家口忽繚繞；黃籍忘故鄉，白頭尤懊惱。傷哉就木年，六十不爲老；上有慈孀悲，下有諸孤藐。我弟難自存，全家歸悄悄。（下略）』

示豫庭

『我攜甥出門，我姊向我拜；我姊胡拜爲？托汝情無奈。……爾父名秀才，中年困疾瘵；初作淳于贅，繼乃出居外。我姊事其夫，夜不解衣帶；藥餌兼楄柎，裙釵無遺賣。汝父氣奄奄，呼姊申遺誡：我有兩孤兒，麻者居其大。屈豬才扶牀，屈兔未能話；諒難自成立，惟爾弟是賴。我姊聞此言，肝腸摧以壞。麻衣白若霜，抱汝來廳廨。我時遊京師，厨竈苦湫隘；人窮恩易衰，米貴親誰丐？我姊燈熒熒，手爪自凋瘵；對汝父遺像，悲泣聲流喝。未幾我作令，

家計稍可耐；爲汝延經師，望汝早釋菜。忽忽十九年，冠禮行將屆；汝執一寸書，我心何愉快。(下略。)』

仲冬，先生大病，得薛一瓢診愈。

祭薛一瓢文：『伊己巳之仲冬兮，余殗殜於牀第；謁三醫而莫救兮，疑季梁之將死；聞先生之渡江兮，心欽遲而欲問；……忽車聲兮啍啍，涉深泥兮叩門；儼雅跽而相對，各相談兮干雲；……五稱兮如響，七發兮告藥；悔子病之不早兮，致見君之已晚；君以忘萬頸之胥延兮，每一來而不返。(下略。)』(文集卷十四)與薛壽魚書也說：「僕昔疾病，性命危篤，……而先生(一瓢)獨能以一刀圭活之。……』(卷十九。)

乾隆十五年，庚午(一七五〇)。先生三十五歲。

五月，先生在蘇州臥病，仍得薛一瓢治愈。

詩集卷七姑蘇臥病：『一牀高臥閶閭城，五月黃梅聽雨聲。』病中謝薛一瓢『……

：故人忽罹二豎災，水火欲殺商邱開；先生笑謂雙麻鞋，爲他破例入城來。十指據牀扶我起，投以木瓜而已矣。（命以木瓜代茶）嚥下輕甌夢似雲，覺來兩眼清如水。先生大笑出門語，君病既除吾亦去；一船明月一釣竿，明日煙波不知處。」

乾隆十六年，辛未（一七五一）先生三十六歲。

這年，乾隆帝南巡。尹文端公仍調兩江總督。

先生詩集卷七有迎鑾應制詩，閏五月，先生復回南京，住隨園。

青山招主人賦序說：『余去隨園一載，辛未閏五復來棲遲。見石留蕪穢，屋宇黯剝，書史十蝨七八，嘆人可離園，而園不可離人，憮然久之。時家居四紀，餘蔭蕩然，故人城里，有以仕易農之勸，余又懼茲園之不能久居也，乃托爲青山招主人之賦以自訟而自尤焉。』

乾隆十七年，壬申（一七五二）先生三十七歲。

本年，先生再起發陝西。

先妣章太孺人行狀說：『壬申，枚改官秦中。』

正月，先生北上。

詩集卷八，全爲紀程之作。茲引離詩一首，『入山愁我貧，出山愁我身；我貧猶自可，所愁戚與親。……父母聞作官，勸行語諄諄；妻妾聞作官，齊我新車輪。……我意獨不然，亦非慕隱淪；朝來見縣令，三十鬢如銀。……所恨年齒少，衆論猶紛紜；婦少難守節，日長難關門。……』

同年，先生的父病故，丁憂仍回南京，住隨園。

王昶的湖海詩傳蒲褐山房詩話說：『袁子才以散館出爲縣令，初在江寧，總督尹文端公愛其才，既丁憂，再起至陝西，與總督黃文襄臭味差池，上書萬餘言，不省，遂乞病歸。』

李作事略說先生『再起發陝西，與黃制軍廷桂吳味差池，上書萬餘言，不省，尋乞病歸。』

乾隆十八年，癸酉（一七五三。）先生三十八歲。

先生由陝西回南京，用全付精力培治隨園。

隨園後記：『余居隨園三年，捧檄入陝，歲未周仍賦歸來，所植花皆萎，瓦斜蟹梅，灰脫于梁，勢不能無改作，則率夫役，芟石留，覷土脈，增高明之麗，治之有年，費千金而功不覺。……（中略）余今年裁三十八，入山志定，作之居之，或未可量也。乃歌以矢之曰：「前年離園，人勞園荒；今年來園，花密人康；我不離園，離之者宦，而今改過，永矢勿諼，」癸酉七月記。』（文集卷十二。）

李作事略說隨園：『其園館水石幽深靚麗，至櫺檻器具皆精好。』先生自己常誇耀的便是六扇玻璃窗，詩集卷九有說：『朱藤花壓讀書堂，分得桐陰半畝涼；新製玻璃

窗六扇，關窗依稀月如霜。』詩話卷十說：『余以紫玻璃鑲窗，一時咏者甚多。』

先生又由杭州迎養太夫人，並遷家於南京。

先妣章太孺人行狀：『念太孺人年衰，陳情乞養，僑居金陵之隨園，園中頗饒亭榭，水木清華，人爲太孺人慶燿雲之奉，而太孺人恬恬如常，與在枚官衙時無以異也。……』

七月十一日，先生瘞梓人武龍臺，錄其事以見先生待人之厚。

詩集卷九：『梓人武龍臺長瘠多力，隨園亭榭率成其手，癸酉七月十一日病卒，素無家也，收者寂然，余爲棺殮瘞園之西偏。……』

是年，宣城袁穀芳謁先生於隨園與談八股文之弊。按袁穀芳是當時最能了解先生的，所以應提出說明。

袁穀芳的小倉山房文集後序說：『初，先生以制舉文震海內，後生小子，爭摹倣句調，以弋科名者如操券取也；惟穀芳爲童子時，頗不以先生文爲然。逮乾隆癸酉館金陵，謁先生於隨園之小倉山房，每談及時藝，卽歉然以少年刊布流傳爲悔，而深以予之不

然其文者爲知己……」

原來先生學作八股文爲的是獵取功名，前已說過；茲再抄先生的答戴敬咸進士論時文一信，便可明白先生是怎樣的批評八股文之毫無價值了。

『時文八股，其流派實始於唐人應制之八韻；應制詩豈無佳者？而李杜集中，斷然不存；卽韓柳諸公，亦未聞爲人作應制詩序，可知功令之文，自古不重，況時文加以割裂搭截，侮聖人之言哉？且從古文章，皆自言所得，未有爲優孟衣冠代人作語者，惟時文與戲曲，則皆以描寫口吻爲工，如作王孫賈，便極言媚竈之妙；作淳于髡，微生畝，便極詆孔孟之非；猶之優人，忽而胡妲，忽而蒼鶻，忽而忠臣孝子，忽而淫婦奸臣，皆其體之所以卑也。若云足以明道，極有關係，則戲曲中儘有無數傳奇，足以動里巷之謳吟，招婦豎之歌泣者，其功且百倍時文矣。何以詩集中寧存溫李冬郎淫靡之詩，而斷不存王孝子詩親楊椒山寫本之曲，其何故耶？蓋此處不暇論綱常名教，而先論文章體裁故也。……」

乾隆十九年，甲戌（一七五四）先生三十九歲。

春，先生遊棲霞。

詩話卷六：『甲戌春，余與張司馬芸墅遊棲霞。』

秋，先生會攜陶姬至淮。（見詩集卷十）

詩話卷六：『余屢娶姬人，無能詩者，惟蘇州陶姬有二首云：（詩略）生女嫁蔣氏，姬年三十而亡。』方作年譜有一條云：『側室陶氏，亳州人，工棋善繡，癸亥來歸，生女名成姑，八月四日，陶病亡。』此誤以次年之事，列入本年。

尹文端勸先生出仕，先生謝絕。

詩集卷十：『枚遁跡隨園，塵思久斷，公（文端）手書招之，令沈凡民苦加規戒，類慈母之投杼，誤聞蛩語，如良醫之下藥，未切脈情，恐愛之過深而知之轉淺，率爾言志，請學仲由。（詩略）』

八月，先生次甥夭亡。

哭阿炘詩序：『乾隆元年，寡姊攜二甥來歸，長阿登，次阿炘。炘幼了了，先君子心急抱孫，命倣陽亢宗司空表聖故事，今任載冠矣，余尚無子，而炘性跳蕩，擘箋弄翰，亦有花竹癖，余得明中山王更衣故宅，亭石幽邃，下臨秦淮，命炘奉母以居。秋八月與阿登同病痁，余往兩摩其頂，則兄重而弟輕也。亡何，余亦瘧，綿惙幾絕，昏憒耳鳴，有呼而急走者曰：「陸家大郎瘥，小郎死矣。」嗚呼數之難知也如此。余不獲視殮，聞爲臧獲所愚，槅柎脆薄，幾難藉幹，悲姊之凄惘望子，淚與河深，作哭阿炘詩二章。（詩略。）』

先生亦病瘧。

詩集卷十：『八月十九日病至除夕，猶未理髮，不飲酒，不茹葷，雪窗獨坐。』

是年，先生始識蔣士銓（心餘）。

詩集卷二十一有相留行爲苕生作。

國朝先正事略蔣心餘先生事略：『……詩古文詞負海內盛名，而最擅長莫如詩勝，近體七言尤勝，蒼蒼莽莽，不主故常。高麗使臣嘗餉墨四笏，求其樂府以歸。』袁先生

所作翰林院編修候補御史蔣公墓志銘：『君奉太宜人設教東南，有江山之勝，板輿所臨，海內捧杖擎觴而至者屨交戶外。（下與事略同。）』

乾隆二十年，乙亥（一七五五。）先生四十歲。

先生移家入隨園。

詩集卷十一：『……性癖嬾居臨市宅，親衰不戴遠遊冠。……』

六月十四日尹宮保過隨園。

『小隊弓刀過野田，八騶鳴向綠楊邊；穿雲覓遍花間路，刪竹教通林外天。坐久紅旗飄細雨，歸遲喬木起蒼煙；尙書回首登臨地，流水聲中二十年。（下略。）』

八月，先生妾陶氏死。

詩集卷十一：『姬亳州人，工棋善繡，癸亥來歸，生一女名成兒，今年八月四日病亡』。

這年，先生作山問一文假託小倉山的山神和先生問答，把先生自己刻畫出來；如李作事略說的「長身鶴立，性通脫，」也是一種有趣味的史料，故附錄於此：

「隨園先生倉山結鄰住，一十有一載，年方四旬，山神怪之，不能無言。乃面先生而問曰：「……先生又輸錄其弱，斧藻其德，髮若植竿，瞳如點漆，音響遏雲，眉間容尺，山立時行，揚休玉色，誦東方之四十萬言，奪戴憑之五十餘席，可以坐而謀，起而決，備君子之九能，傲明廷之三揖，是又非熒魂曠枯，冥行坎窞者之所能髣髴……」（文集卷一）這話並非先生有意自美，先生實在是一個頭腦明晰，情感豐富眞摯，又有革命性的男子；不過先生對於男女性慾當帶狎褻的態度，李作事略說「時有近於蕩佚處，」這樣就不免「後進有所藉口效尤，」而一曲之士也就要「以一眚而掩大德了。」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一七五六。」先生四十一歲。

本年，先生曾同杭州故里。

詩集卷十二有遲武林出城作，過葵巷舊宅等詩。

秋，先生病痁，（見詩集卷十三）得同徵友趙藜村治愈。

詩話卷二：『丙子九月余患瘧，飲呂醫藥，至日昳忽嘔逆，頭眩不止，家慈抱余坐起，覺血氣自胸僨起，性命在呼吸間，忽有同徵友趙藜村來訪，家人以疾辭，曰：「我解醫理，」乃延入診脈，看方，笑曰：「容易。」命速買石膏，加他藥投之。余甫飲一勺，如以千鈞之石，將腸胃壓下，血氣全消，未半盂，沉沉睡去，額上微汗，朦朧中聞家慈唶曰：「豈非仙丹乎？」睡須臾醒，君猶在座，問思西瓜否？曰：「想甚。」即命買瓜，曰：「憑君盡量，我去矣。」食片許，如醍醐灌頂，頭目爲清，晚便食粥。次日來曰：「君所患者，陽明經瘧也，呂醫誤爲太陽經，以升麻羌活二味升提之，將君血妄行，逆流而上，惟白虎湯可治，然亦危矣。『下略』』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一七五七。）先生四十二歲。

二月，乾隆帝南巡。

詩集卷十三有「二月迎鑾理畫橈」之句。

三月，先生自述佈置隨園的計劃：

隨園三記：「……棄其南一椽不施，讓雲煙居，爲吾養空遊所。棄其寢陊，剝不治，俾妻孥居，爲吾閉目遊所。山起伏不可以牆，吾露積不垣，如道州城蒙賊哀憐而已；地隆陷不可以堂，吾平水置欒，如史公書，旁行斜上而已；人壽不如屋，吾穿漏液樠宗廇，小于狙猿之代，如管晏法，期於沒身而已。不筮日，不用形家言，而築毀如意。變隙地爲水，爲竹，而人不知其不能屋。疏隴而高基，納遠勢而人疑其無所窮。以短護長，以疏彰密，以預畜材爲富，以足其食，徐其兆而不趨，爲傭工而恤。夫使吾力常沛然有餘，而吾心且相引而不盡，此治園法也，亦學問道也。丁丑三月記。」

八月，二十九日先生偕溫皆山莊念農遊棲霞有詩紀之。

同年，先生納妾陸氏。

詩集卷十三鳳簫二十六韻：『鳳故待年女也，長而痘瘢者面，乃聘陸姬。』

是年，先生聯襟呂文光卒於香河縣任所。

呂文光哀詞：『乾隆二十二年進士得官滑令，滑最大邑，簿領紛如，文光爲政廉，民愛之。鄰邑流人冒抵繇役，文光唱名發其姦，天子以爲能，遷直隸同知，署香河令，病亡，妻子在滑，挈喪歸淮。……』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一七五八）先生四十三歲。

春，先生四堂妹雲扶于歸揚州汪氏爲繼室。

詩話卷十：『堂妹棠，字秋卿，嫁揚州汪楷亭。……』

詩集卷十四有送四妹雲扶于歸揚州詩二首。

文集卷十一女弟盆書閣遺稿序：『妹爲叔父健磐公第四女，生長粵西，余歸叔喪於杭，始見妹，妹莊姝惜嫿，從禮而靜，心雅憐之，不知其能詩也。居亡何，讀中秋七夕等作，

愛其清絕，色然而駭，亟餉一鈫以劼毖之，妹竊喜，自負窳弩，從此以詩名噪于時……』

六月，先生陸氏妾生男不舉。

詩集卷十四：『余春秋四十有三，尙抱鄧攸之戚，今年六月二十九日陸姬生男不舉。』

先生又病瘧。

詩集卷十四：『今年痁作，熱甚。』

是年，先生的甥韓執玉以十二歲舉秀才。

詩集卷十四有詩。

文集卷十四韓甥哀詞：『……四妹嫁韓氏，生兒曰執玉。豐頤平額，目朗朗照其坐人。五歲授離騷，辟叩詔之，引吭轉音，能與古作者意相上下。稍長，畢六經、學制藝及詩，清思泉流，起止中度。咏夏雨云：「潤回靑靄色，涼逼采蓮人。」督學蔡公奇之，選留上庠，甥剪髾，錦襮襝靑袍，抱而騎，鄉之人觀者如堵牆，呼曰：「韓童！韓童！」先是余十二歲入泮

宮，甥如其年，錢塘父老有存者，指而歎曰：『昔吾見其舅如是，今見其甥如是，三十三年矣。』按先生的四妹『名杼字靜宜，能詩。』（見詩話卷十。）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一七五九。）先生四十四歲。

先生從弟香亭自徐州回南京赴浙江鄉試。

詩集卷十五有詩。

秋，先生長女成姑許字蔣姓。

詩話卷十二『己卯秋，陳竹香從都門來，替余長女成姑議婚，所議者曹來殷舍人也。誦其句云：「水連鐵甕無邊白，山到金陵不斷青，」余極賞之，陳以書寄曹，曹欣然允諾，兩家已有成說矣，適蘇州故人蔣誦先别嬲不已，遂定蔣而辭曹。……』

十一月，先生三妹素文病死。

詩集卷十五有哭三妹五十韻。

女弟素文傳說素文婿的殘暴和無賴與及素文不幸的境況，眞可爲禮敎犧牲者的鑒戒。

「高（素文的丈夫）渺小傴而斜視，躁戾佻險，非人所爲。見書卷怒，妹自此不作詩；見女工又怒，妹自此不持鍼黹；索奩具爲狎邪費，不得則手搯足蹴，燒灼之毒畢具，姑救之毆姑折齒；輸博者錢，將負妹而鬻，妹見耳目非是告先君，先君大怒，訟之官而絕之。妹歸侍母，母體微不適，妹徹夜立，持粥飲而匕箸進之。又能記稗官雜史，國家治亂，名臣言行，神仙鬼怪可喜可愕者，數稱說歌呼，爲老人娛。枚入定省，聞所未聞，學爲之博。自離婿後，長齋，衣不純采，不髲鬄，不聞樂，有病不治，遇風辰花朝，輒背人而泣；如皐人至，必出問堂上姑安否，寄贈服食甚謹。前一年高氏子死，妹亦病，以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死，年四十。枚在揚州，聞病奔歸，氣已絕矣，一目猶瞠也，撫之乃瞑。女阿印，病瘖，一切人事器物不能言而能書，指形摹意，皆母教也，想見妹之苦志云。檢篋得手編列女傳三卷，詩若干。」（文集卷七。）

祭妹文可和此參看：

「……汝以一念之貞，遇人仳離，致孤危托落，雖命之所存，天實為之。……汝之義絕高氏而歸也，堂上阿嬭，仗汝扶持；家中文墨，賴汝辦治；嘗謂女流中最少明經義，諳雅故者，汝嫂非不婉嫕，而於此微缺然，故自汝歸後，雖為汝悲，實為予喜。予又長汝四歲，或人間長者先亡，可將身後託汝，而不謂汝之先予以去也。前年予病，汝終宵刺探，減一分則喜，增一分則憂，後雖小差，猶尚殗殜，無所娛遣，汝來牀前，為說稗官野史可喜可愕之事，聊資一懽。嗚呼！今而後，吾將再病，教從何處呼汝耶？汝之疾也，予信醫言無害，遠弔揚州，汝又慮戚吾心，阻人走報，及至綿惙已極，阿嬭問望兄歸否？強應曰：「諾」。予已先一日夢汝來訣，心知不祥，飛舟渡江，果予以未時還家，而汝以辰時氣絕，四肢猶溫，一目未瞑，蓋猶忍死待予也，嗚呼痛哉！（下略）」（文集卷十四）

按素文這齣悲劇，很可當做社會問題來討論，所以那時就有以文學高才兼治經學負當時重望的汪中（容甫）就在女子許嫁而壻死從死及守志議痛論未嫁女子

守貞及從死的非禮，其用意與立言皆可佩服，今轉錄於下：

『婚姻之禮，成於親迎。後世不知，乃重受聘。以予所見，錢塘袁應吉士之妹幼許嫁於高，秀水鄭贊善之婢幼許嫁於郭，既而二子皆不肖，流蕩轉徙，更十餘年，婿及女之父母咸願改圖，而二女執志不移。袁嫁數年，備受箠楚，後竟賣之。其兄（按係其父。）訟諸官而迎以歸，遂終於家。鄭之婢爲郭所賣，服毒而死。傳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若二女者，可謂愚矣。本不知禮而自謂守禮，以隕其生，良可哀也。傳曰：「一與之齊，終身不貳，」不謂一受其聘終身不二也。又曰：「烈女不事二夫，」不謂不聘二夫也。』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一七六一。）先生四十六歲。

秋，先生的甥韓執玉死。

詩話卷十：『十四歲詠夏雨，……未一年，得暴疾亡。……』

韓甥哀詞：『今年秋，妹寄聲來曰：甥出闈月餘，病死，氣將絕，張目問阿嬭曰：「舉頭

望明月，下句若何？」婦曰：「低頭思故鄉。」嘆曰：「果然。」如是者再。呻吟慘呼，喉嘘嚧鬱沉瞑目逝矣。余不解甥之所以生與其所以死，而尤哀其能類我也。……」詩話「妹哭之云：「傷心欲拍靈牀問，兒住何鄉是故鄉？」」方作年譜誤爲前年（庚辰）事。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一七六二）。先生四十七歲。

先生回杭州。

詩集卷十七有詩。

是年，先生弟香亭舉京兆。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一七六三）。先生四十八歲。

春，乾隆帝南巡。

詩話卷八：『癸未春，迎鑾淮上，雨久不止。』

先生嫁女。方作年譜誤爲前年（壬午）事。

詩集卷十七有嫁女詞四首；

『……我有阿咸女，容顏如朝霞；嬌語聽連璅，傳經倚絳紗。幼態宛如昨，般送忽登車；平章合歡鈴，辦治宜男花。有珠懼勿明，有服嫌勿華；東具西復缺，禮備儀又差。姑姆議瑣瑣，媵御爭呀呀；竭我陪門錢，買我離別嗟。……

『同居人暫離，愁焉心已惱；況是掌中珠，懷中最嬌小。我又無男兒，衰鬢如蓬葆；藉此慰所無，起居伴昏曉。人視已長成，我視猶襁褓；幷此復乖分，教我如何老？夫婿住姑蘇，江天水渺渺；田多尸祭忙，族大持家早。歸寧豈不歸，路遠終知少；堂前甚悄悄，膝下風悄悄。中郎幾件書，他日付誰好？……（下二首略。）』

同年，先生女婿病死。

詩話卷十二，先生說長女「嫁未半年，女與婿俱亡，」按詩集卷十七先生女婿確是這年病亡，但先生女却在乾隆三十年（丙戌）病亡，相距兩年，（參看後文，）可知

先生此處所記憶的不可靠。

哭婿：「老人亡婿當亡兒，簌簌臨風淚暗垂；擬把衰年托嬌客，誰知白髮送瓊枝。數雖前定恩難捨，病覺無名死尙疑；總喚阿爺曾幾日？一場春夢不勝悲。（中略一首。）「埋玉新房舊館甥，女兒擘藥等雞鳴；情癡膝下庸醫拜，力竭空餘禱佛聲。宛轉檀奴難訣別，彌留叔寶尙神清；禁他十七紅顏婦，斷雨零風了一生。（下略一首。）」

是年，先生弟香亭殿試落第，出宰正陽。

同年，先生有答門生王禮圻問作令書可考見先生做官的經驗與精敏幹練的才具，此可證明以前所說中國的縣官，司法的事務最多，（不曾爲一法官。）行政事務最少。

「……僕老矣，隱空山十年，向所行爲，不復省記。……」

「夫治民者，州縣之職也；然治民不自民始。胥吏者，官民交結之樞紐也。家丁戚友又胥吏交接之樞紐也。不治胥吏，不能治民；不治家丁戚友，不能治胥吏。治家丁戚友胥吏奈何？曰，用之而勿爲所用是已。其用之而勿爲所用奈何？曰，通之而勿隔是已。官與吏終日見

而。無。勞。家。人。之。轉。通，官與。民。又。終。日。見，而不。許。胥。吏。之。經。過，則彼。胥。吏。家。丁。戚。友。者，不過。供。奔。走。佐。使。之。職。而。已。矣，而何。弊。之。能。爲？且夫用戚友不如用家丁，用家丁不如用胥吏，用胥吏不如用百姓。戚友果賢，何所不可？如其。不。肖，法難。遽。加。若家。丁。則。利。在。前，法在。後。矣。然家。丁。之。來。去。無。常，胥吏。之。聲。缺。永。在，其畏。法。媚。官，甚於。家。丁，較可。用。也。胥吏之職，大都拘人集衆，若受訟時，未書牒尾，即令某。甲。喚。某。乙，寧不。省。需。索。而。免。稽。遲。乎？是百。姓。尤。可。用。也。……

「夫欲大權在我，莫如千記而手銷之，以州縣之繁，而謂事必親記，似屬奢闊之論，不知訟牒極多，每日所進能過百紙乎？百紙中其理者能過十事乎？每日記十事未爲難也；次日再收百紙，大半覆詞，訴詞，其應記者，又減十而得五矣。受牒十日，書所記而召之訊，訊吏何以不行檄？則吏窮。訊役何以不集犯？則役窮。窮則免冠謝罪，請俟後十日內行檄集犯，永爲例矣。檄行犯集，隨判而隨銷之，任胥。役。之。需。索，奸。匪。之。佛。張，而不。出。十。日。之。期，則所。費。有。限，枝節。不。多，其初。情。未。改，訊斷。亦。易，彼百。姓。者，知十。日。之。必。結。也，又何。畏。乎。吏。役。而。賄。之？法立。半。年，可十。日。中。竟。無。一。事，此胥。吏。之。所。大。權。也。……夫可以探喜怒轉關鍵者，胥稟也。有

減增，有株引者，檄稿也。有移換，有竄入者，供詞也。有暗阻，有明催，忽早忽遲者，訊期也。吾一切目覽而親裁之，許一檄而不許重檄，檄中人數空之，而待親裁，差某役亦空之而待親裁，內銷外結，檄焚卷撤，彼胥吏何權焉？又何誅焉？今之州縣，非不勤也，所惜者精神在上而不在下也。不知上行不答則嚴飭至內幕外胥，俱能相促，惟夫寡妻弱子，鄉民村戶，不遠百里而來，煢孜之獨，望官如望歲，而又無門探刺，不爲之結於浹日以內，吾心安乎？……」

這是說受理民刑訴訟的免弊的方法。往下便說審判後處分應該怎樣纔得當？『政綱既舉，首講刑罰。講之云者，非寬減之謂，得當之謂也。……蓋刑以戒惡者，刑緊則不足以懲惡，而轉生刑之惡，以爲吾既已受刑而無所損矣，尙何懼哉？以此午痕痏而逞毒淫者比比焉。要知刑具而部頒之，亦無庸也。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彼衣冠孱民，加細荊而呼號不勝，何事於部頒之具？積蠹大猾，其筋骨皆習練之餘，當巨梏而含笑，蠹三木而無聲，何畏乎部頒之具？吾以爲其畏刑者，雖應答亦宜寬省，以洒其恥。其玩刑者，法止杖四十，而吾以二十當之，其酷則更甚於四十，使彼知二十之委頓如此也，況四十耶？乃凜凜乎懼心生而惡

念。除。矣。凡判尾必親書讞，非炫才也，以便日後展卷而了然也。判事必坐堂皇，非矜衆也，以觀國人之顏色而是非使共見也。勿輕置人於獄，非徒仁也，所以清狴犴而防雜處之不虞也。（鴻烈按先生這話極精當！近世犯罪學大家意大利人龍波洛梭（Cesare Lombroso）在所著犯罪學英譯（Crime: Its Causes and Remedies）第十六章第九十一節就說：『……犯罪中最大之要素，莫如監獄。吾儕以為一經禁錮之後，罪犯即可不為社會之蠹，而實則吾儕既令其因此有互相接近之方法，有相習為非之情事，且令其於此中享受快樂。帕勒摩有一獄囚曰：「設有人言監獄之惡，吾將裂之，監獄乃吾人無價之寶，在此可學習偷竊之法及隱匿之法。」此所以有人故意行竊，以俾入獄者，亦有犯罪至五六十次者，其用意可想。獄囚中多有自謂希望禁錮以博飲食者，其例甚多，無地無之。夫中且有飲食不及獄囚者，故吾儕當以監獄制度為犯罪之一大原因。』）勿輕申詳，非專擅也，所以免提解而成難結之案也。勿問坐獄之貧富，恐有成見而誤大公也。勿故反聽請者之所求，恐事未可知而矯枉過正也。勿勸捐以安富，恐抑勒者多。勿罰鍰以遠嫌，恐徇財者惑。勿交

鎖鍊於胥役，必內存之，當用者加朱墨圈，使不得開，不當用者，不署鎖字，使不得混。勿委監獄於典吏，必驟臨之，審其輕重，辨木索之有無；觀其氣色，知衣糧之剋扣。……一閱之獄，情僞萬出，或在案中，或在案外。（鴻烈按近世科學的研究發達，審判心理學也成立不久，就可知這幾句話都還不足形容。如馬柏（K. Marbe）在所著審判心理學（Grundzüge der forensischen Psychologie）第三章『證人供述之心理』就說：『知覺之所恃以告存人者，非必客觀的事實之眞象，既知之後，欲就所知者有所陳述，而此項陳述復以估計為根據，則其離事實之眞象必且益遠，然離違事實，卻亦有一定之規則。知覺之形，其注意程度如何，對於事後之陳述，極有影響，意識內容之影響，亦復如是。陳述之人，當知覺之時，是否在感情激揚之狀態，其知覺作用帶有何種情調，此種因子亦不可不察。其他如暗示，證人之年齡，證人之爲男爲女，亦皆對於證人之供述有極大關係。除此種種曾經詳述之事項外，尚有其他事項亦在不可不注意之列。試舉一例言之，如證人供述時所用之言語是也。無教育者所用之言語，往往有不合普通用義，因是不能傳述事實之眞相者，是故證人之

教育程度，亦在所必察。』）聽之者恃才，恃氣，恃廉，恃公者，皆不足以聽也。（鴻烈按劉鶚著的老殘遊記卷四第十六章『六千金買得凌遲罪』裏的那位剛弼，就是如先生所說的一個好例。魏家遭了極大的寃枉，只因爲鄉下人想早點了結官司，所以托胡舉人送了他幾千兩銀子，於是他就以爲水落石出，毫無疑義的判罪。他說：『倘若人命不是你謀害的，你家爲甚麼肯拿幾千兩銀子出來打點呢？這是第一據。在我這裏花的六千五百兩，在別處花的且不知多少，我就不便深究了。倘人不是你害的，我告訴他照五百兩一條命計算，也應該六千五百兩，你那管事就應該說，人命實不是我家害的，如蒙委員代爲昭雪，七千八千俱可，六千五百兩的數目，卻不敢答應，爲怎麼他毫無疑義就照五百兩一條命算賬呢？這是第二據。……』後來還幸得救。）虛以受之，靈以運之，周詳以求之，旁見側出以察之，庶足以聽也。（鴻烈按馬柏也說：『聽證人之供述而估其所供之價値，則凡對於證言有影響之因子，宜面面顧到，不可輕忽，刑事案件固宜如是，即民事案件亦何獨不然。』）大凡事過而肯自悔其誤者，其誤常少，此所謂政如農功，日夜思之者也。事過而肯自信無一

事。之。誤。者，其誤。必。多，此所。謂。氣。矜。之。隆，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者。也。對簿之民，宜分爲六：重者獄，其次繫，其次管守，其次保釋，其次待喚，其次聽其所之，數者能。臨。事。料。量。而。不。容。胥。吏。持。之，則聽。訟。之。道。思。過。半。矣。和息非不可允，但須。書。明。曲。直，以防。日。後。之。終。凶。狎邪非不當嚴，但須戚屬投明，不許匪人之恫喝，律設大法，而通融者存乎人，否則傀儡而已。案無確據而闕疑者，法乎史。……」

以上說的大半是刑事方面的話，往下便就民事方面說。「墳田之事，勘而後斷，雖遇風霜寒暑，不可辭勞，且借以巡鄉村矣。」

又就一縣的行政方面說。先論財政：

「刑名之外，則有錢穀。役侵者多，民負者少，比役無益也，役又借比以索民錢。善催科者，不輕比役，但擇其負多者召花戶而欲見之，吾未見眞花戶來而稅不登者也。慮飛洒則細刋科則，昭示鄉氓。防重耗則突取衡平，辜較一二。漕無抑勒，則浮取皆恩；糶果應時，則盈虛有備，所謂催科中寓撫字也。……」

次論教育。

『……生童皆吾子弟，亦宜月課季試，以無失黨庠術序之義。』漢吳公治行號第一，而史只載其薦賈生一事，此其故可思也。

『總而論之，為政在外，尤須為政在心，心正則羣邪消；心和則衆善集；心周於庶務而法令不必煩苛也；心淡於榮祿，而上官無所挾持也。大府一過，而僕從之誅求無厭，知我之巡鄉亦猶是也。崇轅一入，而守候之飢渴無時，知民之望我，不甚殊也。威可使人畏，不可使人恨；恩可使人感，不可使人狎。廉不自知者廉之眞，公不自恃者公之大，民信則順風而呼，吏服則指臂可用。（下略）』

像先生這樣的一個賢能愛民的官吏，又得長官（尹繼善）的保薦，——只升一級為高郵州知州——吏部還要駁回。況且先生名滿國內，才宜大用，這樣就無怪乎先生有滿腹牢騷了。李作先生的事略也說：『及為縣，著才矣，而仕卒不進。』所以我在這裏，特為先生表彰實行的才能；使人知道先生不只是一大思想家，而且是實行家。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一七六四）先生四十九歲。

二月，先生生一女。

詩集卷十八：『二月初八日生一女。』

秋，先生病。

詩集卷十八病中贈內：『宛轉牛衣臥未成，老來調攝費經營；千金儘買羣花笑，一病才徵結髮情。碧樹無風銀燭穩，秋江有雨竹樓清；憐卿每問平安信，不等雞鳴第二聲。』

從這詩看來似乎先生很有點對不起王夫人的地方，所以發出這樣懺悔的聲音來。

我前說先生對於男女的事帶着狎褻的態度，先生雖然說過婦女是有人格的，不是專作男子『媟褻蕩心之具』的，但先生從溧水做官到這年已娶過亳州陶姬，蘇州陶姬，方聰娘，陸姬等，先生在詩話卷七還說過：『余三十年前選妾姑蘇，所需花封甚輕，今動至數百

金』的話，不是和『以女子爲嫖褻蕩心之具』一鼻孔出氣嗎？不是明明的屬於『玩人喪德』的事嗎？先生雖有百口，其何以自解？復次，我們中國人是極重子嗣的，所以孟子說：『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古禮也以『女子無子爲七出之一，』甚如漢律：『女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者有罪，罰出五算。』（賦錢一百二十爲一算，每人歲出一算，不嫁者賦錢六百，）這樣把女子當做生殖子嗣的機器，而先生的王夫人是從來沒有生產過的，所以先生納了這許多的姬妾，爲的是續後，是盡人子之孝，但先生的思想是極犀利透澈無比的，所見當然異乎庸俗，先生在慰王麓園喪子書就說：『按洪範九疇，道五福六極甚詳，無道子嗣者。孔子衰年喪鯉，哀逝顏淵，儀禮傳曰：「大宗不可絕，」公羊傳註曰：「小宗無後當絕，」喪大禮曰：「喪有無後無無主，」夫當絕與無後，古人明言之而不諱，是有子與無子，非聖賢意也。說者動以無後爲不孝云云，不知孝者人所爲，有後無後者天所爲，待天而後成，孝非教也。商臣、盜跖，皆有後者也，得謂之孝乎？鄧攸、羊祜，皆無後者也，得謂之不孝乎？天下蟲豸雀鼠，跂行喙息之物，靡不煦嫗鞠育，孳孳愛其雛，其心豈以爲後哉？陰陽之生機使

然耳。』這話簡直是革孟子的命，革中國人一般腐敗思想的命！可見先生納這麼多的姬妾，其故不在此了。先生在讀喪禮或問文裏對於女子有極精當正大的識見，先生說：『某公居喪屏妻，自期有七月之後，因見母故，見其妻而心動，強抑苦禁，諄諄然告人。』『某公之於妻也，將以妻待之乎？不以妻待之乎？以妻待之，則所居之喪，卽妻之喪也。喪中饋奠之事，霜露之感，皆其妻而共致焉，雖日日見何害？不以妻待之，則專視爲媟褻蕩心之具，而此外無一事焉，雖終身不見何益？夫至於隔絕其妻期有七月之久，則早視其妻爲媟褻蕩心之具，而不以妻待之矣，一旦相見，勃勃然有男女之思，又何尤焉？且某公不嘗敍黃石齋事乎？石齋爲其友所嬲，置妓而扃戶焉，石齋處之夷然，夫以妓之邪，而石齋視之如友朋；以妻之正，而某公畏之如鴆毒，其所以自待與所以待妻者何太不倫至此？……』先生雖然懂得女子是應該有人格的，而人格卻要平等纔能成立，爲什麼先生在愛物說裏就發揮了一套『似是而非』『荒謬絕倫』的議論，說道：『婦人從一而男子可以有媵侍何也？曰，此先王所以扶陽而抑陰也。』既有扶有抑，還能夠希望男子不以『媟褻蕩心之具』看待女子

嗎？這樣看來，先生的行爲根本的錯誤，便是由極端的人本享樂主義——卽以男性爲本位的享樂主義——而來。這層道理要在以後『先生的人生哲學』一章裏纔能解釋的清楚。這樣，先生的怪論就多了！先生答相國勸獨宿的信裏說：『枚之居處，不避羣花，更有說焉：人惟與花相遠，故聞香破戒者有之；逢花必折者有之。若夫鄧尉種梅之夫，洞庭栽橘之叟，終日見花如不見者，何也？狎而玩之，故淡而忘之也。枚自幼以人爲藟，迄今四十年矣；橫陳嚼蠟，習慣自然。顏淵侍於孔子，自稱「坐忘」，若枚者可謂「臥忘」者也。……』先生既『自幼以人爲藟，』對於婦女又抱個『狎而玩之』的態度，請問先生與先生所罵的某公視爲媟褻蕩心之具的有個什麼高下？豈非以五十步笑百步？此外先生別的許多妙文，恕我不徵引了。我對於先生十二分佩服，只有此事卻無法辯護。

十一月，先生又生一女。

詩集卷十八十一月十八日又生一女：『眞是庶人命，雌風吹不淸；……呱呱雙瓦響，添作惱公聲！』

乾隆三十年，乙酉（一七六五）先生五十歲。

本年，先生出遊。

詩集卷十九五十歲生日舟中作有「三月歸未得，五旬忽在躬」之句。

春，先生甥陸湄君以瘵疾卒。

詩話卷十：「孤甥陸建，號豫庭，字湄君。……豫庭贅於宿州刺史張公處；張名開士，字軼輪，杭州壬戌進士，歷任有循聲。謂豫庭曰：「作時文即我教卿，作詩即卿教我。」豫庭年三十餘，以瘵亡。……」

湄君小傳：「仲姊嫁陸氏寡，攜二孤以歸，其季早亡，長曰建，即湄君也。大眼而顴，容貌充充然，幼不甚敏，既長澄神於學。……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去秋患咯血，五倉頓空，心若墜琅玕然，迎醫而藥之，勿治；召巫而占之，勿辭；予因索其稿，湄君知余之有意其存之也，脫手交又取去，擘字酌句，喀喀然柴立骯髒，力不勝則臥，臥起再擘，氣魂魂矣，猶

呼阿媚泣曰：「舅爲兒詩關雎成否？不甚費否？兒思遊目焉，裁瞑耳。」其溺苦如此，死時三十有五，子官郎生八年矣。……」

詩集卷十九有哭陸甥湄君詩。

先生到蘇州，得見孀女。

到蘇州孀女出見喪服將終而年才十九傷懷口號：「漠漠風寒錦瑟絃，飄飄鬢尚垂肩；傷心三載成孀女，還是人家未嫁年。」

九月，尹文端內調北上爲相。

是年，先生友蔣士銓僑居南京與先生爲鄰。

蔣太安人墓誌銘：「余奉母金陵久矣，乙酉歲，編修蔣君士銓亦奉母來，兩老人居相鄰，志相同，遊相得也。……」（文集卷五。）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一七六六。）先生五十一歲。

本年，先生似出遊時少，在隨園居住較久，有隨園四記一文，把隨園的景物刻畫描摹出來，眞使讀者有人間天上之感。

『園，悅目者也，亦藏身者也。人壽百年，悅吾目不離乎四時者是；藏吾身不離乎行坐者是；今視吾園，奧如環如，一房畢，復一房生，雜以鏡光，晶瑩澄澈，迷乎往復，如是者於行宜。其左琴，其上書，其中多道彝玉石，書橫陳數十，重對之時，倜然以遠，若是者於坐宜。高樓障西，淸流洞狀，竹萬竿，如綠海，惟蘊隆宛暍之勿虞，若是者與夏宜。琉璃嵌牕，目有雪而坐無風，若是者與冬宜。梅百枝，桂十餘叢，月來影明，風來香聞，若是者與春秋宜。長廊相續，雷電以風不能止吾之足，若是者與風雨宜。是數宜者，得其一差強人意，而況其兼者耶？余得園時，初意亦不及此，二十年來，庸次比偶，艾殺此地，棄者如彼，成者如此，旣鎮其獎矣，夫何加焉。……丙戌三月記。』

這樣的一個安樂窩，誰不健羨？先生想倣效王維（輞川），在我們看來簡直是謝康樂（靈運）了！換個時髦名詞，便是惟美派的詩人生活。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一七六七）先生五十二歲。

二月，先生孀女病死。

詩集卷二十，十二月十六日蘇州信來道孀女病危余買舟往視至丹陽聞訃：

『哭婿才揩眼未乾，又教哭汝淚闌干；半年合卷三生了，千里呼爺一面難。獨活草生原命薄，未亡人去轉心安；只憐白髮無兒叟，再喪文姬影更單。』

先生在隨園隨筆卷十三『改嫁』一條下曾說過：『三代以上，婦人改嫁，不以爲非。……衛共姬有柏舟之詩，先儒謂之守義，不謂之守禮。……韓昌黎之女，先適李漢，後適樊宗懿，人疑改適時，昌黎已亡。……范文正公之子婦，先嫁純禮，後適王陶，陶卽公之門生也。時文正尙居相位，而孀婦改適，不以爲嫌，所立義莊，有給孀婦改嫁之費。公母謝氏，改適范氏，以公貴，封吳國太夫人。……宋史宗室傳汝南王允讓最賢，爲大宗正，奏宗婦年少喪夫，雖無子不許嫁，非人情，請除其例。……』按先生的孀女不過十九歲，很可另擇人而事，而

先生不向這方面打算，是什麼道理呢？此無他，先生還沒有打破禮教的勇氣，爲時代所限故也。

是年，先生著續詩品。

詩集卷二十續詩品三十二首有序：『余愛司空表聖詩品，惜其祇標妙境，未寫苦心，爲若干首續之。陸士龍云：「雖隨手之妙，良難以詞諭，要所能言者盡於是耳」……』這三十二首便是崇意，精思，博習，相題，選材，用筆，理氣，布格，擇韻，尙識，振采，結響，取選，知難，葆眞，安雅，空行，固存，辨微，澄滓，齋心，矜嚴，藏拙，神悟，即景，勇改，著我，戒偏，割忍，求友，拔萃，滅迹。這是一部有系統的作詩方法和詩的修辭，很有價值。先生雖稍偏在性靈方面，——以矯當代尙雕刻不自然之弊，但由這三十二首詩看來，先生仍是主張作詩應該性靈與學問並重，這不惟作舊詩如此，一切詩的作法也是如此。其詳在以後分章說明。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一七六八）先生五十三歲。

三月，先生作隨園五記：

『……余雖西湖三十年，不能無首邱之思，每治園戲倣其意，為隄為井，為裏外湖，為花港，為六橋，為南峯北峯，當營構時未嘗不自計曰：「以人工而倣天造，其難成乎？縱幾於成，其果吾力之能支吾年之能永否？」今年幸而皆底於成。（中略）余二十年來，朝斯夕斯，不特亭臺之事，生生不窮，即所手植樹，親見其萌芽拱把以至於蔽牛而參天，如子孫然，從乳哺而長成而壯而斑白，竟一一見之，皆人生志願之所不及者也，何其幸也。……戊子三月記。』

秋，先生有文記遊。

戊子中秋記遊：『佳節也，勝景也，四方之名流也，三者合，非偶然也；以不偶然之事而偶然得之，樂也。……乾隆戊子中秋，姑蘇唐眉岑挈其兒主隨園，數烹飪之能，於烝嘗首也，尤且曰：「蒸物難獨噉，就辦治，顧安得客？」余曰：「姑置具，客來當有不速者。」已而涇邑翟進士雲九至；亡何，直州尤貢父至；又頃之，南郊陳古漁至，日猶未昳，眉岑曰：

「予四人皆他鄉，未覽金陵勝，盍小遊乎？」三人者喜，納屨起，趨之以數，而不知眉岑之欲餉客以柔其口也。從園南穿籬出，至小龍窩，雙峯夾長谿，桃櫳鋪芬，一漁者來道客登大倉山，見西南角爛銀盆湧，曰此江也。江中帆檣如月中桂影，不可辨。沿山而東，至蝦蟆石，高壤穹然，金陵全局下浮，曰謝公墩也。余久居金陵，屢見人指墩處，皆不若茲之曠且周。……從蛾眉嶺登永慶寺亭，則日已落，蒼煙四生，望隨園樓臺如障輕容紗，參錯掩映，又如取鏡照影，自喜其美，方知不從其外觀之，竟不知其居其中者之若何樂也。還園月大明，羹定酒良，蟲首如泥，客皆甘而不能絕於口以醉，席間各分八題，以記屬予。……」

先生赴揚州，見四妹。

詩集卷二十一有揚州留別四妹等詩。

冬，先生三女阿良死。

哭阿良：「三女性柔嘉，名之曰阿良；年才五歲餘，識字二千強。每日清晨起，抱書來爺堂；授以唐人詩，脫口中宮商。爲之小講解，口唯頭低昂；人或譽聰明，掉頭謙未遑。與妹

尤賓賓，翙翙兩雁行；賜一粟半梨，不肯先承筐。牙牙呼妹來，舉齒一齊相偶弄小觴嬉，千日猶在箱。待妹弄者失，轉以己物償；女奴或欺凌，涕泣聲喤喤。爺爲笞女奴，含淚勸停搒；須臾握餅餌，依舊許奴嘗。……朝來何所戲？持筆塗丹黃；暮來何所爲？剪紙作衣裳；雖不中矩度，亦頗具偏旁。春秋大祭祀，五鼓先嚴妝；學作男子拜，拱立東西鄉。逢官長者來，出見無倜張；都驚貌類爺，誤認好兒郎。方姬年四旬，無出自感傷；兒能解其意，投懷喚阿娘。恩憐過所生，步步相扶將。爺好治書齋，古玩堆琳瑯；兒偶遊其中，嗌然道勝常；一坐不肯起，看爺治文章。聞爺患齒痛，手自進糖霜；知爺夜未歸，臥猶盼燈光。豈獨性慈孝？兼且能端莊：瞳神如點漆，額角亦正方；僉云長成後，其福未可量。我雖老無子，得汝愁竟忘；扶愛汝手軟，嗅愛汝體香；非徒垂暮年，借汝娛心腸；兼冀他日死，仗汝得埋葬。何圖兩日間，一病中膏肓；……曇花忽然落，小劫成滄桑。彩雲杳然散，那待炊黃粱；大母八十四，兩手抱兒僵；求醫更求佛，鼻涕一尺長；民母招兒魂，登屋如病狂。聲聲呼良歸，哀音崩垣牆。生母孕六月，恨極以頭搶。……爺讀萬卷書，不解一藥方；忝然作人父，捫頰自懲創。蒼頭來頓

足，鄰媼來憑牀；都欲勸婉婉，先自淚汪汪。前日天雨雪，堅冰滿池塘；戲縛作銅鉦，招汝敲琅琅；今冰猶宛然，汝身先消亡。……昨日竹馬走，今日小棺藏。昨宵舞蹈處，今宵涕淚場。有汝何喧闐？無汝何閒寂？頃刻成僧房。我怕聞哭聲，但願早聾盲；朝出猶自可，夜歸魂悵悵。（下略。）」

一些家庭瑣節，經先生這管妙筆寫來，何等的淒涼動人！尤其是人死時忙亂的光景，除紅樓夢裏以散文描寫黛玉病終時而外，要以這章詩爲獨出的了，眞是千古至文！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一七六九。）先生五十四歲。

三月，先生又生一女。

詩集卷二十一三月二十四日又生一女：「湯餅黯無色，賀客詞亦寡。……人生天地間，祥金當躍冶，徐登女化雄，任谷男變姹；無物堪認眞，有子何妨假。……」

四月，先生弟香亭生子，願以爲先生嗣。

詩集卷二十一：有香亭年逾強仕才生一兒從南陽寄信來云將嗣我我喜賦卻寄（詩略，）惟附註有云『兒生四月二日。』

秋，先生有被逐風傳。

據章實齋先生的論文辨僞篇說：『劉墉官江寧時欲以法誅袁枚，而朱筠爲解脫之，』想來就是這事。先生詩集有有誤傳予避人歸杭州者賦詩曉之，和香亭信來問予爲逐客戲寄一首。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一七七〇。）先生五十五歲。

是年，先生有送劉石菴觀察之江右的詩。（石菴卽劉墉的字）：

『……客秋當此時，蜚語羣相嗾；道公逐李斯，不許少留逗。諸生弔於門，山鄰餽恐後；我未奉伍符，姑且儲糧糗。故鄉歸亦佳，內省終無疚；果然逢僞言，風影皆訛謬。匪徒免鞭驅，兼且通蘭臭；南國有表章，羣儒已製就。公獨掉頭言，必須某結構。自慚石鼓頑，忽被

桐魚叩；忘將下里吾，強擬鈞天奏。公竟矜寵之，逢人夸錦繡；惛惛知己恩，嘿嘿瓣香祝。

（下略）』王昶的湖海詩傳蒲褐山房詩話說：『石菴相公在江寧時，聞其蕩佚，將訪而按之，子才投以二詩，公閱畢，卽請相見，頓釋前嫌。』錢林的文獻徵存錄也說：『先生賦性通脫，近於縱情逸志，石菴相國在江寧時將訪而按之，枚以二詩投焉，閱畢頓釋前嫌。』

五月，先生作隨園六記。

『嘗讀晉書，太保王祥有歸葬隨葬兩議，方知隨之時義，不止嚮晦入宴息而已也。余先君子卒於江寧，欲歸葬古杭，慮輿櫬之艱，不果；欲隨葬茲土，又苦無營宅，所以故將牢穴豫慢葬者十有七年，思古人未葬不除服之義，瞿然自以爲非人。今年春，有形家來謀園西爲兆域者，余蹴往視，則小倉山來脈，平遠夷曠，左右有甗隒岸廣，草樹覭髳，封以爲塋，寧如也。因思予有地，廿年不知，一旦而知，毋亦先君子之靈，有以詔我乎？遂請於太夫人以己丑十二月十六日扶柩窆焉。塋離園，僅百步，以故籬落安穩，得時時除其草，灌

其宰樹，審諦其墓石。予故貧士，幼時先君子羈遊楚粵，余遊學京師，父子常相離也；今以一園之故，而先君子眉於斯，祭於斯，冀幽宮於斯，父子蓋未嘗一日相離，是豈強而爲之哉？亦隨其地之便心之安而已。塋旁隙地曠如，余做司空表聖故事，爲己生壙，將植梅花樹松與門生故人詩飲其中，若是者何？子隨父也。壙界爲二，俾異日夾溝可虔，若是者何？妻隨夫也。壙尾留斬板者又數處，若是者何？妾隨妻也。沿塋而西，自高嶺峯衍而長，凡僕從扈養婢嫗之亡者，聚而瘞焉，若是者何？僕隨主也。嗟呼，古人以廬墓爲孝，生壙爲達，瘞狗馬爲仁，余以一園之故，冒三善而名焉。誠古今來園局之一變，而隨之時義，通乎生死晝夜，推恩錫類，則亦可謂大矣，備矣，盡之矣。今而後其將無記，則尤不可不記也。庚寅五月記。』

同月，先生的四堂妹以產難死於揚州。

女弟盌書閣遺稿序：『庚寅夏五，女弟秋卿以娩難亡於汪氏，兩家以爲大戚，凡姑姆餘須扈養翟亦俱走位哭三曲而偯，蓋其居恆制行，字而敬，德而度，有以孚人之深

也。」

先生敍述這一位女詩人的生活如下：

『……旣婚汪氏，得尊章懽；恩前室孤如實出己；治家循整，媵畜偪縱，罔或勿飭，暇則唔咿聲與鍼黹間作。汪故巨族，人繁而囂，聞妹賢且才，爭來窺覷，或寄卷册乞題，或呈所作求唱喁削改，妹推奩具坐，肆意酬答，藻思坌湧，靡不鎖頤伏歎有林下風。余過揚州視妹，妹事余謹甚：一浣濯，一肴饌，必躬辦治；知余嗜淖糜，雖漏盡歸，篝燈熒熒，蘊火釜盂以俟。探刺余少休，輒剡剡起屧捧草稿出，拭几磨墨，眣余而笑，余戲曰：「女弟子又索診詩耶？」應聲曰：「何阿兄之聰也。」嗚呼，此情此景曾幾何時而今不可再矣。』又說：『妹詩淵雅，志絜而情深，縝乎其猶模繡也。』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一七七一。）先生五十六歲。

二月，先生恩師尹文端卒。

文華殿大學士尹文端公神道碑：『乾隆三十六年二月文華殿大學士尹公薨於位』方作年譜誤以文端卒於前年（庚寅）。

本年，先生曾回杭州。

詩集卷二十二還杭州五首：

『……離鄉四十年，一宿無廳廨；權就老僧菴，得庇敢嫌隘。兒童爭聚觀，疑我來天外；我亦自孤悽，將身當客待。朝出意尙欣，暮歸寂難耐；殘燈壁間小，湖風窗外大。』

『骨肉只一人，阿姊十年長；叩門往見之，白髮垂兩顙。聞聲知弟至，迎出精神爽。絮語自知多，堅坐頻教強；相約大母墳，明朝一齊往。當年侍慈顏，惟姊與我兩；今朝奠酒漿，知否魂能享。姊是七旬人，弟搖千里槳；此後來者誰？一慟何堪想。

『朝呼與夫至，色然視我驚；毋乃我與汝，彼此有平生。與夫拭其目，再視再嘆嗟；道我新昏時，渠曾推婿車。翩翩小翰林，容色如朝霞；胡爲久不見，一老如斯耶？與夫言未終，我心生隱痛；如逢天寶翁，重說黃粱夢。（下一首略。）』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一七七二）先生五十七歲。

先生仍住隨園，惟詩集卷二十三有例有所避將遷滁州留別隨園四首，想先生又受外界壓迫，但畢竟沒得去成，所以遷滁不果就說：

「欲去重回棹，還山又看春；想緣因果在，前世六朝人。」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一七七三）先生五十八歲。

三月，先生曾做一樁很合人道的事，卽爲金少女擇賢郎婚配是也。三月六日作有序：

「金姬小妹鳳齡，謂昌門爲女奴，余贖歸之，年才十四，巧笑流麗，有依姊而終焉之志，余老矣，不欲爲枯楊之稊，爲擇少年郎嫁之，臨行泣下，余不能無情，乃作是詩。（詩略。）」

是年，先生妾方聰娘病死。

詩集有哭聰娘詩。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一七七四）先生五十九歲。

三月，先生往寒山觀瀑布。

詩集二十四有詩。

李作事略說『先生嘗爲亡友沈凡民（鳳）司祭掃，三十年如一日。』可見先生友誼之篤。

詩集卷二十四：『沈凡民葬南門外湯家窪，因其無兒爲權墦祭，傷宰樹日瘁，而予年日衰，書此以告凡民。』

『君葬十三年，我來如一日；君墳松益青，我頭髮愈白。離離東郭陳，脈脈紙錢焚；從來友朋意，轉比子孫眞。一事君知否？我年五十九；再來恐不多，多斟一杯酒；酒灑棠梨花，驚飛雙老鴉；似代君作答，向我啼啞啞。』

同年，先生妾金姬的妹鳳齡嫁某郞，半年爲其大妻所虐，雉經而亡，先生悔恨無已，有

詩云：『伯仁由我死，羞面見泉臺。』

乾隆四十年，乙未（一七七五。）先生六十歲。

先生到鄧尉看梅，有詩紀其事。

是年十月十四日，先生撫弟香亭的子爲嗣，取名阿通，喜而賦詩，有句云：『阿侯抱向阿通家，六十衰翁始作爺。……兒亦有緣如識我，萬青堆裏笑啞啞。……只是翁衰兒太小，客來強半當孫看。』

方作年譜有一條：『編全集六十卷，高麗使臣樸齊家等，曾以重價購之。』

先生戊午科的座主鄧時敏（遜齋）死。方作年譜誤爲次年。

詩集卷二十五：『戊午科余與平西大將軍阿公廣廷同出先生門下，先生每稱分校得士，一武一文。……』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一七七六）先生六十一歲。

先生至蘇州。

先生弟香亭赴蜀，先生有詩送之云：『……汝歸自有時，我年恐難待；阿通才三齡，仙風吹不大。何田復何圃，幾書又幾琴；錄册交與汝，汝應知我心。……我於隨園旁，卜兆葬顯考；生壙附其間，較歐稍完好。終竟大母墓，尙在西湖西；歲雖遣人祭，此心常悽悽。兩家小兒女，結婚須故鄉；庶幾寒食節，容易紙錢將。……我乃無懷民，豈是佞佛者；乞汝改家廟，（將隨園改爲家廟）祀我於西齋。……挂冠三十載，著書一尺餘；已付廝沙本，憑人作毀譽。所嫌在官日，惠民無寸功；與歌太詭衆，聞之兩頰紅。宋儒伊川子，作狀狀伯醇；傳兄無溢詞，所貴傳其眞。……』這完全是先生的遺囑了。先生雖說得這樣的懇切，彷彿『如日薄西山，氣息奄奄』的樣子，實際上先生正是春秋鼎盛的時候呢。這兩年內，先生還高興着做詩贈李郎，慶郎，桂郎，曹郎，吳郎，陸郎，……並且忙着卜妾，養待年女，使我極願表彰先生的人，也不好意思儘量的替先生遮掩，只覺得先生興致勃勃，人老心不老，似乎害了色情狂，無法

可治罷了。不過先生自三十八歲掛冠入山以來，確是『學與年俱進，』先生有時頗要杜門謝客，專心學問，頗有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的氣概。在本年詩集裏有詩說：『某學士已謫降矣，猶責余不以公服相迎，余雖謝過，而退後不能無詩：「何苦蓬門閣閣譁，私蛙猶道是官蛙；一支紅蓼雖孤潔，生就人間瑣碎花。」』這詩雖是罵人，但我看文集卷十七有答某山人書很可表出他的見解和人格出來：『足下舍其區區之文墨，而忽挾賢挾貴以臨之，一夸門地，再夸交遊，此正僕年來所亟亟避者；持其所避者而招之，則足下求友之術疏矣。鄭康成曰：「回賜之徒，不稱官閥。」魏李冲曰：「魯之三卿，孰若四科？」友也者，不可以有挾也。僕少未嘗學問，掛冠後稍知文章利病，覺此道中有似是而非者，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有借此衒市游大人以成名者，僕誠私心痛之，發憤雪此弊，俛焉日有孜孜，當悅學時，雖妻孥來猶厭，奚況外客？……古之人欲讀書，先閉門，誠不得已也。（下略）』

這信雖無人名和日期，但可斷定先生是有爲而發，先生努力文學，要使文學獨立，不以之爲衒市游大人以成名之用，這樣的精神，怎不令人佩服？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一七七七）先生六十二歲。

先生的學敵王昶（蘭泉）寄詩扇，先生以詩答之。

是年，先生的重要著作隨園隨筆已成重帙。

詩集卷二十五：『平生觀書必摘錄之，歲月旣多，卷頁繁重，存棄兩難，感而賦詩。』

先生自述著作此書的經過：『悠悠三十年，兀兀極卯酉；食鷄必取跖，占星常指斗。有如養蜜蜂，百花無不有；但可備采掇，不必計用否。又如大官庖，甘苦皆上口。旨畜盈萬千，搜罕費八九。（下略）』

隨園隨筆自序：『著作之文形而上，考據之學形而下，各有資性，兩者斷不能兼。漢賈山涉獵，不爲醇儒；夏侯建譏夏侯勝所學疏闊，而勝亦譏其繁碎；余故山勝流也。考訂數日，覺下筆無靈氣，有所著作，惟捃摭是務，無能運深湛之思。本朝考據尤盛，判別同異，諸儒麻起，余敢披膩顏帢，逐康成車後哉？以故自謝不敏，知難而退者久矣。然入山三十

年無一日去書不觀，性又健忘，不得不隨時摘錄，或識大於經史；或識小於稗官；或貪述異聞；或微抒己見，疑信並傳，回冗不計，歲月既久，卷頁遂多，皆有資於博覽，付之焚如，未免可惜，乃題隨園隨筆四字以存其眞。……』全書計二十八卷，分：諸經類，諸史類，金石類，天時地志類，官職類，科第類，各解類，典禮類，政條類，稱謂類，辨訛類，存疑類，原始類，不可亦可類，應知不知類，詩文著述類，古姓名類，雜記類，術數類。此書大概是先生死後纔付印的，據孫星衍的序文說：『先生歘然嘗恐所言之或有舛誤，故竟其生不以此書付梓，』又說：『先生裒集生平所閱經史百家疑義要義爲隨園隨筆十五卷。』則與二十三卷數目不合。

是年，五月二十七日，先生同時名人戴震卒於北京，年五十五歲。戴震爲當日樸學大師，清代樸學至戴氏而始大成；至戴氏諸弟子——段玉裁，王念孫等——而始光大。先生是不滿意宋學的，但也不滿意漢學，先生雖自有其「求信」的考據，並且和一般漢學家如惠棟（定宇），錢大昕，王昶，朱筠，盧文弨……等相來往，但先生對於戴震，據我讀先生

所著的書，簡直沒有提着，——也許是我粗心，不過先生的惟情主義的哲學，大體上很和戴震相近，此外不謀而合之數事，要待我在以後分章詳論，此刻不提。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一七七八）先生六十三歲。

二月九日，先生太夫人死。

先妣章太孺人行狀：『……彌留之際，筋骨不舒，或爲搔摩，輒曰：「汝手勞，盍少休？」又曰：「夜已深矣，汝且往眠，」其仁心體物，臨危不亂如此。卒時召枚訣曰「吾將歸去。」枚不覺失聲而慟，太孺人訶曰：「人心不足，兒癡耶？天下寧有不死人耶？我年已九十四矣，兒何哭爲？」舉袖爲枚拭淚而逝。……』

七月，先生生一子，名阿遲。

詩集卷二十五有七月二十三日阿遲生：

『六十兒生太覺遲，即將遲字喚吾兒。』（自註）『阿遲係鍾姬所生，鍾姬入門前

一日，夢人以桂子與之。』詩話卷十二：『余六十三歲，方生阿遲，時家弟香亭觀察在蘇州勾當公事，接江寧方伯陶公飛檄文書，意頗驚駭，拆之但有紅牋十字云：「令兄隨園先生已得子矣。」常州趙映川贈人詩云：「佳問有人馳驛報，賀詩經月把杯聽。……」』

秋，先生至蘇州。

詩話卷五：『戊戌九月，余寓吳中。』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一七七九）。先生六十四歲。

先生偕妾與子阿遲回杭州，小住數月，端陽後始返隨園。

詩集卷二十六正月二十二日出門作：

「衰年作事當收棋，檢點遊裝有所思；江上風花趁春日，家鄉弋釣憶兒時。殘書看慣隨身帶，愛子初生負襁隨；自笑此行緣底事，西湖還欠幾行詩。」

先生續夷堅志（卽子不語）未成，遣回『到杭州得逸事百餘條，賦詩志喜：「老去全無記事珠，戲將小說志虞初；徐鉉懸賞東坡索，載得杭州鬼一車。」』

先生又遊蘇州，回隨園後病瘧。

是年，先生弟香亭與泰爾同作官南京。方作年譜云：『香亭官江寧南捕通判。』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一七八〇）先生六十五歲。

先生弟香亭，改任廣東太守。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一七八一）先生六十六歲。

二月，先生女鵬姑嫁史奕昂（吉甫）第六子培與。

詩集卷二十七有詩送史婿偕鵬姑還溧陽：『我年如婿小，簪筆明光宮；特奉天子詔，學於文靖公。（先生婿培與的祖父史貽直）（中略）當年門弟子，此日孫婦翁。』又

說：『鵬姑貌中下，天資頗和柔；媞媞七歲時，脫口詠睢鳩。字學衛夫人，揮毫作撇勾；書讀宣文君，音義相咨諏。將笄失所恃，於爺更綢繆；脂粉放粧臺，縹緗堆兩頭。我欲考奇字，命渠字書求；我欲聞異聞，喚渠齊諧搜。徵典代祭獺，分韻替拈鬮；公然女記室，風雅冠士流。……』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一七八二。）先生六十七歲。

春，先生到溧陽史親家（吉甫）處。

詩集卷二十八宿溧陽史少司馬紅泉書屋二十四韻（自註公諱奕昂）有句云：

『小住紅泉館，分明綠野堂；姻家新里第，夫子舊宮牆。（中略。）我來春正好，公喜遠迎將；面目爭先認，鬚眉各老蒼。卅年如頃刻，萬事感滄桑；何幸絲蘿託，兼夸宅相良。（外孫生才八日）（下略。）』

誥授資政大夫兵部右侍郎抑堂史公墓誌銘：『……壬寅歲到公家，住紅泉書屋，

每晚公必命童子提燈而出，絮語生平決某獄，辦某案，漏下四鼓猶娓娓不休，其卓然可傳者無慮數十事……」

是年，先生至浙江，遊天台山，雁宕山，黃龍山等處，五月始返。

文集卷二十九遊黃龍山記：「壬寅四月余遊天台，雁宕畢，遊處州之黃龍山……」

先生此行，備受各地人士歡迎。

詩集卷二十八：「渡錢塘江無舟，蒙查耕經廣文讓舟，自言曾讀袁太史稿故也。」（詩略。）謝新昌明府蘇公：「未投名紙謁清塵，早見儀入候水濱；羈旅忽逢傾蓋客，文章曾是受知人。（公言讀我制藝登科。）」（下略。）「羅中上人年七十餘，自言金陵人，談予作令事甚悉，衆僧膜手環聽。」「齊次風宗伯昆季周南，世南年俱八九十矣，招余小敍，出宗伯全集屬為刪定。」「將入樂清境，副戎白公率文武官遠迎郊外，袖中出詩扇，是余丁丑年所題，強留署中，遣將校送遊雁山。」「宿虹橋倪姓家，其西席張孝廉請見，色甚倨，見余，意不屬，乃夸其先人元彪公最知名，曾與袁子才，商寶意兩先生交好。余問君曾見

袁某乎？」曰：「袁在，年將大耋，安可見耶？」余告以某在斯，乃愕然下拜。」過緇雲，思遊仙都峯，值邑令陸公外出，余遂亦闌。行三十五里，至黃碧塘，將宿店矣，望前村瓦屋攣如，隨綏步焉。主人虞姓者，未覩名紙，遽迎入茗飲，與語不甚了，還寓，將弛衣眠，聞戶外人聲嗷嗷，詢之則虞姓兄弟齊來問先生可即袁太史乎？曰：「是也，」乃手燭照拜且詫曰「吾輩都讀太史文，以爲國初人，今年僅花甲，是古人復生矣，豈容遽去。」於是少者解帳，長者捲席，諸奴肩行李，村與舁至其家，供張甚具，余亦不能拒也。次日騎馬陪遊仙都峯。……』（文集卷二十九有遊仙都峯記。）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一七八二。）先生六十八歲。

四月，先生遊黃山。

遊黃山記：『癸卯四月二日，余遊白嶽畢，遂浴黃山之湯泉。……』

詩集卷二十九：『四月六日出門六月五日還山：』

『家居久自嫌，遠歸身忽貴；妻孥迎到門，顏色若有異。亟亟問平安，欣欣白家事。黃犬亦有情，搖尾從外至。稚子各牽衣，爭先兄妬弟。重登讀書堂，再到看花地。卷軸拭灰塵，尊彝加布置。分明所厭餐，到口覺有味。恍惚衾裯間，舊寵疑新嬖。某友書尙緘，某物藏還記。回頭豈是夢，一笑如隔世。……』

八月，先生女琴姑于歸浦口。方作年譜云：『先生女于歸浦口汪芷林刺史子婦，刺史爲先生戊午（一七三八）同年。』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一七八四）。先生六十九歲。

春，乾隆南巡。

詩集卷三十六：『甲辰春，聖駕南巡，和致齋相公遣人來畫隨園圖。』

正月，先生子袁遲上學。

詩集卷三十：『新正二十日，阿遲上學。』

二月，先生出遊廣東，路過江西。

詩集卷三十：『花朝後三日，作嶺南之遊。』

文集卷二十九遊廬山黃厓遇雨記有『甲辰春……遊廬山……』『余五年遊山皆樂，惟此行也苦』的話。

四月，到端州，先生弟香亭適往廣州，不一月，大水。

詩集有『蔣苕生（士銓）太史病廢家居，因余到後，力疾追陪，作平原十日之飲。』

詩集卷三十香亭詩自註云：『兄以四月八日至粵。』

文集卷二十九遊丹霞記有說：『甲辰春暮，余至東粵……』

文集卷三十一弟婦陳恭人墓表：『甲辰春，余遊端州，居未一月，海水暴至，城不沒者三版，香亭又以事羈番禺。城中文武官及諸災黎知府署地高，爭挈眷來奔，余意欲納之，懼恭人有難色，乃告之故。恭人欣然曰：「此安所避，旣守此邦，便與此邦人同存亡，微伯氏言，妾固將納之。」於是延貴者於內，安賤者於外，堂皇上頃刻炊煙四起，而內署供

咽之費，日亦不貲，半月水退，始各專其家……」

六月，先生遊端州寶月臺。

文集卷二十九有遊端州寶月臺記。

先生在端州，收雲南大理彭翥為門人。

文集卷三十四香山同知彭君小傳：「君姓彭名翥，字竹林，雲南大理府進士，選廣東封川縣知縣，調香山。乾隆四十九年春，余寓端州，彭君來見，執弟子禮甚謹，其人秀羸多能，賓賓然一學子也。所著詩甚多，頗得唐賢神韻……」

詩話卷十：「余任端州，豐州令彭翥，字竹林，雲南人，以詩來見，有句云「一官手版隨人後，萬里鄉心入雁先。」余擊節不已，竹林喜，見贈云「盛世歲星終執戟，南華隱吏有隨園；雲裏筍纏雙足峙，鷗邊舫已萬花扶。」」

先生在廣東，遍遊羅浮山，新會，廣州等地，很不滿意廣東的風土人物，寄鐘姬有說：

「此間光景遜江東，雨慣煙綿海慣風。……千家蠻語聽難解，兩月螺舟泛未終。……」端

州苦熱行有句云：「……祝融呵氣朱鳥吐，沃焦登龍渴池投；治病非造軒光氈，攻城乃試猛火油。熾炭誰安邾子位？燒尾都像田單牛；方翹司風懷令史，吹輪被體疑重裘。無病而炙瘡痏滿，不斷而汗浹背流；炙艾才避屈突蓋，均茵又遇周陽由。帶來之熱因人熱，使我自問笑不休；七十老翁何所求？捨卻江南雲水幽。兩袪高厰來荒陬，西江舟覆色不變；端州水至心無憂，可奈秋陽故意暴老朽；頃刻膚理焦灼聲啁啾，有目不得瞻洋樓，有腳不得登羅浮，思量消遣無他法，惟有掃除奧室爲詩囚。……」

九月，先生由廣東赴桂林。

詩集卷三十重九後七日赴桂林香亭送至江口：「阿弟送我怕我悲，誓言明歲辭官歸；我道明年即相見，此別愁容休上面。可奈臨歧淚又流，總緣老字在心頭；江邊望見舟車影，各舉雙鳧立不休。」又說「從端江到桂林一路山水奇絕，有突過天台雁宕者。」

在舟中先生又病，暫不服藥。

途中閱長慶集，先生自言與白居易異同之所在。

讀白太傅集三首有序：『人多稱余詩學白傅，自慚平時於公集殊未宜究，今年從嶺南歸，在香亭處借長慶集，舟中讀之，始知陽貨無心貌類孔子；然余性不飲，又不佞佛，二事與太傅異矣。姑吟三首，（只錄一首）質太傅並質好余詩者：

『人道儂詩半學公，今看長慶集才終；宦途少累神先定，天性多情句自工。手把酒杯仍獨醒，口談佛法豈由衷？誰能學華形骸外，頗不相同正是同。……』

先生小住桂林。

詩話卷十：『余丙辰到廣西，蒙金撫軍薦入都，今五十年矣，因訪親家汪太守，故重至焉。……』

遍遊名勝。

詩集卷三十：『十月八日同陸君景文，汪婿履青及府署中諸君子遊棲霞七星洞，方知五十年前夏日阻水，遊未盡其奇，詩未殫其妙，補作一章。（詩略）』

文集卷二十九遊桂林諸山記：

「……桂林諸山離城獨近，余寓太守署中，晡食後卽于于焉而遊。先登獨秀峯，歷三百六級，詣其巔，一城烟火如繪。北下至風洞，望七星巖，如七穹龜團伏地上。次日，過普陀，到棲霞寺，山萬仞壁立，旁有洞，道人秉火導入；初尚明，已而沉黑窅渺，以石爲天，以沙爲地，以深壑爲池，以懸崖爲幔，以石脚插地爲柱，以橫石牽挂爲棟梁；未入時，土人先以八十餘色目列單見示，如獅，駝，龍，象，魚網，僧磬之屬，雖附會亦頗有因，至東方亮，則洞盡，可出矣。計行二里許，俾晝作夜……所云亮處者，望東首正白開門，趨往捫之，竟是絕壁，方知日光從西罅穿入，反映壁上作亮，非門也……次日往南薰亭，隄柳陰翳，山淡遠縈繞，改險爲平，別爲一格。又次日遊木龍洞，洞甚狹，無火不能入，垂石乳如蓮房，半爛，又似鬱肉漏脯，離離可摘，疑人有心腹腎腸，山亦如之。再至劉仙巖，登閣望鬭鷄山，兩翅展奮，但欠啼耳。腰有洞，空透如一輪明月。大抵桂林之山，多穴，多竅，多聳拔，多劍穿蟲嚙，前無來龍，後無去蹤，突然而起，西南無朋，東北喪偶，較他處山尤奇。余從東粵來，過陽朔所見山，業已應接不暇，單者，複者，豐者，殺者，揖讓者，角鬭者，綿

延者，斬絕者，雖奇鵠九首，貙疏一角，不足喻其多且怪也。……歲丙辰，余在金中丞署中，偶一出遊，其時年少，不省山水之樂，今隔五十年而重來，一邱一壑，動生感慨，矧諸山之可喜可愕哉？慮其忘，故詠以詩；慮未詳，故又足以記。』

潘耒（次耕）所作徐霞客遊記序有說：『西南區域之廣，山川多奇，遠過中夏，』前乎子才先生，有徐霞客（宏祖）的遊記，『記文排日編次，直敍情景，未嘗刻畫為文，而天趣旁流，自然奇警，』先生的遊記雖不如此，——且有時加以詼諧——也能掃去陳言，脫入窠臼，獨抒所見，讀這一篇也可領略全體了。

先生離桂林後，過永州，到湖南，遊衡山。由湖南起程，直至臘月二十六日，在彭澤湖為風所阻，不能還家。先生的遊興，老而愈壯，很使我們異常欣羨，先生自己也十分滿意。有詩說：

『遊趣夫如何？約略手能數：台宕峯巒佳，黃海松樹古，匡廬高瀑飛，羅浮仙蝶舞。——一收雙眸，森森插肺腑；落筆心有得，開卷詩可補。更有意外娛，逢迎人栩栩；公卿半擁彗，

布衣爭納履。或把文盡讀，或將詩寫擧；驚我是古人，疑我作仙侶。迎則笑欣然，別則涕如雨，深山窮谷中，牽衣願作主。於我何求哉？人情厚如許。（舟中遣懷四首之一）」

乾隆五十年，乙巳（一七八五。）先生七十歲。

正月，先生還隨園。

詩集三十一「新正十一日還山。」

十二月，先生亡友程晉芳歸葬南京，先生焚其借券，並撫其孤。

文集卷二十六翰林院編修程君魚門墓誌銘：「乾隆甲辰秋，魚門之喪，歸自秦中。乙巳十二月二日，葬於金陵之馮家山，其老友袁枚哭且奠焉銘其墓曰：「君程姓，名晉芳，字魚門，一字蕺園，……祖居新安，治鹽於淮，父遷焉，生子三人，……君其仲也。……」

李作事略說：「程編修晉芳死，負五千金，往弔，焚其券，且恤其孤。」

先生年益老作詩作文都異常努力，思想益有大進步。又勇於疑古，詩集有遣懷雜詩：

『一笑老如此，作何消遣之？思量無別法，惟有多吟

『李，杜，韓，歐，蘇，相逢足解嘲；官或比我尊，壽都輸我

七十生日作：

『……心安身即行，陰陽非所憚；理足口即言，往往

譏。……』

文集裏所有的許多重要有價值的文章，都無年月，故

所作，我已另為分章論列；至於尺牘裏的尚可用許多旁證

是年，先生問禮於盧文弨。

抱經堂文集卷二十一答袁簡齋書：『承問宋人集

所作，考之於禮，婦人之有主明甚。』

同年，先生弟香亭『卓爾後，欲賦遂初，忽以前任罷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一七八六。）先生七十一歲。

秋，先生出遊福建武夷山。

詩集卷三十一：『八月二十八日，出遊武夷』『過仙霞嶺』『從浦城新鄉起行六十里，宿剎口，一路山勢奇險，是武夷之先聲』『崇安署中觀清獻梅』『到武夷宮望曼亭峯』『從大王峯下乘舟入溪探九曲』『登天遊一覽樓覽武夷全局是夕月明如畫』

文集卷二十九有遊武夷山記：

『……武夷兩山夾溪，一小舟橫曳而上，溪河湍激，助作聲響，客或坐或臥，或偃仰，惟意所適，而奇景盡獲，洵遊山者之最也……』

又遊積翠巖，過杭州，回隨園。

冬，又遊靈雲山館寒山等地。

詩集：『臘月七日，蘇州張君止原招遊靈巖山館，次日往寒山，天平，登中白雲看雨。』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一七八七）先生七十二歲。

先生住隨園，營生壙，造假山。

冬，先生遊江北溧陽舊治。

詩集卷三十二：「沭陽呂峯亭觀察招遊舊治，十月五日渡河，宿錢翁家，次日寓萊園。」

是年先生弟春圃香亭俱以高官解組，同住南京。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一七八八）先生七十三歲。

春，赴湯山沐浴，四月還山。

先生腹疾久而不愈，作歌自輓，並邀友人同作。

詩集卷三十二有趙翼，姚鼐的和作；續同人集有項墉，俞葆寅，孫傳曾，梁履繩，孫士毅，鈕孝思，嚴守田，梁同書，李廷敬，韓明衡，郭麐，管松年，陶鍪，錢維喬，周發春，朱黼，呂昌際，

趙懷玉，何承燕，洪亮吉，法式善，錢大昕，奇豐額，劉錫五，劉熙，余晏，張士範，吳照，明義，王昶，周之桐，潘奕雋等人的和作。

先生解釋所以自輓之故：

尺牘卷七答錢竹初書。

「……僕之自輓，非有所強也，閒居無俚，不善飲，不工博奕，結習未忘，作詩自輓，邀人共輓，借遊戲篇章，聊以自娛，不自知其達，亦不自知其不達也。足下以爲輓即不達，必學楊喬之閉口而死，然後爲達，然則孔子夢奠兩楹，作泰山其頹之歌，毋乃胸中亦尚有未達者乎？夫孔子之歌，即淵明自輓之濫觴也，僕之自輓，即淵明之作俑也。足下規我，當先規淵明，規淵明當先規孔子矣……」

是年，先生收陳雲鳳爲女弟子。

詩集卷三十二：「夫人名雲鳳，字碧梧，吾鄉令宜觀察之長女；余年十四與其曾祖諱陳典者同赴己酉科試，今六十年矣，夫人自稱女弟子，和余留別杭州詩見寄。（下

略。)』

先生並沒有抱着『女子無能，』『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傳統見解，先生在詩話補遺卷一說過：『俗稱女子不宜爲詩，陋哉言乎！聖人以關睢，葛覃，卷耳，冠三百篇之首，皆女子之詩。第恐針黹之餘，不暇弄筆墨，而又無人唱和而表章之，則淹沒而不宣者多矣。』先生的全部詩話，差不多有十分之五六是記載女子吟咏的事故。這些事到了後來就爲章實齋所攻擊，章先生遺書中專攻擊先生之文凡有五篇：（一）婦學，（二）婦學篇書後，（三）詩話，（四）書坊刻詩話後，（五）論文辨僞，此外有部分的攻擊先生的如匡謬，鍼名，……章先生在丁巳劄記有一條云：

『近有無恥妄人，以風流自命，蠱惑士女，大率以優伶雜劇所演才子佳人惑人。大江以南，名門大家閨閤多爲所誘，徵詩刻稿，標榜聲名，無復男女之嫌，殆忘其身之雌矣。此等閨娃，婦學不修，豈有真才可取？而爲邪人播弄，浸成風俗，人心世道，大可憂也。』

由這段話看來，以衞道自命的章先生，真氣得發抖！他在婦學篇裏所說的話，也許有

不大錯的地方，如：『聰明。秀。慧，天之。賦。畀，初不。擇。於。男。女，如草。木。之。有。英。華，山川。之。有。珠。玉，雖。聖。人。未。嘗。不。寶。貴。也，豈可。遏。抑？正。當。善。成。之。耳。……』又說：『婦學。之。名，見於天官，內職，德，言，容，功，所該。者。廣，非如。後。世。祇。以。文。藝。爲。學。也。』這話眞比袁先生還說得透闢合理！章先生終爲時代所限，有的思想只是良妻賢母主義，所以說：『易訓正乎內；禮職婦工絲枲；春秋傳稱賦事獻功；小雅篇言酒食是議，則婦人職業，亦約略可知矣。……』『婦學之目，德，言，容，功，鄭註一言爲辭令，』『德隱難名，』『功粗易舉，』至其學之近於文者，言容二事爲最重也。』

章先生的詩話篇有說：『詩話之源，本於鍾嶸詩品。』『詩品思深而意遠。』『詩品深從六藝溯流別也。』『論詩論文而知溯流別，則可以探源經籍，而進窺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矣。……』又說：『詩話之末流，糾紛而不可離別，學術不明，而人心風俗，或因之而受其弊。』此種批評的部分實中隨園詩話的根本毛病。隨園詩話多記着些毫無意思亂七八糟的瑣事，尤以談妾，談妓，談變態的男女戀愛爲可厭。我從這書裏只鈎稽出袁先生的事略來，

別的好處很少。胡適之先生在章實齋先生年譜九十六至九十七兩頁很責備章先生衞道的不對，我這裏卻把袁先生的缺點也共同抉破出來，使大家明白章袁兩先生是互有長短，不可一概抹殺。至於章先生批評宋學和漢學很和袁先生相近，——崔東壁也如此——以後分章詳論，其不同之處也嘗提及。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一七八九）先生七十四歲。

秋，先生的門人彭翥來謁。

詩話補遺卷二『雲南距中國七千餘里，而近日文章之士甚多，以彭氏一門爲最。香山令彭少鵬名翥者，在肇慶受業於余，曾載其佳句入詩話矣。今秋以獲海盜保舉入都，過金陵，宿山中三日，購書一船而行。其人弱不勝衣，而擒盜入洋，乃有餘勇，余爲驚喜。……』

香山同知彭君小傳：『……別五年，音問亦不時接，忽一日見訪山中，帽臾孔雀翎，

襜襜盛服而至，余驚問所由，方知立功海外，裁入覲歸。（中略）君在隨園拜別，余厚餞之，贈幣帛；不受，贈腶脯豚畜，不受；但乞崑山徐氏九經解及他稗史，唐宋人文集載滿船而去。……」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一七九一）先生七十六歲。

先生有詩自述作詩的方法在自我發表情感，並善用語辭。

詩集卷三十三遣興說：「獨來獨往一枝藤，上下千年力不勝；若問隨園詩學某？三唐兩宋有誰應；」但肯尋詩便有詩，靈犀一點是吾師；夕陽芳草尋常物，解用都爲絕妙詞。」

八月，先生妾金姬死。

詩集：「八月二十七日悼金姬作，哀其爲藥所誤。」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一七九二。）先生七十七歲。

春，先生重遊天台山，五月方回隨園。

詩集三十四『二月二十八日出門，重遊天台。』『五月二十一日到家。』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一七九四。）先生七十九歲。

是年，汪中（容甫）死，年五十一。

乾隆六十年，乙卯（一七九五。）先生八十歲。

春，先生出遊東南一帶名勝，奇中丞甚優遇之。

尺牘卷九謝奇中丞書。『今春自二月七日渡江後，一路揚帆打槳，遊歷於吳山越水間，直至看過水嬉，遊畢洞庭，才歸白下，業已百有餘日矣。其中來往皆中丞以畫舫迎之，遣僕從送之，有如佛門大弟子坐如來之慈航寶筏而行，俾四方觀看，無不膜拜傾衿，

香花供奉，而不知如來猶以為未足也，飲以般若之湯，食以安成之飯，賜以南金北毳之珍，衣以火鼠冰蠶之服；甚至留其小住，則親為掃帳驅蚊，愛其詞章，則手自加籤課女，美矣！備矣！枚自問行年八十，曾有受知己之恩至於此極者乎？……』

又曾到溧陽，看女鵬姑。

詩集卷三十六『到溧陽，看鵬姑，再宿紅泉書屋。』

正月，先生弟香亭到北京候補。

詩集：『香亭家居八年，年逾六十，依然赴都候補。』

三月，先生子袁遲結婚。

尺牘卷九覆洪稚存學使書：『……三月二日，以老夫稱觴之日，為阿遲索婦之辰。……』

詩集：『送阿遲就婚苕溪沈氏。』

尺牘卷九謝李河臺香林先生書：『今春閏月八日，枚率阿遲渡江，了向平之願，作

列子之遊，稚子索婦苕溪，賤叟看山雪竇，走屐齒未經之地，補奚囊未有之詩，一路花月流連，直至五月下旬，才還白下。』

詩話卷十一：『沈永之與余同榜，五十年宦雲南驛鹽道，乞病歸，途中信來，道生一女，適余生阿遲，念二人俱是么豚慕雛，遂相訂爲昏。』未幾，沈來山中云：「女爲旁妻殷氏所出，本籍江寧，父某，康熙間作雲南守備，僑寓滇中，年八十餘，聞沈失配，願以女供箕帚，沈辭年老，殷強嬲不已，問何故？曰：「我本江南人，墳墓現在金陵，公南人也，以女從公，庶幾留江南一脈耳。」……』

先生八十自壽詩可與此段參看。

『欲爲遲郎賦成婚，即將此日卜良辰；蟠桃會上看新婦，玉鏡臺邊祝大椿。白髮粧成三女粲，（陸，金，鍾三姬俱老矣。）好風吹滿一家春；青樑乳燕雙飛處，添個堂前問字人。（阿遲婦金寶能詩。）』

十月，先生病。

詩集：「十月十八日病。」

嘉慶元年，丙辰（一七九六）先生八十一歲。

九月，先生到蘇州。

臘月，先生嗣子袁通生一子，先生由蘇州回隨園。

詩集卷三十七：「臘月朔日阿通生一子。」

詩集卷三十六：「臘月十四日別蘇州遊山作。」

「出門納履便行矣，歸里臨期轉黯然；不是伊桑戀三宿，只愁丁鶴別千年。賓朋心惜風中燭，祖餞筵開雪後天；更有金閨女弟子，牽衣捧杖惜纏綿。」

是年，先生致書與阮元批評胡天游的文藝。

尺牘卷十與阮雲臺宗伯書：「……稚威之文，以四六為第一，散文次之，詩又次之。四六沉博絕麗，如禹陵碑，秋霖賦等作，上掩六朝。散文宗唐，不屑為北宋之文，未免偏宕。

詩則專喜孟郊，過於踐劉，讀者齘歎；然如列女李三行、一篇，雖樂府孔雀東南飛無以過也。……』

先生又有答朱石君尙書表明先生始終是文學家，非理學家，並且說文學可離倫理而獨立：

『……熟讀來書，諄諄規勉，教將集中葷言諷語，大加刪削，似乎尙書愛枚過深，而知枚轉淺。……枚本無長，其短處公固知之，而所以不諱其短之故，公尙未知，則不得不佈露所蓄，直陳於大君子之前。枚今年八十一矣，夕死有餘，朝聞不足，家數已成，試稱於衆曰：「袁某文士，」行路之人，或不以爲非；倘稱於衆曰：「袁某理學，」行路之人，必掩口而笑。……孔門四科，因才教育，不必盡歸德行，此聖道之所以爲大也。宋儒硜硜然將政事文學言語一繩捆束，驅而盡納諸德行一門，此程朱之所以爲小也。……』

其次，先生自己辯護對於外人所加『好男女色』的謠言爲毫無根據：

『……枚幼嘗病饜，太母抱置懷中，弱冠甫離，自後不能孤眠，故香亭阿遲一弟一

兒，皆同臥起，即問香亭可知也。俗子不讀史書，便生物議，可知漢武與衛青霍去病同臥起乎？光武與嚴子陵同臥起乎？關忠武與劉先主張桓侯同臥起乎？然此猶云英主賢臣年長者事也。三國志載孟宗之母爲長枕大被，招致四方文士，教兒同臥起以求氣類之親，卒能致官司空，名傳賢母；當其時，宗尚少年，使生於今之世，則輕薄兒必造出無數謠言，將並其母而汚之矣。聖人繫辭云：「窺觀女貞，亦可醜也。」言閉戶而窺，在女爲貞，在男子則爲醜也。枚犬馬齒衰，久讀孔子閉房之記矣，非有心關禁也；血氣漸衰，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也，追溯平時跅弛處，東山所挾，記憶難清，元則所憐，絲毫無染，皇天后土，實聞此言！惟其無所愧於心，是以無所擇於口，風流自賞，言過其實，惟恐人不知，是則枚之過也。……」

先生說這話時，至於指天發誓，我們承認先生對於於男女性的關係，過於帶狎褻的態度，先生也說：『枚則山澤之癯，遊戲人間，有何排礙？』但因此惹人閒話，很不值得。先生對於所謂『某郎某郎』或『某待年女』應該持一個『哀矜而無喜』的態度，纔算合

理，縱不至受謗，但於此我們也就可明白先生不是『無行』的了。先生進一層說好言情的並不算沒有人格，不能就算是小人：

『……且國風之好，究與人品無干；傅鶉觚善言兒女之情，而侃侃直節，聾閣生風；徐摛宮體華豔，而於殿上危急時，能挫侯景之威；寇萊公趙清獻文潞國一代名臣，而詩多香奩，襲西昆體格；惟沈休文發身三朝，晚節不終，乃逃歸淨域，思爲綺語之懺；本不足而求諸末，此君子小人之明效也。……』

先生又說眞情流露的文藝，當可保存着與人共賞：

『……公道竹垞先生不删風懷二百韻，以爲假尊，至於痛哭流涕；枚又不以爲然，竹垞之不删風懷詩，即昌黎之不删三上宰相書，所以存其眞也。陳仲弓墓碑直書先生不飾廉隅，不修細行，亦所以存其眞也……以千金之珠，易魚之一目，而魚不願者，以珠貴而僞，目賤而眞故也。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倘彼時竹垞竟行删去，亦未必能與元明陋儒分享特豚之饋，而先已居心不淨，掩不善以著其善，就闌入聖門，必

爲子路所呵遂無疑矣。文苑儒林，本無甲乙；道學一傳，尤屬贅瘤，一部十七史安放，竹垞先生自有處所，不必公爲過慮而痛哭也。（下略）』

嘉慶二年，丁巳（一七九七），先生八十二歲。

是年，先生病痢，服大黃而愈。

詩集卷三十七：『余病痢，醫者誤投蔘蓍，遂至大劇。』『病痢劇甚，蒙張止原老友餽以所製大黃，聞者驚怖搖手，余毅然服之，三劑而愈。』

七月，畢沅卒於辰州軍中。故先生有哭兩湖制府畢秋帆先生：『威公戎馬倥傯際，還有閒情問薜蘿。（二月三日公尚有札見寄。）』

九月，先生病又發，仍作詩。

詩集：『九月二十夜疾又作。』（詩略。）病劇作絕命詞留別諸故人：

『每逢秋到病纏綿，今歲悲秋倍愴神！天教袁絲亡此日，人知宋玉是前身。千金

良藥何須購？一笑淩雲便返眞；倘見玉皇先跪奏，他日永不落紅塵。」

再作詩留別隨園：

『我本楞嚴十種仙，偶來遊戲小倉巔；不圖酒賦琴歌客，也到鐘鳴漏盡天。轉眼樓臺將訣別，滿山花鳥尙纏綿；他年丁令還鄉日，再過隨園定悵然！』

十一月十七日，先生死。

姚鼐作墓誌銘說：『君卒於嘉慶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年八十二。』

嘉慶三年，戊午（一七九八）。

十二月，先生葬於小倉山。

姚作墓誌銘：『始君葬父母於所居小倉山北，遺命以己祔，嘉慶三年十二月乙卯祔葬小倉山墓左。』

先生死後，甚爲一般人所攻擊，其中大半都是故舊和門人。

吳崇梁的石溪舫詩話：（蒲褐山房詩話吳崇梁作吳嵩梁）說：『余於乾隆癸丑冬至金陵，先生即折柬見招，爲余題拜梅圖，推以異才。有門下士諷余執弟子禮者，口占示意云「修竹生來埽俗氛，錦綳繈脫便捎雲；讓他桃李公門外，玉立亭亭只此君，」蓋恥與噲等伍，非不肯師先生也。身後攻之者太甚，太半即其門生故舊，訃至揚州，余與山尊獨爲位哭之……』可見一般趨炎附勢的門生故舊太無心肝之一斑了。

附先生著作目錄

一　論文

隨園文集　　隨園隨筆

牘外餘言　　隨園尺牘

二　詩

隨園詩集　　隨園詩話（正續本）　　續詩品

隨園詩法叢話（正續本）

三 小說

子不語（正續本）　隨園戲墨　隨園外史誌異

四 雜著

隨園食單　隨園外集（駢文）　袁太史稿（八股文）

第三章　袁先生思想的根本

袁先生思想的根本，便是打破道統。『道統』是什麼？簡單的解說，即儒家因擴充學術上的野心，想統一並壟斷思想界的一頂大帽子是也。孔子託古改制，言必稱先王，但及其身並未奏何大效。到了孟子是天才卓絕，有點膽氣的人，便氣勢凌人很不客氣的說：『世道衰微，邪說暴行，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滕文公下。）中間經過帝王爲政治上方便的利用，——如漢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到了唐代就有韓愈出來，自命續孔子之道，

排斥佛老說：『斯道何道也？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原道。）這不啻說孟軻雖無傳人，到我（韓愈）然後此一不絕如縷的道脈，始有着落。往後一般宋儒變本加厲程頤替程顥作行狀，便說他是孟軻後一人。朱熹以爲『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至宋受命，五星集奎，開文明之運，而周子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這段話簡直帶了宗教的神秘性。朱熹接着上文又說：『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而周公孔子孟子之傳，煥然復明於時，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所以他在中庸集解序，大學章句序，中庸章句序文裏，都反復證明程夫子繼千載不傳之緒。他在滄州精舍告先聖文裏又說：『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久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維顏曾氏，傳得其宗；逮思及輿，益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眞，千有餘年，乃曰有繼。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旦。某以陋凡，少蒙義方。中靡常師，晚逢有道。載鑽載仰，雖未有聞，賴天之靈，幸

無失墜……』這卻歸到自己身上來了。自宋而後，元明的理學大爲興盛，孫奇逢的理學宗傳就集這種因襲的道統論的大成，他說上古的道統宗傳是：（元）羲皇，（亨）堯舜，（利）禹湯，（貞）文武周公。中古的道統是：

（元）孔子，（亨）顏曾，（利）子思，（貞）孟子。近古的道統是：

（元）周子，（亨）程張，（利）朱子，（貞）王子。

直到滿淸初年一些大學者纔嫌厭他們一切的無根之談，豎起叛旗，費密的弘道書上卷一便說：

『道統之說，孔子未言也。不特孔子未言，七十子亦未言；七十子門人亦未言，百餘歲後，孟軻荀卿諸儒亦未言也。……流傳至南宋，遂私立道統。自道統之說行，於是羲農以來堯舜禹湯文武裁成天地，周萬物而濟天下之道，忽然不屬之君上而屬之儒生，致使後之論道者，草野重於朝廷，空言高於實事。』

費氏以爲政治就是道，教育就是道，古往今來的一部中國歷史就是道統史，所以他一

面提倡實事實功，一面尊崇漢儒，提倡古注疏的研究，開清朝二百餘年『漢學』的風氣。袁子才先生雖不滿意新起的這派專以考據名物實事求是的漢學家，一面並且替宋儒說幾句公道話，但對於宋儒的『道統之說』卻攻擊得體無完膚，異常厲害！就先生的思想系統而說，差不多先生因否認道統而進一步來反抗儒家——雖然先生還沒有完全擺脫儒家的思想支配，——祇以這一點而論，又遠非一般漢宋學家和教徒所能望其項背了。先生攻擊道統的理由如下：

『……道者，乃空虛無形之物，曰某傳統，某受統，誰見其荷於肩而擔於背歟？堯舜禹皐並時而生，是一時有四統也，統不太密歟？孔孟後直接程朱，是千年無一統也，統不太疏歟？甚有絀身行斜上之譜，以序道統之宗支者，倘有隱居求志之人，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何以處之？或因以有所著述者為統也。倘有躬行君子，不肯託諸空言者又何以處之？……廢道統之說，而後聖人之教大歟？』（策秀才文五道）

這『聖人之教大』一語，便是說解放思想界的束縛，尊重思想的自由。先生代潘學士

答雷翠庭祭酒書發揮這層道理，最爲酣暢淋漓，明切詳盡：

『夫道無統也，若大路然。堯舜禹湯孔子終身由之者也；漢唐君臣雁乎其中，而時軼乎其外者也；其餘則偶一至焉者也。天不厭漢唐而受其蒸嘗，亦曰彼合乎道則以道歸之，彼不合乎道則自棄於道耳，道固自在而未嘗絕也。後儒沾沾於道外增一統字，以爲今日在上，明日在下，交付若有形，收藏若有物，道甚公而忽私之，道甚廣而忽狹之，陋矣。三代之時，道統在上，而未必不在下。三代以後，道統在下，而未必不在上。合乎道則人人可以得之，離乎道則人人可以失之。』

『昔秦燒詩書，漢談黃老，非有施讎伏生申公瑕邱之徒，負經而藏，則經不傳。非有鄭元趙岐杜子春之屬，瑣瑣箋釋，則經雖傳不甚明，千百年後雖有程朱奚能爲？程朱生宋代，賴諸儒說經，都有成迹，纔能參已見，成集解，安得一切抹殺而謂孔孟之道直接程朱也？』

『夫人之所得者大，其所收者廣；所得者狹，其所棄者多。以孔子視天下才，如登泰山，察邱陵耳；然於子產晏嬰寧武子等無不稱許。至孟子於管晏則薄之已甚，此孟子之不如

孔子也。孟子雖學孔子，然於伯夷伊尹柳下惠均稱爲聖，至朱子則謂三代下無完人，此朱子之不如孟子也。王通稱孔明能興禮樂，邵伯溫作論駁之，康節怒曰：「爾烏知孔明之不能興禮樂？」此伯溫之不如康節也。』

『夫堯舜禹周孔之道所以可貴者，正以易知易行不可須臾離故也。必如修眞煉藥之說，以爲丹不易得，訣不易傳，鍾離而後惟有呂祖，愈珍密愈矜嚴則道愈病。』

『我皇上文集中，不遠稱堯舜而屢舉漢文帝唐太宗亦以言漢唐則年近代而政事易於核實，言唐虞則年代遠而空言難以引據，先生來書尊皇上爲堯舜，堯舜之言，先生又不以爲然，何也？』

『書中斥陸王爲異端，亦似太過。周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子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夫道一而已，何以因所見而異，因所樂而異哉？然仁者之樂山固不指智者之樂水爲異端也。顏淵問仁曰「克復，」仲弓問仁曰「敬恕，」樊遲問仁曰「愛人，」隨其人各爲導引。使生後世，則仲弓必以顏淵爲異端，顏淵又必以仲弓爲異端。

矣。』

『士幸生宋儒爭定之後，宜集長戒短，各抒心得，不必助一家攻一家。今有赴長安者，或曰舟行，或曰騎行，其主人之心，不過皆欲至長安耳。蒼頭僕夫各尊其主，遂至戟手嘸詈，及問其路之曲折皆不知，今之排陸王者，皆此類也。……』

讀者如要了解袁先生思想的全體，這個非難道統的說法，千萬不可輕輕看過，因爲袁先生認合乎『道』的，不只一家一派的學說，這樣便最尊重思想的自由，——不惟不以孔子之是非爲是非，並且先生因此更能够貢獻出許多極有價值的非傳統思想所有的新學說出來，先生把這個『道』的涵義，推廣得不只限於書本上的學說見解方面，甚至不爲『一命之士』所看得起的『技藝，』都當牠是『道之有形者也。』先生的與薛壽魚書發揮得很詳細：『藝』卽道之有形者也，精而求之，何藝非道？貌襲之，道藝兩失。』又說：『夫所謂不朽者，非必周孔而後不朽也：羿之射，秋之弈，俞跗之醫，皆可以不朽也。使必待周孔而後不朽，則宇宙間安得有此紛紛之周孔哉？『夫學在躬行，不在講也。聖學莫如仁，先生（薛壽

魚的父親一瓢善醫）能以術仁其民，使無夭札，是孔子老安少懷之學也。素位而行，學孰大於是？而何必捨之以他求？』僕昔病疾，性命危篤，爾時雖十周程張朱何益？而先生獨能以一刀圭活之，僕所以心折而信以為不朽之人也。慮此外必有異案良方，可以拯人，可以壽世者，輯即傳焉：嘗高出語錄陳言萬萬，而乃諱而不宣，甘捨神奇以就臭腐，在理學中未必增一僞席，而方伎中轉失一真人矣，豈不悖哉？豈不惜哉？』這個根本觀念，在中國眞算得『前無古人』的破天荒的見解。

清代學者固有不少的敢對於『道』字加以新的解釋，如：顏元就說：『道者，人所由之也。故曰：「道不遠人，」宋儒則遠人以為道者也。』李塨也說：『路從足，道從辵，皆由人所共由之義理，猶人所由之街衢也。中庸言行道，論語言適道，尚書言遵道，皆與孟子言由道由路同，遂亦可曰「小人之道，」「小人道消，」謂小人所由之路也。』李先生更從初民狩獵時代狀況說明『道』之名所由立，而謂道不出五倫六藝以外。甚至如章學誠是很崇信朱子的人，在原道篇也用歷史進化的眼光替『道』下了一個定義說：『道者非聖人智力之所能

爲，皆其事勢自然，漸形漸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又說：「道者，萬事萬物之所以然。」這話何嘗不有價值？只可惜他們都沒有膽氣魄力敢把自孔子已開其端，到宋儒而揚其波的「道統說」根本推翻，這樣就可見得子才先生之所以成就一個大思想家的資格，其天才與造詣，畢覺有大過人之處。

第四章　袁先生的人生哲學

袁先生的人生哲學，和戴震最相似。第一，他們兩人信奉的都是『情欲主義』；第二，他們兩人都是主張要人用科學家求知求理的態度與方法來應付人生問題，現在分別比較論列於下：

第一　情欲主義

戴震明白的攻擊宋儒的『人欲淨盡，天理流行』的說法，袁先生對於宋儒採寬大主義，他的宋儒論說：『孔子之道若大海然，萬流之所朝宗也，漢晉唐宋諸儒皆觀海赴海者

也。』後世學者未必能勝宋儒，要惟是其言而不必迂拘墨守，非其言而不必非薄詆訶。』但他卻攻擊與宋儒思想有淵源關係的佛法，這是他們兩人大同小異的地方。現在舉出他們兩人的文章比較着證明。袁先生的淸說：

『天下之所以叢叢然望治乎聖人，聖人之所以般般然治天下者，何哉？無他，情欲而已矣。老者思安，少者思懷，人之情也，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者，聖人也。好貨好色，人之欲也，而使之有積倉，有裹糧，無怨無曠者，聖人也。使衆人無情欲，則人類久絕，而天下不必治；使聖人無情欲，則漠不相關，而亦不肯治天下。後之人雖不能如聖人之感通，然不至忍人之所不能忍，則絜矩之道，取譬之方，固隱隱在也。……』

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不是也說過：『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聖人治天下，體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備，人知老莊釋氏異於聖人，聞其無欲之說，猶未之信也，於宋儒則信以爲同於聖人。』的話嗎？袁先生的書復性書後就專門闡發『情，』『欲，』並非難佛法：

『唐李翺闢佛者也，其復性書尊性而黜情，已陰染佛氏而不覺，不可不辨。夫性，體也；

情，用也。性不可見，於情而見之。……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記曰：「人情以爲田。」大學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古聖賢未有尊性而黜情者。喜，怒，哀，樂，愛，惡，欲，此七者聖人之所同也。惟其同，故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而王道立焉。己欲立立人，己欲達達人，而仁人稱焉。習之以有是七者故情昏，情昏則性匿，勢必剗愛絕欲而遊於空，此佛氏剪除六賊之說也，非君子之言也。孔子因性相近，習相遠，繼之曰上智下愚不移。性有上中下之分，斯情亦有上中下之別：見舟車焉，賢者曰可以濟人，其次曰可以遊息，不肖者曰可乘以作賊。見美色焉，賢者曰勿使怨曠，其次曰勿惑爲戒，不肖者曰吾昵之而且鬻以取利。其情之動而不同者，皆隨其性之昏明高下而流露者也，情何累性之有？」

「且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夫子之情則無行不與矣！弗擾召則喜，館人亡則悲，論戰則懼，聽韶則樂，思周公則夢，終其身循環於喜，怒，哀，懼，愛，惡，欲，而不已也。堯舉十六相，未必非喜？舜除四凶，未必非怒？喜怒不必爲堯舜諱也。孟子不以好貨好色爲公劉太王諱，而習之乃以喜怒爲堯舜諱，不已悖乎？文王赫斯，顏淵不遷，子路聞之喜，皆喜怒也。後世

惟昏惠帝流乃無喜無怒，童然若初生之犢，其性。學。之。深。果。賢。於。堯。舜。文。王。顏。淵。子。路。乎？」

袁先生攻擊佛法，純粹是從「情欲主義」的立脚點出發，而說得最詳細的，還推以下二文：

佛者九流之一家論：

「……天下有非其力而可以美食者乎？佛知之，故茹素，有非其財而可以厚葬者乎？佛知之，故火化。有僇民而可以留種者乎？佛知之，故不娶，此皆佛之本意也。然其說則託之於慈悲矣，示寂矣，不嫁矣，且慮其坐而食則病，乃體拜以勞之，死而焚則熄，乃塔廟以神之；無子孫則絕，乃招徒衆以續之；取於人而自利則術破，乃爲祈爲禱以利益之；城市居則褻，乃踞名山勝境以崇耀之；疊衍其書，一波窮，一波又起，故聰明者悅焉；含宏其教，元惡大憝，立可懺免，故下愚者悅焉；嘻！使佛而果自信其說，則飲食男女可也，旌別淑慝可也，直指其理以示人可也，又何必左支右絀，廣招濫受而爲是汲汲者哉？（下略）。」

答汪大紳書：

「（上略），足下又謂慈悲戒殺，即聖人仁民愛物之心，不知天地之性人爲貴：樊遲問

仁，子曰：「愛人，」不云愛物；厩焚則曰傷人乎？不問馬；魯昭公之馬死，公將櫝葬之，子家子請殺以食從者；聖賢貴人賤畜，大義昭然。朝廷立法，水旱斷屠，可見屠殺者是天地之心，百姓日用飲食之常，而禁屠者，乃凶荒減膳撤樂之變禮也。孔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孔子可釣之弋之而放生乎？抑亦食之而不厭精，膾之而不厭細乎？且子但知動物之有生，而不知植物之亦有生乎？子但知禽獸身上之赤者爲血，而不知草木身上之白者亦爲血乎？今夫禾一穗之穀纍纍然，種之可生無萬數穀，而一旦付諸朶頤，則一禾之生機盡矣。今大菜青青然數莖之綠，雖葉乾根斬，而中心猶翹然而起，一朝烹爲羹湯，則一菜之生機又盡矣。安知一禾一菜不隱隱呼號乞命乎？子以仁慈自居，將必不食粟不食菜而後於心安也？而吾有以料子之必不能也。僕常問彭尺木曰：「佛戒嫁娶歟？」曰：「然。」「人人可以成佛歟？」曰：「然。」然則萬國九州，不四五十年人類滅絕，盈天地間不過鳥獸草木，而佛之塔廟何人建造？佛之金像何人供奉？佛之經典何人傳誦？豈非其說愈行，而其法愈壞？又何必周武帝之毀沙門，銷佛像，韓昌黎之火其書，廬其居哉？即以佛之道還治佛之身，而佛窮矣。……」

這樣反對佛法的話，雖也有相當的理由，但不從佛家的根本教義上加以指駁，只舉些枝節，恐不足以壓伏佛徒之口與心。不過在此我們可以看出袁先生由『情欲主義』推到『以人爲本位的享樂主義』這是戴震和其他的人所沒有的。他那篇愛物說，解釋這種思想最爲詳盡：

『婦人從一而男子可以有媵侍，何也？曰，此先王所以扶陽而抑陰也。狗彘不可食人食，而人可以食狗彘，何也？曰，此先王所以貴淸而賤濁也，二者皆先王之深意也。先王有治世之權，不必明言其故，而但定其御，使民由之；後世不察，見孟子訓愛物，佛家戒殺，於是人與物幾溷淆而莫分，蕭子良之慧，蘇子瞻之聰，皆惑焉。』

『夫愛物與戒殺者其心皆以爲仁也，然孔子論仁曰愛「人，」不曰愛「物」；又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不曰立「物；」此意惟呂覽得之，曰：仁於「萬物，」不仁於「人」不可謂「仁。」不仁於「萬物，」而仁於「人，」可以謂「仁。」仁也者，仁乎其類也。」此可謂善言仁者也。』

『然則孟子稱數罟不入汚池，禮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奈何？曰，此非愛「物，」正所以愛「人」也。惟魚之不繁，將不足於食；惟大夫士之有故，將不得不殺羊犬豕，故儉惜畜養之，以待其食與殺耳。爲「人」計，非爲魚，鼈，羊，犬，豕計也。然則君子何以遠庖廚？曰，此非愛「物，」亦所以愛「人」也，恐近庖廚，則不忍，不忍則不食；遠庖廚則忍，忍則食。……』

這種以『人爲本位的享樂主義』推其極端，就要以人類中之『男子』爲本位，女子差不多都有『媵侍』候補者的資格，便不免有『以人爲畜』的弊病，袁先生侍姬衆多，出入花叢，也不免受了這種見解的貽累。但他的人生哲學的長處，就是如戴震一樣的看重『情』『欲，』在別一方面，他最痛恨最指摘得利害的，便是那般『矯情』的人。淸說：

『……民之初生，無不淸也。茹毛而已，巢居而已。民之初生，又不能淸也，不能不食而茹毛，不能不居而構巢。中有聖人焉，增之以玩好，文之以器用，懼其過也，以禮節之。自夏桀酣歌恆舞，而伊尹有儉德之戒。周末文勝，三家者以雍徹，而夫子有寧儉之戒，皆有爲言之

也。後世不然，或無故而妻織蒲矣，或無故而與蠅爭食矣，彼所好者在乎矜名以自異，則不得不權其輕重，舍此以獨彼，是儉其名而貪其中，潔其末而穢其本也，烏乎清？』

又說：

『自有矯情者出，而無故不宿於內，然後可以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而心不動也。一餅餌可以終日，然後可以朘民之膏，減吏之俸，而意不回也。謝絕親知，僵仆無所避，然後可以固位結主而無所躊躇也。己不欲立矣，而何立人？己不欲達矣，而何達人？故曰：「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

讀喪禮或問：

『有人問漢第五倫，公有私乎？倫舉二端，以不自隱飾，相傳爲美。不知倫之私，倫以爲自知之而卒未嘗自知也。倫之言曰：「兄子有疾，一夜十往，退竟安寢。己子有疾，終夜不往，夜覺不眠。」蓋以眠不眠爲私，而不知倫之私，又不在此。禮：「兄弟之子，猶子也。」猶之云者，舉子爲言，而固已親親之殺矣。倫於兄子疾十往，則己子疾更宜十往，己子疾不往，則兄

子疾亦不必往，倫貪愛兒子之名，而至於一夜十往，則固已身往而心不隨；且既悉其病狀，加之勞苦，安得不眠？倫貪遠其子之名，而至於夜不一往，則未悉其病狀，情固未安，而欲往之情，卒難遏禁，又安得眠？倫不自知其矯情釣譽之私，而猶以爲與人共有之私，是所謂一言而再過者也。且倫亦幸而不忘不眠，其友朋父子間天良猶未盡滅耳。若并此而無之，將遁天倍情，終其身爲德之賊矣。』

由此可知袁先生這樣的痛恨『矯情，』所以他的人生哲學積極方面的主張和他自身的實踐倫理都是在於『適情。』

清說：

『……然則奢儉宜何從？曰，聖賢以禮爲歸，豪傑惟情自適。徐邈當魏武崇儉時，不改其奢；當魏文崇奢時，不改其儉，此衷之以禮也。武元衡當楊綰樸素之時，盛飾如故。孔思遠得珍玩，服用不疑，及其屢空，蕭然自得，此自適其情也。此三人者，眞清者也。……』

答衞大司空書：

『人之好善，不能盡同。文王嗜菖蒲菹，曾晳嗜羊棗，天下之嗜菖蒲菹羊棗者，必不止文王與曾點也。因文王曾點而菖蒲菹羊棗特傳，非菖蒲菹羊棗之能傳文王曾點也。奢儉之適情，亦猶食味之適口而已矣。……』

儉戒：

『儉，美德也。自矜其儉便爲凶德。蓼蟲食苦而甘，彼自甘之，與人無與也，必欲率天下人而爲蓼蟲，悖矣。』

袁先生這樣的看重『適情』，所以說古人制『禮』也是適情的，他與從弟某論釋服作樂書，就是這個意思，現在引來寫在下面：

『先王制「禮」，賢者不敢過，愚者不敢不及。天下賢者少，愚者多，然如禮而除，其哀忘否，未可知也。未可知則禮外之意存，而先王教孝之心亦終不沒。……夫衰麻苴絰，非先王以之苦人也，念孝子哀痛之心，誠於中形於外，其服食起居，有不至於是而不安者，故爲之制，而又爲之節，非若囚拘束縛，身受者得早脫一日爲快。……』

第二　應付人生問題的方法

袁子才先生的情欲主義已如上所述，有些地方或不免失之狹隘，而有流弊；或解脫不了禮教束縛，而自相矛盾；但他所說的應付人生問題的方法，卻是至理名言，很值得表彰。原來袁先生與戴東原均生長在那個瀰漫浸淫着科學精神的時代，所以他們兩人都不謀而合的主張要人用科學家求知求理的態度與方法來應付人生問題。戴東原說過：「凡異說皆主於無欲，不求無蔽；重行，不先重知。『聖人之言無非使人求其至當以見之行，求其至當，即先務於知也。凡去私不求去蔽，重行不先重知，非聖學也。『聖賢之學由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後篤行，則行者行其人倫日用之不蔽者也。』換句話說：就是從知識學問入手，每事必求其『豁然使無餘蘊，』逐漸養成一個『能審察事情而準』的智慧，然後一切行爲自能『不惑於所行。』袁子才先生也是這樣說的，試看他的公生明論：

「或問：『公生明，』荀子之言非歟？庸醫之治人也，覃精竭思，公矣，而人不治。庸相之治國也，引經法古，公矣，而國不治。以是觀之，公安能生明歟？」

『袁子曰:「子亦知夫荀子所謂公,非今之所謂公乎?」
先知何者謂之私,何者謂之公。所謂私者,非貨利而已也,自賢,
俗,矜廉,避嫌,好勝,私矣。喜功名之己出,攫他人之我先,私矣。氣
不公,不公則不明。貨利之私,知其不可犯而犯之者也,其害於
可而犯之者也,其害於明也深。』

『彼無私者非聖人耶?然而聖人不自知其無私,故遍言
求。其明,其求明之心即公也。既公矣,焉得不明?彼有私者,非庸
私,故不咨於人,不詢於衆,悻悻然惟所欲爲。其自以爲無私之
明?』

『……古之聖人不自諱其私,又惴惴焉若懼人之忘其
其公也!惟其無有己之見存,而萬事萬物無不文理密察以措
焉。』

『或曰：「子之言公，是矣。今之明者，多流於刻，何歟？」曰：「刻非明也，即昏也。夫明者，明乎其所當明也。刻者明乎其所不當明也。……」憒憒之昏淺，而察察之昏深。見於一偏之明小，而覽其全局之明大。仁而不明者，有矣；未有明而不仁者也。可以寬，可以嚴，可以生，可以殺，惟其當耳。當斯公矣，然則謂明生公也可。』

再與蕺園書：

『足下所引宋儒謬誤者數端，皆昔人陳言，不必再摘，吾以此知足下之心得者少也。就中所稱「格物宜兼窒欲」一語，僕又非足下而是宋儒。夫聖賢學問自有條次，所貴乎格致者，如人行路，必先問程途郵驛。當問路時，雖至愎者，有何成見？雖至貪者，有何越思？而何欲之可窒乎？窒欲即正心誠意也。若格物之功已兼窒欲，則誠意正心爲贅語矣。要知聖賢格致之時，未嘗非誠意正心時也，亦未嘗非修身齊家時也。恐其誤誠，誤正，誤修，誤齊，故格物以致其知耳。……』

與湖北巡撫莊公書：

「……大學稱知止而後有定。是定之不難，而知之難也。若無所知而先定，則其定愈甚，而其知愈蔽，其過愈深。……天下義理之無窮，而執持之難定。伏願公先致知而後誠意，先察吏而後立功。知果致，則意自誠矣；吏果察，則功自立矣。……」

以上所引袁先生文集尺牘裏的話，差不多都是和戴東原的孟子字義疏證原善等書一鼻孔出氣，都是『英雄所見略同。』戴氏做學問的方法，一面重在『必就事物剖析至微，』一面重在證實；子才先生也是篤信『先致知而後誠意，』『格物以致其知，』到了『萬事萬物無不文理密察以措之於至當』的地步，那麼『公之所至，明自生焉。』這樣的見解，在中國思想史上實在是難能而可貴，很值得佩服的。考他兩人所以一致主張要人用科學家求知求理的態度與方法來應付人生問題的原因，不能不溯源到他們所心愛的科學上，——卽戴氏的律算，和子才家傳的刑名之學。這兩樣學問，——數學與法學，可說是有清一代科學方法的總源頭。清代最大多數的漢學家不是深懂得勾股開方，就是擅長刑律。數學之爲科學方法，可無庸多說；而法律的本身最是講究條理的明析，而在審判案件應用牠的時候，

又最注重蒐集及調查證據。子才先生的父親卽是一位刑名師爺，子才又是於此道極感興味的，所以他的文集裏許多傳記墓誌銘和其他如書梅軒觀察五事一類的文章，都是很有耐心，詳詳細細的把人家審獄判案的始末記錄下來，可見他所以有科學方法的思想，實在是得力於法學。此外如孫星衍，王念孫諸人，也是如此。

第五章　袁先生的文學

一　原理之部

袁先生所有對於文學的各種見解，在中國眞可謂『獨具隻眼，』『光芒萬丈』的了！現在概括的列舉幾項於下：

論文學可離道德的範圍而自有其獨立的價值　本書第一章『導言』裏已經提及全世界的文論家對於『文學要不要顧及道德』一個問題還沒有確定的結論，袁先生卻放毅然決然的在答沈大宗伯論詩書裏說：『所云詩貴溫柔，不可說盡，又必關係人倫

日。用，此數語有褒衣大袑氣象，僕口不敢非先生而心不是先生。』答朱石君尚書有說：『孔門四科，因才教育，不必盡歸德行，此聖門之所以為大也。宋儒硜硜然將政事文學言語一繩捆束，驅而盡納諸德行一門，此程朱之所以為小也。』先生又彷彿假託一位烏有先生來和先生通信，借此闡發文學所以有獨立的價值的道理：『夫物相雜之謂文。布帛菽粟，文也；珠玉錦繡，亦文也；其他濃雲震雷，奇木怪石皆文也。足下必以適用為貴，將使天地之大，化工之巧，其專生布帛菽粟乎？抑能使有用之布帛菽粟貴於無用之珠玉錦繡乎？人之一身，耳目有用，鬚眉無用，足下其能存耳目而去鬚眉乎？是亦不達於理矣。』又說：『足下論文如射之有志，可謂識所取舍者矣，而何以每見足下於莊屈之荒唐則愛之而嚮之，於程朱之語錄則嘗之而遠之，豈足下之行與言違哉？以理論則語錄為精，以文論則莊屈為妙，足下所愛在文而不在理，則持論雖正，有時而嗜然自忘。若夫比事之科條，薪米之雜記，其有用更百倍於古文矣，而足下不一肄業者何也？』這話真說得明切痛快！又說：『足下來教曰：「詩不如文，文不如著書，人必兼數者而後傳，」此誤也。夫藝苟精，雖承蜩畫筴亦傳；苟不精，雖兵農禮樂亦不

傳。傳不傳以實求，不以名取，安在其雜不雜也？然僕意以為專則精，精則傳；雜則不精，不精則不傳，與足下異矣』（散見答友人論文書，答友人論文第二書。）

論詩有原理　我是主張詩應該有原理的，子才先生也有和此相似的話，先生在隨園詩法叢話（上海碧梧山莊石印本）的自序上說：

『余自蟄居隨園，曾有詩話之輯，信筆雌黃，自愧所論不當，乃承海內詩家，謬為贊許。嗣復聚閱歷朝說詩之書，擇其言之有味，讀之足以賞心悅目而又可以為後此詩家法者擇尤采輯，名之曰詩法叢話。書成，有客過訪見是篇為予曰：「學詩但選古人好詩數百首熟讀深思當自有心領神會處，若詩話家人自為說，聚訟紛紜，徒亂人意，恐無益於詩。」余竊以為不然，使詩話無益於詩，則古今說詩之書俱可廢，詩法詩病，何由而知？白石道人云：「不知詩病，何由能詩？不知詩法，何由知病？」然則欲學詩者，又曷可廢夫名人評論而不講哉？若翮翮然以師心自用，棄理與法，而欲握管即成佳作，其將能乎？』

可惜的事便是這部書雖有八卷，而偏在『個人批評』和一些『格律』『題目』『修

辭』等不是根本的問題，所以我們讀了仍不能滿意。

論男女兩性的戀愛爲成立詩的重要成分　在本書第一章『導言』裏說過章實齋攻擊先生的話，很不中肯，實齋所攻擊先生解說詩經國風係男女自述淫情的話，在今日看來，正是先生的特識。先生敢於明目張膽的說明男女愛情爲詩的生命，要看以下所引的幾篇重要的文字，方能明白。答蕺園論詩書：『來諭諄諄教刪集內緣情之作，云貝君之才之學，何必以白傳樊川自累，大哉足下之言，僕何敢當？夫白傳樊川唐之才學人也，僕景行之，尚恐不及，而足下乃爲以規，何其高視僕卑視古人耶？足下之意，以爲我輩成名，必如濂洛關閩而後可耳，然鄙意以爲得千百僞濂洛關閩，不如得一二眞白傳樊川，以千金之珠，易魚之一目而魚不樂者何也？目雖賤而眞，珠雖貴而僞也……沈休文胸多隱慝，故有綺語之悔。竹垞存風懷一首，慮爲配享累，此亦一時戲言，何足爲典要？試思竹垞當時竟刪此篇，今日孔廟中，果能爲渠留一席否？（中略）且夫詩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後有必不可朽之詩，情所最先，莫如男女。古之人屈平以美人比君，蘇李以夫妻喻友，由來尚矣。即以人品論：徐摛

善工體，能挫侯景之威；上官儀詞多浮豔，盡忠唐室，致光香奩；楊劉崑體，趙清獻文潞公亦倣爲之，皆正人也。……緣情之作，縱有非是，亦不過三百篇中「有女同車，伊其相謔」之類。僕心已安矣，聖人復生，必不取其已安之心而掉罄之也。宋儒責白傳杭州詩憶妓者多，憶民者少，然則文王寤寐求之，至於轉展反側，何以不憶王季太王而憶淑女耶？（鴻烈按崔述讀風偶識關雎條下也說：『先儒誤以夫婦之情爲私，是以曲爲之解。不知情之所發，五倫爲最，五倫始於夫婦，故十五國風中，男女夫婦之言尤多。其好德者則爲貞，好色者則爲淫耳，非夫婦之情卽爲淫也。……知好色之非義，遂以夫婦之情爲諱，並德亦不敢好，過矣。』）……沈朗又云：『關雎昔后妃不可爲三百篇之首，』故別傳堯舜詩二章，然則易始乾坤，亦陰陽夫婦之義，朗又將去乾坤而變置何卦耶？此種謬言，令人欲嘔。（下略）』再與沈大宗伯書：『閱別裁中，獨不選王次回詩，以爲豔體，不足垂教，僕又疑焉。夫關雎卽豔詩也，以求淑女之故，至於展轉反側，使文王生於今，遇先生，危矣哉，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陰陽夫婦，豔詩之祖也。傳鶉觚善言兒女之情，而臺閣生風，其人君子也。沈約事兩朝，佞

佛有綺語之慨，其人小人也。次回才藻豔絕，阮亭集中，時時稱之，先生最尊阮亭，不容都不考也。……』沈選的國朝詩別裁集算是最嚴格的以禮教爲取去的標準——王次回詩無資格，子才先生也被排斥。但乾隆皇帝在他選書的序文上還大罵沈德潛不該選錢謙益和某某『爲名教罪人』的詩，這樣可見拿道德的觀念來規範文學，倒不如斬絕的把人類發抒情感的這件惟一利器（文學）取消還好，但這是能辦得的事嗎？

論作詩的方法　先生固主張作詩應該以性靈和學問並重，但還是偏重在性靈方面。如蔣心餘藏園詩序：『作詩如作史也，才學識三者宜兼，而才爲尤先。造化無才，不能造萬物；古聖無才，不能制器尚象；詩人無才，不能役典籍，運心靈，才之不可已也如是。』錢竹初詩序：『余謂作詩之道，難於作史，何也？作史三長，才，學，識而已，詩則三者宜兼，而尤貴以情韻將之，所謂絃外之音，味外之味也。』先生的說法固是盡美盡善，但是教學者如扶醉人，『扶過東來又倒西，』一般以先生偏重性靈，於是詩人日漸日多，性靈太露，亦是病也。（見錢泳履園叢話所說。）現在要把先生論詩的作法應該性靈與學問並重的眞象，揭明於下：

性靈　答曾甫

天。其人之天有詩，脫

而人之後天有詩，於

續詩品崇意：『虞舜

不至。穿貫無繩，散錢

扶智，但見性情，不著

學問　續詩品

牙。善烹，先羞百牲。不

李少鶴書：『我輩獨

過竹籬茅舍，便宜味

鹽；或半吞半吐，專收

闘流管清絲，忽不音

境，全在書卷富足。……』（尺牘卷十）勇改：『人功不竭，天巧不傳。知一重非，進一重境。亦有生金，一鑄而定。』勇的如：戒偏，刪忍，求友諸項，都是說做詩的方法，要注重學問。

論詩的功用只在心理的愉快　中國傳統的說法，最大多數都是以詩的惟一功能爲可幫助人倫道德，先生以爲不然。說：『禮記一書，漢人所述，未必皆聖人之言，即如溫柔敦厚四字，亦不過詩教之一端，不必篇篇如是。二雅中之「上帝板板，下民卒癉，投畀豺虎，投畀有北，」未嘗不裂眦攘臂而呼，何敦厚之有？故僕以爲孔子論詩可信者，興觀羣怨也，不可信者，溫柔敦厚也。……』（再答李少鶴書。）

子才先生的文學思想在中國的作者中佔何等的地位，請讀者參看拙著中國詩學大綱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等，就可由比較而後認識得出了。

二　創作之部

純文學　先生對於文學的見解既如上所說的那樣精悍絕倫，自然於文藝的創作上有絕大的影響和充分的解放，現在就舉出他的作品爲證明：

詩　先生的詩是很多的，有正集三十七卷，續集二卷，共古今體詩四千四百八十四首，從丙辰年先生二十一歲起直到丁巳年先生八十二歲病危時止，世界上像先生這樣不斷努力的詩人，恐怕也很難尋其偶吧。我爲說明的便利起見，把先生的詩又分爲二大類：

人事界的抒情詩　這類詩中最有不朽價值的作品如歸家即事，（詩集卷六）哭阿良（詩集卷二十一）還杭州（詩集卷二十二）等已在年譜裏徵引過，現在再抄幾首爲我所愛讀的於下：

萍鄉紀事

『遠望碧桃鮮，不知何家村？停舟褰裳往，頗聞書聲喧。柴門數學子，列坐何彬彬，聞有江南客，欣然喜動顏，各將文章來，願聞所未聞；爲之小講解，團坐點頭頻。歸各具雞黍，手自擘丸飧；父兄荷鋤歸，亦來說佳賓。但勸客小住，不知天黃昏；我乃行役者，風中不定身。告以勢難留，紛然淚滿巾；攀衣送登船，姓名僉云云。後會知難期，前途君自珍；感茲醇樸意，如逢義軒民。方知古桃源，依然在人間；但恨無緣留，回頭空白雲。』（詩集卷一）

過葵巷舊宅

『久將桑梓當龍荒，舊宅重過感倍長；夢裏烟波垂釣處？兒時燈火讀書堂。難忘弟妹同嬉戲，欲問鄰翁半死亡。三十三年多少事？幾間茅屋自斜陽。』（詩集卷十二）

先生還有描寫人間疾苦如杜甫白居易的有名的幾篇樂府：

徵漕歎

『沭陽漕無倉，水次在宿阜；去縣百餘里，官民兩奔走。富者車馬馱，貧者籮笹負；展轉稍愆期，鞭笞隨其後。北風萬里來，臘雪三尺厚；泥塗行不前，老幼足相蹂。今歲旱魃災，產穀半稂莠；粟圓而薄糠，零星他郡購。未來苦無穀，有穀苦難受；撿穀如撿珠，重疊須舂臼。粒碎聒相喧，色雜嘷相詬；嗟哉我窮民，歷歷數卯酉。來時一石餘，篩完盈一斗；天雨不開倉，小住日八九。擔來行李資，不足餬其口；官怒呼吏來，命杖撾吏首。收穀爾太苛，爾命胡能壽？諸吏跪且言，公毋罪某某。旗丁古門匠，習俗九相狃：米色稍不齊，叱吏如畜狗。（下略。）』（詩集卷三。）

苦災行

『沭陽八年災，往歲尤爲酷；我適涖此邦，一望徒陵谷。田廬化爲沼，春燕巢林木；泛濫有魚頭，澎亨無豕腹。百死猶可忍，餓死苦不速！野狗銜髑髏，骨瘦亦無肉。自恨作父母，不顧生耳目；賴有皇帝仁，施糧更煮粥。飢口三十萬，鴻恩無不沐；望此一月賑，早作千回卜。攜筐及老幼，守候含宗族；恩愛如夫妻，爭糧相搏逐。奪取未到懷，攜起還愁攫；有賑尚如此，無賑作何局；（下略）』（詩集卷三）

自然界的抒情詩　先生的文學天才是很令人驚服的，將士銓說先生是『意所欲到筆隨之，筆所未到意孳孳。好風搖曳春雲委，雷雨捲空分疾遲；神仙龍虎雜怒嬉，幽篁古木山四閉；水光瀲灩花垂垂，境界起滅微乎微；離違之情息息吹，離狀之景歷歷追。』眞把先生的這付靈活萬變的筆墨，形容得盡致。先生寫江浙的風景如：

雨過湖州

『州以湖名聽已涼，況兼城郭雨中望；人家門戶多臨水，兒女生涯總是桑。打槳正逢

紅葉好，尋春自笑白頭狂；明霞碧浪從容問，五十年來得未嘗。』(詩集卷十九。)

眞州竹枝詞

『流過揚州水便清，鹽船竿簇晚霞明；江聲漸遠市聲近，小小繁華一郡城。』

『最好城河水二分，開窗終日鳥聲聞；參天兩岸樹陰合，中有人家住綠雲。』

『一過清明玉笛飄，斂光鬟影上輕舠；只須守住東關路，花去花來早晚潮。』

『板橋宛轉朵虹垂，沙淺潮平艇過遲；郎忽相逢妾難避，大家都是落篷時。』(詩集卷二十七。)

湖上雜詩

『浮家泛宅幾回遷，遷得西湖到榻前；從此欄杆憑不了，雨餘風定月明天。』

『月明如水浸沙隄，隄上游行一杖攜；惹得家僮沒尋處，夜深孤坐斷橋西。』

『誰家愛唱玉玲瓏，笛自西飄曲自東；一夜蕩搖聲不定，知他船在水當中。』(詩集卷二十六。)

尤其描寫得歷歷如畫的，便是答人問隨園：

『北門橋轉水田西，路少行人鳥漸啼；遙望行雲半遮嶺，此中樓閣有高低。』

『四圍有樹總無鄰，孤塔臨風獨倚門；最是一株銀杏古，參天似表此山尊。』

『卍字長廊接綺寮，繞廊流水影迢迢；遊人知住杭州客，湖上雙堤又六橋。』

『廿三間屋最玲瓏，恰好梅開坐上風；露閣雲牕隨步轉，至今人不識西東。』

『此外經營力不支，儘將隙地變荷池；有時瀑布空堂走，臥著匡牀理釣絲。』

『煙波深處置輕航，涼水穿雲意自將；憑著春風吹上下，料應流不到他鄉。』（詩集卷二十。）

寫福建的景物則如試茶：

『閩人種茶當種田，郄車而載盈萬千；我來竟入茶世界，意頗狎視心迪然。……』（詩集卷三十一。）

漁梁道上作

『遠山聳翠近山低，流水前溪接後溪；每到此間閒立久，採茶人散夕陽西。』

『山腰逕仄小車停，竹作長籬樹作屏；遠望自家行李過，畫來都是好丹青。』

『初笄鬟女髮鬖鬖，折得溪頭花亂簪；一幅布裳紅到老，不知人世有江南。』（詩集卷三十一）

寫廣東廣西的景物則有：

六言九章

『前望不知去蹤，後望不知來路；山川如此遮攔，不見一船留住。』

『山下怒濤突湧，水中怪石橫排；携向猴牙鬼出，舟從虎口吞來。』

『鎮日煙村斷絕，一時難問迷津；賴有鷺鷥幾點，溪邊自送行人。』

『長繩索上青天，一步船高一丈；分明水底山多，篙打亂山頭響。』

專寫廣東景物如寄鍾姬和端州苦熱行已在年譜裏引過了；此處再引先生寫北方景物的詩：

茅店

『薄暮投茅店，昏昏倦似泥；草聲驢口健，帘影客頭低。几仄燈依壁，風停柳外隄；故鄉何處？望斜月亂山西。』（詩集卷八。）

沙溝

『沙溝日影漸朦朧，隱隱黃河出樹中；剛捲車簾還放下，太陽力薄不勝風。』（詩集卷八。）

山泥

『山泥淋漉陷征車，撲面驚沙恨有餘；此際故園三月半，萬花圍住一樓書。』（詩集卷八。）

二馬車歌

『兩木架車直且方，兩騾夾木馱脊梁；皮鞭鐵鏈互擽摐，顛搖日夜聲琅琅。……氍毹鋪褥身危坐，天地見我先低昂；橫搖兩尻直搖背，不許粒粟留中腸。平生傲骨矜崚嶒，一旦

餚鏇成粃糠。其時北風大雨雪，凍雲隆隆如壞牆；僮僕憐我手皸瘃，油衣代瓦張兩旁；須臾昏黑如載鬼，望氣不復知陰陽；我頭岑岑胸作惡，蠶眠繭中死且僵。急牽帷幔作遠視，凍死猶得瞻穹蒼；瞪眸凝望意稍定，死灰復然神洋洋。……村荒路滑催早起，明星爛爛夜未央；惟北有斗方若箱，惟南有箕日簸揚；僕夫唱歌我遙答，日出不覺長安長。』（詩集卷八。）

我們都知道在思想上是萬不能有畛域的，而文學卻最貴重地方色彩，袁先生這幾首詩無論拿給誰讀——只須有點地理常識，或遊歷有經驗的人，一定感覺得他的形容的神妙。此外先生的好詩還多，王昶在湖海詩傳所選的幾首和我的脾胃相投合的也徵引在下面：

水西亭夜坐

『明月愛流水，一輪池上明；水亦愛明月，金波徹底清。愛水兼愛月，有客登於亭；其時萬籟寂，秋花呈微馨。荷珠不甚惜，風來一齊傾；露零螢光濕，曬響蛩語停。感此元化理，形骸付空冥；坐久並忘我，何處廢虛攖？鐘聲偶然來，起念知三更。當我起念時，天亦微雲生。』（詩

集卷七）。

雨後步水西亭

『雨氣不能盡，散作滿園煙；好風何處來？荷葉爲翻翻。羣花浴三日，意態柔且鮮；幽人傾兩耳，竹外鳴新泉。啁啁一鳥歌，閣閣羣蛙連；暝色起喬木，斷虹媚遠天。蝸過有殘篆，琴潤無斷絃；憑闌意悄然，與鷗相對眠。』（詩集卷九）。

玉泉觀魚

『玉泉何澄清？銀河移在地；戢戢萬魚頭，空行渺無際。紅鱗金陸離，白小影搖曳；窺客若有情，銜花儼相戲。池間荇藻長，風定水煙細；可惜夕陽沉，鐘聲雲外至。春山生睡容，遊客有歸意；回首波紋平，淡月僧門閉。』（詩集卷十七）。

夜過借園見主人坐月下吹笛

『秋夜論秋士，先聞水上音；半天涼月色，一笛灑人心。響遏碧雲近，香傳紅藕深；相逢清露下，流影濕衣襟。』

我所引的這幾首詩，眞是清新透人心脾了。但是袁先生的詩集裏直拙無味的詩很不少，尤其令人討厭的便是應酬詩太多，贈某郎某郎的詩和納妾及其他不乾淨的詩，令人讀了懷疑到詩人的人格並且產生一種強烈的嫌惡，這眞是大缺點。無怪乎王昶的蒲褐山房詩話要說先生：『謝世未久，頗有違言。吳君嵩梁謂其詩，人多指摘，今予汰淫哇，刪蕪雜，去纖佻，清新雋逸，自無慚於大雅』的話了。我雖誠信先生的道德是高尚的，最足為我輩青年的模範，（如年譜所考證。）但如子才先生的詩裏有這一部分讚揚性的人身買賣者，據我看來，無論如何的擺脫中國傳統的禮教觀念的支配，而這種不道德的評判，總是無法辯護了，我在年譜裏說的也不嫌其重複了。至於用舊詩的眼光來批評先生的詩集的人也是很多，現在摘錄幾家重要的於次：如洪亮吉評隋同時名家的詩，評袁詩有說：

『……袁大令枚詩，如通天神狐，醉即露尾。……』

洪氏所說『醉即露尾，』即指子才先生近於遊戲的作品。舒位（鐵雲）瓶水齋集始讀小倉山房詩集竟題其後：

『夢裏花開折一枝，千言萬語寫相思；前身定已窺中祕，後輩誰能替左司。開拓詩城功自在，調和世味老難支，若裁僞體就佳句，願鑄黃金拜事之。』

舒鐵雲在當時詩界很負盛名，所評亦高，少所許可，有老吏斷獄之目，所謂『僞體』就是洪亮吉『露尾』之意。瓶水齋詩話亦云：

『袁簡齋以詩古文主東南壇坫，海內爭頌其集，然耳食者居多，惟王仲瞿遊隨園門下，謂先生詩惟七律爲可貴，餘體皆非造極。余讀小倉山房集一過，始歎仲瞿爲知言。嘗論七律至杜少陵而始盛且備，爲一變；李義山瓣香於杜而易其面目，爲一變；至宋陸放翁專工此體，而集其成，爲一變；凡三變而他家之爲是體者，不能出其範圍矣；隨園七律又能一變，雖智巧所寓，亦風會攸關也。』

近人吳興王文濡說：

『……袁主性靈，如了悟小兒，天口成語，往往不擇人不擇地而施，而爛漫天眞，自然可愛。……』

大概說來，諸家評論袁詩，都是多所推崇，惟微不慊於其遊戲的作品，這樣實由於袁先生不忍割愛所致；從別方面說，正因其不删，而使凡讀他的詩集的人，都得了解他的生平。橫山薛兆鳳序云：

『……第按其所編，始弱冠終花甲，四十年之行藏交際，具在於斯，可當康成年表讀矣。』

這話是很實在不過的。

小說 先生的小說算起來也是四十卷，三大部，翻開一看，盡是些拿仙鬼禽獸和人糾纏的笑話來開心，很難說得上有文藝的價值，如狐媒土地怕鬼之類，看了題目，便使人忍俊不住！先生自作的小說有二：

子不語（即新齊諧） 正集五卷，續集三卷，先生有篇自序，表明作這書只是閒着拿筆墨來消遣時日，快活心境而已，別無深意。

『怪力亂神，子所不語也；然龍血鬼車，繫詞語之；元鳥生商，牛羊飼稷，雅頌語之；左邱

明親受業於聖人，而內外傳諸此四者尤詳。厥何故歟？蓋聖人教人，久行忠信而已，此外則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遠，所以立人道之極者也。周易取象幽渺，詩人自紀祥瑞，左氏恢奇多聞，垂爲文章，所以窮天地之變也，其理皆並行而不悖。

先生這段話不過拉聖經賢傳來做大帽子，敷衍門面而已，其做小說最實在的動機，不過如下所云爾爾。

『余生平寡嗜好，凡飲酒，度曲，樗蒱，可以接羣居之歡者，一無能焉。文史外無以自娛，乃廣採游心駭耳之事，妄言妄聽，記而存之，非有所惑也。』

我要請讀者牢記這幾句話，因爲先生在二百年前就比我們這般進新式學校受科學教育的還能打破迷信，先生對於算命，看相，陰宅，術數，天象……一概不信，甚至說鬼神是生於人心。先生用歷史進化的眼光，從根本上把這些事分項研究，使人恍然這些妄說之無憑據，我將另闢一章『民俗學』來詳細的加以解說。由此可明白先生的小說，只是爲消遣之用。

『……譬如嗜味者，饜八珍矣，而不廣嘗夫蚳醢葵菹，則脾困；嗜音者，備咸韶矣，而不旁及於侏儺僸佅，則耳狹；以妄驅庸，以駭起惰，不有博奕者乎？為人之猶賢，是以稗諢適野之一樂也。昔顏魯公李鄴侯功在社稷，而好談神怪；韓昌黎以道自任，而喜駁雜無稽之談；徐騎省排斥佛老，而好采異聞，門下士竟有偽造以取媚者；四賢之長，吾無能為役也；四賢之短，則吾竊取之矣。書成，初名子不語，後見元人說部有雷同者，乃改為新齊諧云。』

隨園戲墨　這書不在隨園三十種之內，乃係上海震華書社石印的，計十六卷。書裏也有一篇序文說：

『羲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自陰陽開闢，萬物孳生，凡飛潛動植，罔不含有天地之靈氣以與世相盤旋，而人為萬物之靈，固無論已。世道寖衰，人心不古，於是有矯揉造作之弊，亦於是有離奇希怪之事，隨之發現，豈得概謂荒誕不經哉？夫幽明兩途，初無二理，善惡必報，不爽毫釐，雖神怪為先聖所不言，而禍福乃士夫所當鑒。』

這話頗有點道學氣味，與先生的身分頗不類，也許是先生故作一回戲言。再往下看：

「余自戲編子不語後，續以猶未盡善，爰鼓餘勇，傳訪事蹟，廣蒐見聞，共輯十六卷，題曰隨園戲墨，付之剞劂，聊撞警鐘，後之讀是編者，而等視諸稗官野史之作，此則余之深企也爾。……」

此外還有一種小說即——

隨園外史諸異　這書是明代薛朝選（思貞子）的原著，經先生重加參訂過的。全書共八卷：分鳥部，獸部，草部，木部，歌部，舞部，吹部，彈部。內容卻很複雜，頗似類書又兼大部分的小說。先生有序：

「（上略）黯集馬班，潤澈潘陸。刪宿莽而滋蕙，屏疥駝而獲麐。味辨淄澠，目羅青赤。數雜次之瑣典，探鴻寶之祕林，莫不闢彼窔宧，析其源派。睇鳳樓之百尺，巧示匠心；衣鮫綃之六銖，朗瞻慧業，如思貞子之概略者也。乃以流傳久遠，紙貴洛陽，亥豕相訛，字誤史乘，校不揣魯愚，重加參訂。……」

先生這樣多的小說，可惜我事忙不得從頭細讀，現只介紹給讀者，我想總可博諸君一

絮，這樣性質的小說，總可擔保是十二分的幽默的。

雜文學　先生的雜文可分爲三大類：駢文，散文，和八股文。先說駢文；

駢文　先生的駢文據小倉山房外集刊行的共有七卷，錢林的文獻徵存錄批評先生說：『所爲詩文，天才橫逸，不可方物，尤長駢體。抑揚頓挫，皆能自發其思，力求新變，以才運情，使筆如舌，此其專長也。』他最推重的便是重修于忠肅廟碑，說：『是文不做前人，抑揚跌宕，得六朝體格。』現在節錄原文的幾段於下：

『（上略）正統十四年，公爲兵部右侍郎。天子非穆王而征犬戎，聽朝恩之幸河內，賈驪山之禍，應豆田之謠，景泰加公尙書，總督務動。當是時也，三邊烽火，光照甘泉；七萃蟲沙，煙消甌脫。申息之北門不啓，瑯琊之南渡諠然。選使則武庫甲稀，勤王則紙鳶信斷。哭連鸛鴿，難回野井之君；殿擊蒼鷹，反逼孱王之走。加以大風遺孽，麻起青邱；小醜鬱魂，驛騷碧海。也。先以爲江上投鞭，早無建業；夢中伸腳，踏破長安矣。公乃手揮日光，泣同天語，籥勺犁庭，張皇六師。辛毘牽已起之裾，郭憲斷將馳之靷；劉超妻子，徙入宮中；王衍車牛，獨賣都下。誅

中行說以除其姦，焚洛口倉以絕其粟。九門列陣，持蝥弧先登；八鎮開關，使老熊臥道。三郊三遂，旌旗爭荼火之光；五甲五兵，號令肅風雲之氣。而且口授韜略，耳聽羽書，百函飛馳，五版並入。廟思受命，及闕而郡縣皆符；劉晏運糧，臨河而舟車悉備。贊皇易三十六節度，奉令貫行；桑公揮一十五將軍，寒毛惕伏，故能東靖孫恩，南殲嚴虎，西擒雕庫，北懾呼韓。（中略）亡何，紫微動於中天，赤告生於御座。壬人行險，乙夜貪功；妖似許龍，迎海西於吳郡；忠非伊尹，返太甲於桐宮。以有功之誅，飾無名之賞；以千奴之共膽，搖一柱之擎天。非叔申改立，則鄭伯焉歸？乃衞侯還宮，而元咺先殺。何必血流三丈，心趯百回，而早已地起愁雲，天飛寃雪，及至樊豐敗露，遣祭關西，虜馬臨江，方思道濟，嗚呼晚矣。（中略）吾浙西有伍相祠，東有岳王廟，皆公鄰也。枚以為白馬銀濤，三吳覓祒；紅羊黑刧，二聖安歸？自有公而後知魚水君臣，不須死諫；南朝天子，原可生還。使二公地下相逢，益當悲生江上之潮，而淚灑南枝之柏矣。」（下略。）（小倉山房外集卷六。）

這篇文章實在是抑揚跌宕，錢林的批評不錯。蔣士銓的題隨園駢體文對於先生的駢

體文加以總批評說：『百家入箴縷，羣史供庖廚；一索貫萬錢，任沈顏謝俱。文律一動搖，宮商郎奔趨；詞源一沃蕩，河海咸灌輸。趣昭事益博，慮周藻相敷；手持汴水箭，放溜決川渠。思風鼓言泉，造化不得拘。（中略。）序傳祖十翼，表啓根三謨；銘誌列俎豆，廟碑肅璵璠。以意立眞宰，以氣爲匡扶；彩繡赴纂組，英華恣含咀。花骨屬天稟，綺靡亦其餘；翡翠戲蘭苕，鸑鷟立芙蕖。經綸風月懷，曲曲相縈紆。（下略。）』這些話雖還有點應酬式的語氣，但先生駢文的優勝處和內容已算抉發無遺蘊的了。不過先生自己卻以爲『四六非文體正宗，』所以『於此體不多作，亦不輕作，』但也可想見先生的萬能了。

散文　先生的散文很多，筆鋒常帶情感，所以篇篇都自成風趣，令人愛讀，我且節錄幾篇做個實例。以哀婉動人的。如祭妹文：

『羊山曠渺，南望原隰，西望棲霞，風雨晨昏，羈魂有伴，當不孤寂。所憐者吾自戊寅年，讀汝哭姪詩後，至今無男，兩女牙牙生，汝死後才周晬耳。予雖親在，未敢言老，而齒危髮禿，暗裏自知，知在人間，尚復幾日？阿品遠官河南，亦無子女，九族無可繼者。汝死我葬，我死誰

埋？汝倘有靈，可能告我？嗚呼！身前既不可想，身後又不可知。哭汝既不聞汝言，奠汝又不見汝食，紙灰飛揚，朔風野大，阿兄歸矣，猶屢屢回頭望汝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全文如泣如訴，一片嗚咽，那得不令人爲之同聲一哭？至於描寫如畫的：如直隸總督兵部尚書李敏達公傳：

「公骿脅多力，鼻孔中通，身長六尺二寸。痘瘢如錢，著頰上皆滿。而白皙精采，豐頤廣顙，腰腹十圍，善養威重，每出繡衣袞袍，乘八座鑾車，去其帷，壯士一人高丈餘，執大刀，光明如雪，扶輿而趨，絳旗黃蓋，纓纍葩瓔數十重，鳧藻雁行，罔不整。最後馬上鼓吹細樂，鏗鏘三四里，闔城老稚，聞制府鉦聲，爭奔趨窺覰，目眩良久，引喤始息，而提爐香猶冉冉四散。……」

這樣加倍寫來，武官的聲勢何等喧赫。還有以滑稽見長的如：江寧兩校官傳：

「教諭湯先生諱偉，字鵬平，宜城人。康熙庚午舉人。居官時年已七旬，天倪甚和，碌碌然不可見涯涘。夏月短葛衣，搖扇與羣兒嬉，或上樹撲棗，童子環唉之，先生俯而笑曰：「盡留苦收者償老子勞耶？」其風趣如此。」

「江寧學舍穿漏，每大雨，先生持繖，坐承霤下，白髮淋漓，客驟問，則蹙蹙曰：「大成殿未修，先聖露居，而某敢即安乎？」上官及諸紳士聞之，爭來營度構造，學宮煥然。」

這樣大有史記滑稽列傳的風味了。只是這位七十老翁的行動，在一般人看來，未免是有點神經病了。更妙的是廚者王小余傳，描寫王廚子做菜的情形：

「其倚竈時，雀立不轉目，釜中瑩也，呼張噏之，寂如無聞，眴火者曰猛，則煬者如赤日；曰撤，則傳薪者以遞減；曰，且蘊，則置之如棄；曰，羹定，則侍者急以器受，稍忤及弛期必仇怒叫噪，若稍縱即逝者。」

八股文　先生的八股文據袁太史稿所搜集的有「論語題」四十篇，「學庸題」九篇，「孟子題」五篇，在年譜裏已經引過三篇的「起講」先生既不看重，我們讀着也甚少興味，現在只抄「論語題」一篇，以備一格。

君子篤于親一節

「端風俗者，有其原，不求諸民也。夫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此豈以求民

者而仁與不偷見焉？君子亦端其本而已。嘗謂元氣養於上，人心厚於下，此其間不關運會也。國家天倫之戚，耆老之臣，縱不使天下相聞，亦宜以柔道行之。及其彰爲樂和，形爲人悅，萬物各有性情，不使朝廷獨行忠厚。觀上下相與之間，而深有望於君子矣。今夫君子立愛惟親，人惟求舊，此亦何與於民哉？乃其故可深論也。父子弟兄之天下，其情原息息相關，自隔以名分而猶見深情，則民尤有味乎言之，故天潢之譜，即爲風俗之書。老成碩德之姓名，其事最依依動聽。有屬在尊嚴而惓懷往事，則民尤感慨係之，故詔令之頌，如奉長者之教。君子篤于親，則民興於仁，可知也。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可知也。數十世之支分派別，往往父老能言其故。某宗之子，某祖之孫，其詳悉倍深於主上。一旦屈尊而言志，略跡而言情，在一氣纏綿者，祇覺情難自已，而民以爲吾君善處家人骨肉，則篤之云者，亦自民見之爾。且夫布衣昆弟之歡，實有難行於天子之家者，於此而委曲周全，天下安有不可爲之孝弟乎？所爲望明堂而見天性矣。數大臣之功勳官爵，每每百姓樂道其詳。疇則起廢，疇則盛衰，其關切更深於私事。一旦不問之以新，不苛之以法，在受恩深重者，方思仰報無涯，而民以爲吾

君不負賢士，功臣則不遺云者，亦自民稱之耳。且夫猜疑觖望之情，豈無遽起於人主之側者？於此而維持調護，天下安有不可施之德惠乎？所爲對知交而斷菲薄矣。得爲天子之親，寧非至幸。然而榮辱悉由主意，恩威出自官家，於此不爲，更無可爲之人矣；民所以般然而責上之仁也。孰知惇宗收族，先興於朝廷乎？深宮置酒，猶是從容子弟之年，富貴無憂，始知生長天家之樂。逮至九族皆歌，萬民齊泣，則觀其大本大原而知一代隆平，初不關乎政教，已爲天子之舊故，亦無他望。是以或共河山於昔日，或受鐘鼎於先朝，使其可遺，不待故舊之日矣；民所以憫然而慮上之偷也。豈知陰雨谷風先不形於宮闈乎？保全有術，而艱難尚記當年，終始如初，而聲音皆存國體。追至諸臣雖老，民氣方新，則觀其至情至性而嘆百年起化，又誰及其古風，我聞同姓必先穆考開基之教，大故不棄元公燕翼之謀。當其時，萬物熙熙，肫然太和，歷數百年而騂騂角弓，皤皤黃髮，猶有聞焉者，誠何修而臻此歟？君子及此，社稷之福也。」

胡稚威評曰：有性情，有史學，有才華，有筆力；遂有此文。方知鴻詞報罷者，天意欲補與

時文一席。

第六章　袁先生的史學

子才先生的人生哲學，文學，既如以前幾章所說的那樣精當名貴了，而先生的史學尤其有不可磨滅的價值。清代數一數二的大學者錢大昕也推維先生是『研精史學，於古今官制異同之故，燭照數計，洞見癥結，而猶虛懷若谷，示以所疑。』(見潛研堂文集卷三十四答袁簡齋書，)還有再答袁簡齋書，三答袁簡齋書，都是先生詢問史事的覆信。先生論史的文章是異常豐富的，現在分類整理於下。

一　歷史的意義和正當的目的。

歷史是什麼？先生答覆這個問題也和章實齋『六經皆史也』的說法，無有出入：

史學例議序：『古有史而無經；尚書，春秋今之經，昔之史也；詩易者，先王所存之言；禮樂者，先王所存之法，其策皆史官掌之。』（文集卷十。）

隨園隨筆『古有史無經』條下又說：『劉道原曰「歷代史出於春秋，劉歆七略，王儉七志皆以史漢附春秋而已。阮孝緒七錄纔將經史分類，不知古有史而無經，尚書春秋皆史也；詩易者，先王所傳之言；禮者，先王所立之法，皆史也。故漢人引論語孝經皆稱傳不稱經也。六經之名，始於莊子；經解之名，始於戴聖；考六經，並無以經字作書名解者。」』（卷二十四。）

這『六經皆史』一句話，胡適之先生詮釋得最好：『……我們必須先懂得「盈天地間，一切著作皆史也」這一句總綱，然後可以懂得「六經皆史也」這一條子目。』這裏也可借來說：『既然一切著作都是史料，而古經都是先王所傳的言，所立的法，故皆有史料的價值。』

袁先生最了解歷史的正當目的，即歷史的目的是獲得眞象，所以他最反對那個在中國史學界如『天之經，地之義』的垂訓主義他說：

『尚書無褒貶，直書其事，而義自見。春秋本魯史之名，未有孔子，先有春秋，孔子述而不作，故夏五郭公悉仍其舊，寧肯如舞文吏以一二字爲抑揚，而與以素王自居耶？……』（史學例議序）

說得更透徹明白的，則如隨園隨筆『作史』條下：

『作史者只須據事直書而其人之善惡自見，以己意定爲姦臣逆臣，原可不必。……』（卷四。）

袁先生的本意，以爲史家只要忠實的記載事實就可盡了使後人鑒戒的功用。所以說：

『史者，衡也，鑑也，狹曲蒙匡也。國家人物政事，則受衡受鑑，而盛載於蒙匡者也。』

但他所最攻擊的便是爲了垂訓的目的而以主觀的評判來犧牲事實的眞象。他大膽的批評那部『代經聖人手』的春秋說：

『……今治春秋者，從經乎？從傳乎？必曰從經。然從經者，果束三傳於高閣，試問春秋第一篇鄭伯克段於鄢，鄭為何伯？段為何人？克為何事？鄢為何地？開卷茫然，雖鬼不知也。……

……』

這話不啻說：『春秋這部書沒有歷史的資格。』（如王安石便說春秋斷爛朝報，梁任公先生便說春秋絕類村店所用之流水帳簿。）袁先生往下便說：

『必曰，不得不考於傳矣，然則傳所載桓公隱公皆被弒，而經皆書公薨隱弒者之寃。滅匿臣之迹，豈非作春秋而亂臣賊子喜歟？若曰為國諱，小惡書，大惡不書；毋乃戒人為小惡而勸人為大惡歟？……』（文集卷二十四策秀才文五道。）

先生這種非難歷史的垂訓主義，是成系統首尾一貫的，如非難公羊：

『嘗謂柳子非國語，不如非公羊。嘗偶摘之，……叔術妻嫂而以為賢，許止弒父而有時赦，宋襄敗泓而以為文王之戰，祭仲廢君而以為合聖之權，於外大惡書，於內大惡諱，然則內之亂臣賊子無忌憚矣。賊不討不書葬，然則晉靈齊莊皆暴露矣，子同生而以為病桓。

則是直彰公縱夫人淫奔，而與大惡不書之說自相矛盾。（下略）』（隨園隨筆卷一。）

非難穀梁：

『穀梁紕繆處，稍遜於公羊，而亦不少。（中略）許止弒君，以爲不嘗藥；按左氏以爲飲許止之藥而卒，故曰弒也。又慮其爲藥誤，而非有心於弒，故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如僅僅不嘗藥，何得直以弒書？』（隨園隨筆卷一。）

非難漢書：

『……有爲賢者諱，而以過失散見於他傳者，如周勃之汗流，見於王陵傳，霍光之不學無術，見於貢禹之譏，武昭厚葬蕭望之不肯露索是也。有爲尊者諱，如戚夫人被殺，不載高后紀，而載外戚傳是也。……』（隨園隨筆卷二班氏史例。）

非難宋史：

『宋史倣漢書之例，爲賢者諱過，如：周必太之附曾覿，不見本傳，而附見於曾傳中。寇準之詆訐求進，不見本傳，而附於宋白傳及宦者周懷政傳中。（下略）』（隨園隨筆卷三

宋史爲賢者諱過條。）

先生這樣的擯斥歷史上的垂訓主義，但垂訓必先正名，這是是孔聖人所發明的方法，卽先正了名然後是非善惡纔有標準可循，先生旣指摘了春秋的不對，所以凡相似這類的書，都受譏彈，如說：

『綱目非朱子所作，乃門人趙師淵所爲，朱子文集中已言及之，蓋朱子方責文中子作元經擬春秋之妄，豈肯躬自蹈之？書中舞文弄字之弊，不可枚舉。凡偏安之主稱殂，不知尙書之帝乃殂落，堯非偏安之主也。凡小人卒稱死，不知尙書之五十載陟方乃死，舜非小人也。荆軻刺秦王書盜，張良擊秦王書報仇。符氏毛后以死節與之，呂氏楊后以不死節與之。旣特筆書揚雄爲莽大夫矣，而他人之臣莽者不書。旣倣漢晉春秋以昭烈爲漢帝矣，而其子則書後主。郭威弑湘陰王書弑，弑隱帝則書殺，所謂自亂其例也。……』（隨園隨筆卷三綱目非朱子所作條。）

由以上看來就可知道這幾部史書的漏洞是如何的多了。先生進一步更非難一般以

主觀排比史料。如說『宋史無識：

『邢昺爲王欽若之黨，崔頤性鄙多疑，巧者治室，必以帛蒙其面孔，惟知乞金紫，私官錢而已；胡旦諂事宦者王繼恩，人品卑下，如此匪人，竟入儒林傳……』

又說：

『……林栗議論侃侃，謝恩甫一時佳士，王淮頗著賢聲，俱因與朱子不合，史臣遂與胡紘鄭丙同傳；趙雄亦賢者，以抑張栻而與陳松同傳，皆非公論。蓋元人作史時，正道學之風初熾也。元尊朱子至於呼太祖御名成吉思而祭，可以想見當時尊崇之過當矣。史彌遠所以不入姦臣傳者，以其能弛僞學之禁，故並其廢濟王事而諱之，不在本傳中。』（隨園隨筆卷三宋史成於道學初熾時條）

在中國史學界，由這個正名垂訓主義附產出來的謬說便是『正統』與『非正統』的分辨，袁先生對此痛下針砭：

『正統之名，始於北宋……夫所謂正統者，不過曰有天下云爾，其有天下也，天與之，

其正與否則人加之也。……夫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或曰正，或曰不正，或曰統，或曰非統，果有定歟？無定歟？唐以前作史者，時而三國則三國之，時而南北則南北之。……其說簡，其義公，論者亦無異詞。自正統……之說生，而人不能無惑，試問以篡弒得國者爲不正，是開闢以來，惟唐虞爲正統，而其他皆非也。以誅無道者爲正統，則三代以下，又惟漢高爲正統，而其他皆非也，此說之必窮者也。……」（策秀才文五道）

「正統論始於宋元，如歐公楊鐵厓諸人斷斷千言，互相爭論。又有有正無統，有統無正之說，不知古帝王無正統之說：王猛諫苻堅伐晉曰：「司馬氏正朔相承。」高歡謂杜弼曰：「江右有蕭衍老公，專事衣冠禮樂，人以爲正統。」石勒臨死憂曰：「恐後不以吾爲受命之君。」蓋惟苻堅石勒，高歡皆不能得天下，故隱然欲竊附於正統耳。本朝儲同人先生作論七篇一掃而空之，殊快人意。」（隨園隨筆卷四古無正統之說條。）

據以上所引先生的話，就可見先生對於過去的史學界抱着很大的改造的志願了。

二　史料的鑒別。

歷史的意義和目的既經解說明白，而歷史卻是把許多史料加以揀別組織成功的東西。先生既把一切古代的經都當做史料，又說這些史料，（今之經，昔之史。）自『漢以來，作者二十一家，互有得失，』所以『非合參分校，則瑕瑜不明。』要合參分校，自然是要加一番詳密精審的考據工夫，先生是常作這種工作的——參看年譜裏所引先生的隨園隨筆自序，和導言裏引孫星衍的序文。——但先生始終看不起這種以考據『擘績補苴』的專門事業，這一點頗與先生的後輩以衞道自任而攻擊先生的章實齋的見解相同。先生在答惠定宇書說：

『夫德行本也，文章末也。六經者，亦聖人之文章耳，其本不在是也。古之聖人，德在心，功業在世，顧肯爲文章以自表著耶。孔子道不行，方雅言詩，書，禮以立教，而其時無六經名。後世不得見聖人，然後拾其遺文墜典，強而名之曰「經，」增其數曰「六，」曰「九，」要皆後人之爲，非聖人意也。是故眞僞雜出而醇駁互見也。夫尊聖人安得不尊六經？然尊之者，非其本意也，震其名而張之，如託足權門者，以爲不居至高之地，不足以躒轢他人之門

戶。此近日窮經者之病，蒙竊恥之。」

「古之文人，孰非根柢六經者？要在明其大義而不以瑣屑爲功。卽如說關雎，鄙意以爲主孔子哀樂足矣，而說經者必爭爲后妃作，宮人作，畢公刺康王所作。說明堂鄙意以爲主孟子王者之堂足矣，而說經者必爭爲卽淸廟，卽靈臺，必九室，必四空，必淸陽而玉葉。問其由來，誰是秉關雎之筆而執明堂之斤者乎？其他說經，大率類此。最甚者秦近君說「堯典」二字至三萬餘言，徐遵明誤康成八寸策爲八十宗，曲說不已，一鬨之市，是非麻起，煩稱博引，自賢自信，而卒之古人終不復生，於彼乎？於此乎？如尋鬼神搏虛而已。僕方怪天生此迂繆之才，後先噂沓，擾擾何休，敢再拾其瀋而以吾附益之乎？」

「聞足下與吳門諸士厭宋儒空虛，故倡漢學以矯之，意良是也。第不知宋學有弊，漢學更有弊。宋偏於形而上者，故心性之說近元虛；漢偏於形而下者，故箋註之說多附會，雖捨器不足以明道，易不畫，詩不歌，無悟入處，而畢竟樂師辨乎聲詩則北面而絃矣，商祝辨乎喪禮則後主人而立矣，藝成者貴乎？德成者貴乎？而況其援引妖讖，臆造典故，張其私說，

顯悖聖人，箋註中尤難僂指，宋儒廓清之功安可誣也？」

「僕亂齒未落，即受諸經。賈孔註疏，亦俱涉獵，所以不敢如足下之念茲在茲者，以爲六經之於文章，如山之崑崙，河之星宿也。善遊者必因其脈胎濫觴之所以周巡。夫五嶽之崔巍，江海之交匯，而後足以盡山水之奇，若矜矜然孤居獨處於崑崙星宿間，而自以爲至足，則亦未免爲塞外之鄉人而已矣。（下略）」

答定字第二書：

「漢王充曰：「著作者爲文儒，傳經者爲世儒。」著作者以業自顯，傳經者因人以顯，是文儒爲優。宋劉彥和曰：「傳聖道者莫如經。」然鄭馬諸儒，宏之已足，就有闡宣，無足行遠。唐柳冕曰：「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君子之儒也。明六經之註，與六經之疏，小人之儒也。」今先小人之儒，而後君子之儒，以之求才，不亦難乎？此三君子之言，僕更爲足下誦之。足下謂說經貴心得，不以沿襲爲工，此言是矣。然而一人之心，即衆人之心也。一人之心所能得，即衆人之心所能得，不足以爲異也。文章家所以少沿襲者，各序其事，各値其景，如煙

雲草木，隨化工爲運轉，故日出而不窮。若執一經而說之，如射舊鵠，雖后羿操弓必中，故所受穿之處，如走狹徑，雖跦跦小步，必履人之舊迹也。』

與程蕺園書又說：

『嘗謂古文家似水，非翻空不能見長，果有其本矣，則源泉混混，放爲波瀾，自與江海爭奇。考據家似火，非附麗於物，不能有所表見，極其所至，燎於原矣，焚大槐矣，卒非所自得者，皆灰燼也。以考據爲古文，猶之以火爲水，兩物之不相中也久矣。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六經三傳古文之祖也，皆作者也。鄭箋孔疏考據之祖也，皆述者也。苟無經傳，則鄭孔亦何所考據耶？論語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著作家自抒所得，近乎爲己；考據家代人辨析，近乎爲人，此其先後優劣，不待辨而明也。』

先生所以看不起正統派專門的考據學，理由在這幾封信裏說的明白。此外還有一層，便是因爲考據學和先生的個性不相宜，實則先生是『非不能也，實不屑爲也。』先生在答友人某論文書裏說：『人必有所不能也，而後有所能。世之無所不能者，世之一無所能者

也。』僕不敢自知天性所長，而頗自知天性所短，若箋註，若曆算，若星經地志，若詞曲家言，非吾能者，決意絕之，猶恨其多愛而少棄也。』答惠定宇書也說：『夫人各有能不能，而性亦有近有不近。孔子不強顏閔以文學，而足下乃強僕以說經，倘僕不能知己知彼，而亦爲以有易無之請，吾子其能舍所學而相從否？』這樣看來，先生似乎是對於考據將要棄之如遺了，但先生在歷史上的考證的貢獻，卻大得很呢！先生雖不滿意於呆板的考據和空疏的理學，但他同時講經則株守漢學的方法，（見與惠棟論書學。）理解卻虛崇宋儒（見與是鏡書。）這樣，先生對於許多古書就最有膽氣魄力加以懷疑，並能夠列舉出最可靠的證據，這是爲一般清代正統派或非正統派的人所趕不及的地方。先生這種令人佩服的疑古的精神和見解，可以看先生的答定宇第二書：

『覆書道「士之制行，非經不可，疑經者非聖無法」云云，僕便不謂然。夫窮經而不知經之所由名者，非能窮經者也。三代上無「經」字，漢武帝與東方朔引論語稱「傳，」不稱「經。」成帝與翟方進引孝經稱「傳，」不稱「經。」六經之名，始於莊周，經解之名，

始於戴聖。莊周異端也，戴聖贓吏也，其命名未可爲據矣。桓靈刊石經，匡張孔馬以經顯，歐陽歙贓私百萬，馬融附姦，周澤彈妻陰鳳，買人衣物，熊安稱觸觸生，經之效何如哉？』

這段話是把『經』的『神聖不可侵犯性』化爲平凡。以下說疑『經』是爲求『信』和求『是』：

『六經中惟論語周易可信，其他經多可疑。疑非聖人所禁也，孔子稱多聞闕疑，又稱疑思問，僕既無可問之人，故宜長闕之而已。且僕之疑經，非私心疑之也，即以經證經而疑之也。其疑乎經，所以信乎聖也。六經者，文章之祖，猶人家之有高曾也。高曾之言，子孫自宜聽受，然未必其言之皆當也。六經之言，學者自宜參究，亦未必其言之皆醇也。疑經而以爲非聖者無法，然則疑高曾之言，而爲之幹蠱，爲之幾諫者，亦可謂非孝者無親乎？』

先生既有求『信』的精神，所以具有第一流科學的史家的資格，只可惜先生的才能太過多方面了，所以沒有像崔述能夠專注精力做出一部從羲農的荒誕神話時代直到東周的上古時代的考信錄出來。但在這一方面——『求信疑古』的精神，先生不惟不亞於

崔述，或且過之，以時代比較着說，先生還要算前輩哩！還有一層，崔述雖曾掃空一切傳記讖緯之書，『專以辨虛實爲先務，』但是他的目的，卻是要替古聖人揭出他們的聖道王功，辨僞。只是手段，所以他的疑古的精神無論如何熾烈，只要碰到那幾部爲他所深信的『經，』他就不敢再往下去疑了。這是思想爲環境所限，在我們現在看來，很是替他惋惜，恨他不能在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崔述雖說過『但論是非』的話，卻不能如子才先生的『求是』勝過於『求信』所以崔述是『求信』勝過於『求是，』『求信』是歷史家的根本教義，『求是』卻是大學者的本來面目，是不怕何種權威的。在這裏我要把子才先生疑古的成就指點出來，就不能不拉崔述來詳細的對比着說。崔述最是相信『道統』的，這是犯了子才先生的大忌，他是爲表章古聖人的王道纔作考信錄的。他的自序說：『……居今日而欲考唐虞三代之事，是非必折衷於孔孟，而眞僞必取信於詩書，然後聖人之眞可見，而聖人之道可明也。……』這『聖人之道』是什道？『道統』又是什麽？他在考古續說卷之一節錄呂黎韓子論道數則後面跋了幾句話說：『按「道統」卽治法也，「治法」卽「道統」也。「聖

人之道」非徒自治其身而已，必將上體天心，而使天下民物皆得其所也。故言道統者，必始於堯舜，而後繼之以湯文，迨於孔子孟子，末章言之明矣。……近世儒者，但知宗孔子，而不知述堯舜，但知談理而多略於論事，以致唐虞三代之事，多失其真，甚至異端迭起，各尊其始爲教之人，而視堯舜若粃糠然。……」又在附論伏生傳經之功文裏說：『欲述堯舜之道，非尚書無由知之也。尚書誰傳之？伏生傳之也。自秦焚書以後，世不復有見尚書者矣，獨伏生壁藏之，以教於齊魯之間，由是尚書得行於世。使無伏生，則二十八篇之書不傳，二十八篇之書不傳，則地平天成之業，不著於世，而禹湯文武之事亦莫得其詳，雖有論語孟子稱述之，而見知聞知之實皆無由考而知之，聖道幾何而不晦也？由是言之，伏生之功大矣。（下略）』

（甲）尚書

崔述的這個『衞道』的見解，在子才先生個人固是很排斥，就在今日的我們看來，也很覺得是『美中不足。』他雖能夠有卓識定見，做出一部古文尚書辨僞並且在考信錄裏也絕不引用在僞書二十五篇的一句話，——他沒有見過明代梅鷟的尚書考異和清代閻

若據的尙書古文疏證就能『發前人所未發，』着實令人佩服——但他碰到今文尙書，就不敢懷疑了。只有子才先生能夠進一步在金縢辨上說：『金縢雖今文，亦僞書也。』他的理由便是：（一）『三代聖人天壽不貳，武王不豫命也。』（二）『以身代死，古無此法。』（三）『二公欲穆卜，公拒之，以爲未可以戚戚我先王。臣與子一也，他人戚先王不可，而己戚先王則可，非伯魯之攘善而何？』（四）『禮：「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又曰：「士大夫去國爲壇位，向國門而哭，爲無廟也。」當是時，太王王季文王赫赫寢廟，周公非去國之時，雖曰支子不祭，然公爲武王禱，非爲身禱也，舍太廟而爲野祭，不祥孰甚焉？方命鄉士勿言，隱諱其迹，而乃登壇作墠，以自表揚者何也？』（五）『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禮卒哭乃諱，其時武王雖病，並未終也，不稱元孫發以禱，而稱元孫某以諱，是先以死人待武王也。某某者後世之俗諱，三代所無也。商人曰帝甲帝乙，此不稱名之證，不稱某也。周人所謂諱者，以謚代名，故禮凡祭不諱，臨文不諱，臨之以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晉荀偃禱稱平公爲曾臣彪，此稱名之證，不稱某也。詩曰：「一之日觱發，」曰「駿發爾私，」皆公作也。尋常詠歌，不諱於其子成王之前，而一旦禱祀，

反諱於祖父太王王季文王之前，於義何當？』（六）『治民事神一也，故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元孫既無才無藝，不能事鬼神矣；又安能君天下，子萬民乎？贊周公之才之美，始於論語，造僞書者竊孔子之言，作公自稱語，悖矣。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武王克商已二年，縱有不諱，與天之降寶命何傷？劉先主草創西蜀，即位二年遽崩，仗一孔明，猶能支持強敵，而周家積累千餘年，以至仁伐至不仁，十亂猶存，八百諸侯尚在，周公不必憂危至此。』（七）『周公既不告廟而私禱矣，武王已瘳，已身無恙，公之心已安，公之事已畢，此私禱之册文，焚之可也，藏之私室可也，乃納於太廟之金縢，豫為日後邀功免罪之計，其居心尚可問乎？』（八）『中庸曰：「事死如事生。」孟子曰：「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則義不可勝用也。」又曰：「享多儀，儀不及物。」然則爾汝者，古人挾長之稱，而圭璧者，所以將敬之物也。公呼先王為爾，不敬；自夸材藝，不謙；終以圭璧要之，不順。若曰：「許我則以璧與圭，不許我則屏璧與圭，」如握果餌，以劫嬰兒，既驕且吝，慢神蔑祖，而太王王季文王甘其爾汝之稱，又貪其圭璧之誘，於昭於天者，何其啓寵納侮之甚也。』（九）『周公古之達，孝也，孝父與孝兄孰切？當文王崩，何以不禱？或曰：

「武王得天下，主幼國危，關係甚大，公故急而為之耳，」然則文王大勳未集，年又九十七歲，周公以為老耶？賤耶？直當死時耶？」還有金縢辨下一篇，他的理由，此處不再徵引了。子才先生這兩篇文章懷疑的理由是很充足穩當的，就以我們的常識來評判，世界上那裏會有如金縢所說的「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的那麼一回事！我們知道，崔述的考信錄最富有實證的精神，所以胡適之先生稱他為「科學的史家，」也不為過，但到了這文的時候他的熾烈的「疑古」「求是」的精神，不知消散在什麼地方了。他的豐鎬考信錄卷四引了這段文字，卻只無聲無臭的引呂樂天的己酉記疑一則來證明此文「居東」之非「東征，」就敷衍過去，全不像他在以前幾部書裏嚴格的排斥一切神鬼不經之談，這就是他衛「道」的缺點了。子才先生又懷疑禹貢，他在隨筆卷六五服條下說：「……幅員之廣，三代實不如秦漢也。考唐虞之時，雍州之地，猶為導河，導弱所經，冀州之北，並無治水之迹，此二方者，有何侯衛之可設？貢賦之可稽乎？且依其說，則王者之都，必長在天下之中，如嵩，洛，汝，潁地方，然後均齊方正而五服九服可以環而向

之；若虞夏之都偏於北，周人之都偏於西，其北則沙漠苦寒，西則戎狄流沙，又安得有五千里之侯衛耶？至於東南二面，又豈止於五千里耶？」這全是實證之談，因先生相信「山川藪澤爲不可移易之物，非周商異於虞夏。」這樣就可知禹貢也是僞作，崔述也不懷疑。再舉子才先生懷疑堯典的一篇駭人聽聞的文章於下：

策秀才文五道「問若稽古帝堯，此追序之詞也，不千百年，何遽稱古？然則堯典者，夏書耶？商周書耶？康成訓古爲天，稽爲同，堯舜同天可也，皐陶同天亦可歟？凡安國疏稽古爲順，考古道而行。夫置閏，古無有也；治水，古無有也；然則堯之所順考而行者何古也？不能先覺而試鯀九載，民何辜歟？不明試以功而試以二女，有此試人法歟？納於大麓，果即捐階焚廩意歟？抑是大錄天下之政歟？二月東巡，至十月而五嶽已畢，天子之車吉行三十里，其周流得及歟？……」

這樣懷疑的理由，在我們今日看來，是很可以成立的，但卻要令一般學究嚇得伸舌了。就是崔述聽了，恐怕半響也說不出話來了。你看！先生這段話不是把崔述所「信而不疑」

並且根據着做那前三卷唐虞考信錄的堯典根本推翻麼？崔述說他做這書：『凡二十餘年而稿始成，而尙未知其有合焉否也？』但他總相信『唐虞之事，惟堯典諸篇爲得其實，』並且在卷四發表他的新見解說：『天下者，天之天下也，非天子之所得而予奪之者也。是以唐虞以前，天子未有以天下授人者，各自以其德服之而已，不强身後之天下，使之從一人也。堯之禪舜乃創前古未有之奇，故二帝合爲一書，而統名曰堯典，明乎兩帝之猶一代也，不可以此爲例，而謂有一天子，必復傳之一天子也。』又說：『堯之禪舜，時也。舜之未嘗禪人，常也，自古天子皆然者也。』崔述這樣的解說，拿人羣演進的情形來設想古代部落主義的情形，也許是實事，不過堯典的可疑性既如子才先生所說的那樣的大，那麼這種信史的價值，也就很小了。由此看來，這幾年顧頡剛胡適之錢玄同諸先生懷疑禹以前的歷史，子才先生也算是一位先覺呵。

（乙）論語

如上一段所說，子才先生敢懷疑崔述之所不敢懷疑，——也可說懷疑一般人之所不

敢懷疑，這裏就可明白崔述始終爲儒家——道統之說——所囿，所以他沒有子才先生這樣的徹底敏銳，此崔述只所以成爲能求『信』而不必『是』的史家，而子才先生卻能求『是』而不必其可『信，』雖暗裏和儒家宣戰，也無畏懼，這是子才先生所以成爲二千年來的一位大思想家的緣故呵。崔述雖求爲一信史家，而尙沒得完全成功。再說崔述所懷疑的，以時間而論，子才先生都早已『不謀而合』的懷疑過了，這也是令我這個對於他二人有深切興味的作者所覺得異常快活的事。現在舉個例如下：

子才先生的論語解四篇：『諸子百家冒孔子之言者多矣，雖論語吾不能無疑焉。夫子所最重者，仁也。以顏子之賢，僅許以三月，其他令尹，子文，陳文子皆不許也，何至於管仲而曰：「如其仁，如其仁？」管仲果仁矣，天下有仁人而器小不儉且不知禮者乎？天下之知禮能儉且器不小者，未必仁也。騰口說而持之過堅，使前後不合，後世之愼言語少許可者且不然，而謂聖人然乎？然則何以有此？曰：「論語有齊論魯論之分，齊人最尊管仲，所謂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以管仲爲仁者，齊之弟子記之也，故上篇齊桓公正而不譎，

下篇陳成子弒簡公，非齊論而何？魯人素薄管仲，所謂五尺之童，羞稱五霸，以管仲為無一可者，魯之弟子記之也。故上文哀公問社，下文子語魯太師以樂，非魯論而何？均有僞託，未足爲信……』

崔述也是懷疑論語的，並且懷疑得比子才先生更加有條理系統。他在洙泗考信錄卷二說：『今之論語，非孔門論語之原本，亦非漢初魯論之舊本也。』我們綜括他在洙泗考信錄，論語源流附考和論語餘說論語篇章辨疑等所考據的結果，那麼論語二十篇中末五篇——季氏，陽貨，微子，子張，堯曰——都有可疑之點。因漢初所傳有魯論齊論古論的分別，篇數和末數篇名各有不合，文句亦間互異。王莽時侫臣張禹總合併三本成爲今本。（見漢書藝文志，張禹傳及何晏論語集解序。）這五篇中，最少應有一部分爲戰國末年人所曾經竄亂過的。其證據就是：一論語通例，稱孔子皆曰『子，』惟記其與君大夫問答乃稱『孔子，』這五篇裏屢有稱『孔子』或『仲尼』者。二，論語所記門弟子與孔子對面問答，亦皆呼之爲『子。』『子』對面呼『夫子，』乃戰國時人的語言，春秋時代是沒有的，但這五篇裏卻屢有稱

『夫子』的。三，季氏編：『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云云，考冉有季路並無同時仕於季氏的事。四，陽貨篇記『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云云，又記『佛肸以中牟畔，召子欲往』云云，考弗擾叛時，孔子正爲魯司寇，率師墮費。弗擾正因反抗孔子政策而作亂，也是由孔子平定，那裏能有以一個造反的縣令而敢召執政，其執政方督師討賊，乃欲應其召且說『其爲東周』的道理？佛肸以中牟叛趙，爲趙襄子時事，見韓詩外傳。趙襄子之立，在孔子卒後五年，孔子何從與肸有交涉？這些說法是很詳審的，證據也是很確實的，子才先生是沒有這樣的專門工作的。但子才先生還有對於論語裏孔子的言行，加以暗諷的，這是能夠『考辨孔子之事蹟』『知有聖人之異』的崔述所不敢爲。子才先生的論語解四篇說：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內言不出於閫，南子之淫，陰事也，中才之人，不道人曖昧，而況聖賢乎？而況國后乎？夫子何人？而子路以劉楨平視之意測之，太鄙。朱子註：『大夫入國，有見其小君之禮，』此語雖不見經傳，然聘禮載：『同姓之國，夫人使下大夫勞使臣以二竹簋，』魯衞兄弟也，君夫人與外臣通問，禮也，原不計夫人之賢否也。孔子不引禮以

折子路，而乃急而援天以自明，更鄙」

這話是一般人所敢說的嗎？崔述在洙泗考信錄卷二就把這屬於雍也篇的一章，——不在上面已經考出的僞五篇之內。——也放在『存疑』之項下，並加以解說：『按此章在雍也篇末，其後惟兩章，篇中所記雖多醇粹，然諸篇之末往往有一二章不相類者：鄉黨篇末有色舉章，先進篇末有侍坐章，季氏篇末有景公邦君章，微子篇末有周公八士章，意旨文體皆與篇中不倫，而語亦或殘缺，皆似斷簡，後人之所續入。蓋當其初，篇皆別行，傳之者各附其所續得於篇末。且論語記孔子事皆稱「子，」惟此章及侍坐，子畏武城三章稱夫子，亦其可疑者。然則此下三章，蓋後人采他書之文，附之篇末，而未暇別其醇疵者；其事固未必有，不必曲爲之解也。……』孔子有無這事是另一問題，但崔述始終都替孔子迴護，則不能不使我們從他的立腳點上有不能全相信的了。子才先生有時也說幾句『聖道』『王功』『仁義』的話，但他卻是個大思想家，所以不爲一家所囿。他在上一段話之後，接着嘲弄孔子，很令人發笑」現在錄於下面：

『予以爲子路，仕孔文子者也。孔文子出公黨也，子路賢人也，且勇者也，賢而勇，但知食人之祿，忠人之事，而不暇總全局以審其大。聖人固不然，衞君待子爲政之問，意欲夫子之助出公也，不料夫子之忽答以正名也。玩「必也」二字之神，夫子亦早知子路之意，而故鄭重其詞曰：必如是則我爲政，不如是則我不爲政也，予不仕於無父之國也云爾，於是拂子路意而以爲大迂，其墨墨然不悅也久矣。』

『冉有者，子路黨也，不得已再託子貢探之，子貢又不得已，假伯夷叔齊以探之，其不得已何也？兩賢皆知夫子未必爲衞君，而誠恐道破轉無味故也。乃夫子復有求仁得仁之語，而不爲之意，昭然若揭，則子路聞之，又必墨墨然不悅也久矣。』

『一旦子見南子，子路以爲出公，南子所立也，子既不爲出公，又何必見南子？言與行違，其所以不悅者一也。』

『南子專政者也，又能敬蘧伯玉，而知賢者也。倘敬夫子，而夫子告以正名之迂說，又告以求仁得仁之故事，未必不動其母子之天性，召蒯聵，黜出公，而孔文子且有旦夕之禍，

其所以不悅者二也。』

『公山佛肸章所稱子欲往者，將往未往之詞；子見南子明是已見之詞，已見則夫子必有與南子問答之語，記者雖不載，而子路當時必知之，其所以不悅者三也。』

『然則夫子何以矢之？曰：「此夫子之怒詞也，怒野哉之由屢說不明，故不得不以中人以下之語教之也。言予之正名，乃天經地義也。使予見南子而不告以正名爲急，則將獲罪於天，而天且厭之矣。天之所助者，信也。人之所助者，順也。名不正則不信不順，而天將厭之。曰：「由也不得其死然，」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皆天厭之明證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意非不善，而夫子亦呼天而斥之，何也？按儀禮喪服章「家臣爲大夫斬衰三年，以大夫而上同天子，僭也，此後進之禮樂也。夫子平日惡之久矣，然而不言者，居是國，不非其大夫故耳。一旦疾甚，而幾自陷於大不韙，則病間而安得不呼天以怒耶。……』

照子才先生的話說來，那麼子路到是一位『但知忠君，』『但知尊師，』又賢，又勇的人，孔子卻是『言與行違，』又迂，又褊私的一個學究，但很出人意表之外的，子才先生竟下個

總結說：『嗚呼！此聖人賢人之辨也。』豈不同孔子大開玩笑？使人覺得『幽默』不『幽默』？我們就根據崔述作的最謹嚴的孔門弟子傳略的洙泗考信餘錄來說，那麼崔述：『據史記文，定其所可知者：顏淵至司馬牛及子賤秦丕茲二十有二人，而參以孟子，家語，文翁圖增收皮，琴張，巾褫三人，並顏路等三人，商瞿等二人，共三十人。其餘甚可疑者刪之，無可考者存而不論。』只這三十人裏頭，受孔子惡罵並毫無理由加以責斥的不知有若干人？子路是被孔子『時有督責而貶之』的不消說了，至如宰我碰的釘子可就不少，『朽木之喻，從井之問，戰栗之對，短喪之請，』沒有一回不動孔子的惡氣。樊遲也是孔子最看不入眼的劣等生，如『稼圃之請，舉錯之疑，』孔子都當是『與道甚淺，』『麤鄙近利，』最可討厭的事。這樣就令我們覺得對於這位『有教無類』的孔子有些失望了，而子才先生的譏笑，也還博得我們的同情。

（丙）周禮儀禮

子才先生對於書經論語的懷疑，既如前述。現在再來說他對於儀禮周禮懷疑的理由。

六宮辨概括的說：

「嘗考禮而不覺失笑也，禮稱天子羞用百二十品，醬用百二十甕，其物又合葅，醢，脾，析，蠯，以足其數。無論食前方數十丈，使天子對案若海，無下箸所，而且蚳醢皆穢蟲也，今之乞人不食，而當時天子食之，尤可怪矣。又鄭註：「天子冕旒玉用二百四十物，加金飾，」豈非巨鰲戴石頭，岑岑幾壓死耶？夫食色性也，而天子亦人也，一食而二百四十味，九夕而八十一女，一冠而二百四十玉物，寧有是哉？寧有是哉？」

答李穆堂先生問三禮書先從歷史上來證明三禮的僞：

「孔子之言雜矣。今之可信者，賴有論語。引孔子爲斷，而三代之禮定。引論語爲斷，而孔子之言定。孔子贊周易，正雅頌，志欲行周公之道，形於夢寐，豈有周公所手定之書，竟不肄業及之之理。」

「子曰：「文勝質則史，」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此數語者，夫子舉周之衰世而言也。春秋禮壞樂崩，必有繁文縟節，增飾已侈者，故夫子以先進

正之，而於奢儉文質三致意焉。若是周禮儀禮當時具存，則籩豆臐膮，升降裼襲，其嚴若彼，其細若此，周德雖衰，天命未改，自上下下，習慣自然，又安得有先進後進從奢從儉之分哉？」

崔述也有一段和此相同的辯證。豐鎬考信錄卷五：

「……周公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然則聖人所貴在誠意，不在備物。周初之制，猶存忠質之遺，不尚繁縟之節明矣。今禮經所記者，其文繁，其物奢，與周公孔子之意判然相背而馳，蓋卽所謂後進之禮樂者，非周公所制也。」

（子）儀禮

子才先生條列儀禮的疑點太過繁多，現只節錄數條：

「按大射卽燕射，鄉射卽鄉飲酒禮。君之燕臣，非其大夫，卽其卿士。鄉之賓介爲卿大夫鄉先生，皆雍容揖讓，非若後世之考兵校武也。乃大射禮曰：「司射者搢朴升堂乃去朴。」

鄉射稱「射者有過則撻之，」以行禮之場，爲行刑之地，過矣。」

「聘禮：「賈人啓櫝取圭。」鄭註：「賈人，在官知物價者。」夫聘以通兩君之好，藉圭將敬，而乃令賈人與之，以廉讓之堂，爲交易之所，過矣。」

「覲禮：蓼蕭之詩，康王之誥，是何等華飾？而儀禮則云：「諸侯肉袒於廟門之外。」當嘉禮之行，作受刑之狀，不祥可憎，作僞更可憎。」

「喪禮諸侯懸壺代哭，士代哭，不以官。夫父母之喪，創巨痛深，發乎不得已，所謂哀至則哭，何常之有，乃竟有代哭之文。南朝王秀之一達人耳，猶禁子孫代哭曰：「喪主不能淳至，故欲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豈周公乃秀之之不若耶？」

「大射有樂，而燕禮無之。鄉飲有樂，而少牢饋食特牲饋食無之，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也。稷在某，黍在某，祭醴始扱一祭，及扱再祭。牲體有腸五，胃五，一骨，二骨之分，此詳其所不必詳也。」

「士相見禮賓五請主人始出，又不升堂，止於大門外一拜，太傲；盛服行禮，忽而袒衣

旋襲，又袒又襲，如是者數十次；太煩；孫爲祖尸，父拜其子，明日賓尸，子爲父客，太戲；贊何人斯而見婦，酌婦，婦東贊西相面也，和拜也，太瀆。』

子才先生把這些懷疑的理由提出而加以推測說：『按漢初高堂生始傳士禮十七篇，而今皆不只於士禮。若燕禮，大射，聘禮，公食大夫，覲禮五篇，皆諸侯之禮也。喪服一篇，總包天子以下之服制，然則所謂士禮者僅十一篇耳，或后蒼及門人慶普等取諸他禮，以應其數，而非高堂之原本亦未可知。』崔述懷疑儀禮的要點，現只摘錄一條和子才先生的話參看：

『古者公侯僅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今聘食之禮，牲牢籩豆之屬，多而無用，費而無當，度其禮每歲不下十餘舉，竭一國之民力猶恐不勝。至於上士之祿，僅倍中士，中士僅倍下士，下士僅足以代其耕。而今士禮執事之人，實繁有徒，陳設之物，燦然畢具，又豈分卑祿薄者所能給乎？（中略。）』

崔述推斷儀禮乃『春秋戰國間學者所記，所謂諸公卽晉三家，魯三桓之屬，周公時固無此制也。覲禮諸侯朝於天子，天下之大禮也。聘禮諸侯使大夫聘於諸侯，禮之小焉者耳。覲

禮之詳，雖百聘禮不爲過，而今聘禮之詳反十倍於覲禮，此何故哉？此無他，春秋以降，王室微弱，諸侯莫朝，覲禮久失其傳矣。但學士大夫聞於前哲者，大概如此，因而記之。若聘禮乃當世所通行，是以極其詳備。然則此書之作，當在春秋以後明甚。若果周公所爲，豈容於其大者反略，而其小者反詳，輕重之顚倒如是乎？」

（丑）周禮

子才先生懷疑周禮的理由，具見於咨李穆堂先生問三禮書：

「……後世學孔子者莫如孟子。證春秋者莫如左傳。孟子言周室班爵祿，其詳不可得而聞，言井田經界，亦以意爲之，而引詩及龍子之言爲證。使當日周禮尙存，則郊遂川澮之名，歷歷可數，孟子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竟目不一見此書，其所守者何道也？子產爭承於晉，子服景伯卻百牢於吳，不引大行人之職以折之；郤至懼金奏，知罃卻桑林，亦不引大司樂之職以謝之；諸賢皆博物君子，而所學乃不如鄭馬，其所博者又何物也？仲孫湫曰：「魯秉周禮。」未知周禮何指？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然則易象春秋，即周禮也，非別有所謂周禮也。昭公名知禮，太叔儀曰：「是儀也，非禮也。」古之人且賤儀而尊禮矣，而何儀禮為經之說乎？若魯所守先世之禮，與他國所存周家之書，亦未嘗無一二可考者。史克對宣公曰：「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又作誓命曰：『竊賄為盜，盜器為姦。』」單子稱周制曰：「列樹以表道，列鄙食以表路。」周之秩官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中無字曰：「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此數書者，考之今之周禮，絕無其詞，豈左氏之所引者亡，而左氏之所未引者反存耶？抑左氏孟子均不足信，而惟今之周禮儀禮為足信耶？」

又說：

『今之周禮，今之管子晏子也。管子相桓公，才最大。晏子事景公，學甚正。今所傳之書殊駁，必非管晏所作。夫以雜霸之才，後人擬之而不類，況周公乎？以無關重輕之管子晏子，後人尚附會之，況周禮乎？』

崔述懷疑周禮的話，也可錄重要的一段來參看：

「此書條理詳備，誠有可觀，然遂以爲周公所作周一代之制則非也。九州之內，約方三千餘里，外盡四海，不過五千里，故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九。」記曰：「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書曰：「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今周官封國之制，諸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天子邦畿之外分九畿，畿每面五百里，通計爲方萬里。四海之內，安所得如許地而封之而畿之？今自洛陽東際海，西踰積石而西，亦不過五千里餘，經傳之文較然可徵，周官之誣亦已明矣。」

崔述還有別的辨證，如：稅法不合，經傳沒有「春朝，夏宗，秋覲，冬遇」的文字和事實，和曆法乖謬等。崔述的考據自然是較子才先生爲精審完密了。但他們兩個人對於周禮都是抱痛罵的態度。子才先生說：「劉歆新莽無論已，荊公方正學俱以此書誤世，而當時爭之者，俱就事論事，而未嘗有一二豪傑之士直指周官周禮之非聖，破其所挾持，以致人主不悟，而天下陷於敗亡，爲可歎也。」崔述說：「嗟夫！自周官一書出，漢人據之以釋經，其有不合，則穿鑿附會，以致離經而畔道者不少矣。至宋王安石遂據泉府之注，以行青苗。蔡京復據王及后

世子不會之文，以啓徽宗之奢侈，而宋卒以此亡，雖二子之意，但假此以濟其私，然不可謂非周官有以啓之也，可不爲後世之大鑑戒歟？』平心說來，周禮是一部『託古改制』的好書，他在政治思想上有相當的位置，但不能因其有價值便說是周公所作也，不能因其非周公所作，便說是無價值。我們很佩服子才崔述和他們一樣疑周禮的姚際恒輩有爲那樣求眞求信的精神，卻很不佩服他們那樣一味痛罵僞的『衞道』態度。我想不到見解識力較崔述還高出一籌，大膽而透徹的子才先生，竟有時也爲時代所限。但在別一方面看來，子才先生破壞僞的成就，也很足驚人了。

崔述的考信錄因爲他年老病增，到東周以後就沒有著手，（見考信古續說東周大事摘考的弁言）子才先生卻往下把各代的史料都加以考定和批評，——直至元代而止。如懷疑史記和漢書，隨筆卷二史漢均非舊本條說：『史記天漢以後，褚少孫所補也。成帝時長安馮商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後漢校書郎楊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然則史遷之眞鮮矣。梁書劉之遴得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

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古本以序傳爲中篇，以表志列傳相合爲次，然
侯贊曰「淮陰毅毅，伏劍周章」皆與今本不合，然則孟堅之眞亦可疑
多僞作條『梁劉之遴所引古本漢書，全紹衣以爲僞造外戚傳，以云
無升在列傳首卷之理，外戚不列陳項之上，則諸王亦不次外戚也。』
肯綮，如史記裏原本缺亡而後人補作或後人續撰的，都曾經先生同
得異常詳細，還有後人故意竄亂的如康有爲的新學僞經考和崔適
這樣可見子才先生識力的優越之一斑了。末了，再引先生的一篇極
本段的收場。隨筆卷二十五『古書僞託』條。

『古書僞托撰人姓名，有無端而發露其僞者：中庸漢儒所撰
孔子孟子皆山東人，故每言山必稱泰山，曰「曾謂泰山，」曰「泰
以超北海，」曰「登泰山而小天下，」皆言山東最尊之山，就近舉
「載華嶽而不重，」明明是長安之人說長安之華山，漢都長安故

相傳禹作也，乃有零陵，長沙，是漢時地名。爾雅相傳周公作也，乃有張仲孝友，友是宣王時人。水經漢桑欽著也，乃有「江水東經永安宮」之語，永安宮昭烈托孤處也，桑欽見西漢儒林傳，相隔二百餘年。易林，焦延壽著也，有「昭君是福」等語，延壽是宣帝時人，昭君是元帝時人。星經甘石著也，有「羽林郎將」等名，甘石是周以前人，羽林郎將乃秦漢官名。列仙傳，劉向作也，贊云：「七十四人已見佛經」倉頡篇，李斯書也，中有「漢兼天下，豨黥韓覆」等語。元命包春秋書也，有公輸般班等名，皆戰國時人，張平子深駁其僞。漢惠帝名盈，蘇李河梁詩「獨有盈觴酒，」不避「盈」字，俱可疑。本草，神農書也，中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眞定，臨淄，馮翊，出諸藥味郡名。汲冢周書月解以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按堯時日躔一度，至漢太初曆始云「日起牽牛一度，」何周月乃爾？又時訓解以雨水爲正月中氣，考自太初以前曆，皆以驚蟄爲正月中氣，至太初曆始易之以雨水，何時訓而云然耶？管子稱三晉之君，其時無三晉。國語勾踐之伯，陳蔡服從，其時有蔡無陳，呂氏春秋晉文公師隨會，韓詩外傳孟嘗君學于閔子，年代不符，皆可笑也。』

先生考證在文字記錄以內的史料的成就已如上說。此外先生又考證在文字記錄以外的史料——即金石。——尤有很值得特別提出說明之必要。隨筆卷五碑補史所不及條：

「碑有補史之所不及者：如孫叔敖名饒，薛仁貴名禮，歐公以為非碑則人不知。史稱王稚子為溫令，而碑云：「為河內令，令外有上谷府卿祝，其縣卿之官河南尹，下有循行一百三十人，逆令左卿有秩池」云云，皆史所無。金石錄載東漢繁陽令楊君之政足為循吏，而史書無其人。華山廟碑，漢武封禪有存仙殿，望仙門，皆漢書所不載。邯鄲淳陳元方碑以何進薦拜五官中郎，而後漢書本傳以為董卓入洛就家拜為此官。宋廣平碑稱公雅好諸讌，不事矜莊，安西都護趙含章賄事發覺，簿上獨無公名，公奏明皇曰：「趙賄偶不及臣門，非不受也。」此事唐書本傳所不載，而見於顏魯公所書碑側。盧懷慎碑言懷慎本名德慎，卒於開元四年，而新書乃稱臨卒語宋璟以上享國日久之語，年代不符。太宗功臣，史稱圖形凌烟閣，而河間元王孝恭碑言圖形戢武閣。他若柳敏孝廉，韓仁循吏，史多遺載。本朝巴里坤有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稱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雲中裴岑將郡兵三千人誅

呼衍王等」云云，後漢書所無也，使非此碑，則岑功沒矣。後漢書皇甫規傳稱屬國都尉李翕多殺降羌，恃倚權貴，規到官條奏其罪；而武都西狹頌稱其治化精通，致黃龍白鹿之瑞，使非此碑，則翕功又沒矣。魏中書鄭義碑稱義之使於宋也，宋主客郎孔道均就邸設會，酒行樂作，均問樂何如？答曰：「哀楚有餘，而雅正不足，其能久乎？」魏書本傳不載。淮安定公趙芬碑稱封淮安縣開國子，隋書芬本傳封淮安縣男，傳不載芬諡，而碑稱定公，其以大將軍歸第，傳亦不書。莒國公唐儉碑云：「人多庸鄙，惟尉遲敬德頗識事機，公示之以安危，告之以成敗」云云，蓋指儉陷劉武周時密說敬德使降唐事也，唐書不載。金明昌三年，威顯廟祈雨感應記稱隋涼州總管韓禽虎為韓莊公，禽虎有諡，皆足補史書本傳之缺。其他漢晉魏唐一切文武官名不見於百官志，郡縣地名不見於地理志者，碑志詳書之，不可勝數矣。」

三　歷代史籍的批評。

先生博覽羣書，歷史裏無論是官修的或私人著述的都有過批評。在中國這種批評的

史學最古的當然要數唐劉知幾的史通了，先生雖不曾有過這樣的一部專著，但也可把一些零碎的筆記，歸納分別說明於下：

史的形式方面。 這項包括史的『體裁』『文筆』……等項。隨筆史記體例未備條：『史記有意為褒貶，如進項羽為本紀，陳涉為世家，而黜淮南衡山為列傳是也。有隨意標題而心無成見者：如蕭曹稱相國，而留侯絳侯稱封爵，酈食其稱生，而石奮稱萬石君，魏公子稱信陵君，而平原君稱趙公子勝是也。蓋作史之初，體例未備，北齊書倣之，或稱高敖曹，或稱高昂；或稱邢邵，或稱邢子才；或稱楊愔，或稱楊遵彥，亦隨便書之。』班氏史例條：『班氏作傳有於本傳不終敍之，而終敍於別傳者，如：張蒼竇嬰等傳是也。有因一事相同而合序之者，如欒布被賣，季布亦被賣；張湯有賢子，杜周亦有賢子，故傳相聯而及也。有因其文詞相類而合序之者：如賈山鄒陽枚乘路溫舒是也。有因其受禍相類而合序之者：如眭宏夏侯京房等是也。』有應入藝文志而不必入本傳者：如揚雄相如之賦，史遷論六家之要指是也。有應入郊祀志而亦誤入本傳者：如匡衡李尋之諸疏是也。他如楊王孫之裸葬，胡建之誅監軍，朱雲之

折檻，梅福之挂冠，俱有獨行之意，故合爲一傳。』南北史體例之非條：『潘玉兒不入后妃傳，附見於王茂並茹法珍傳，以其亡國也；陳後主張妃何以又入后妃傳？江總不入佞幸，以其有文也，而載法興頗有文詞，徐爰且通經學，又何以入於佞幸？寶誌、慧琳，僧也，不應入隱逸。災祥讖應人五行志，不應附本紀。劉知幾史通歷數諸史長短，而絕不及南北史何耶？』新唐書硬删文義，強用僻字條：『新唐書自夸文簡於初，事增於舊，然硬删舊文一二字，往往晦澁不通。』史家率筆條：『班史最謹嚴，而宣帝紀云：「一時公卿大夫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傅喜傳：「太后求稱尊號，使帝不得直道而行。」酷吏傳：「延年敏捷於事，雖冉有子貢通藝於政事，不能絕也。」筆法冗而率。南史最雕繪，而始興王濬傳「其母又愛幸文帝，極所留心」等語，是何文法？舊唐書最華贍，而元載傳重複拉雜，「異樂名姝」四字，重累言之。陳壽三國志人皆稱其高簡，而管輅傳瑣屑繁冗，頗嫌詞費：……袁宏後漢紀馬援曰：「臣與公孫述同縣，少有娛。」虞詡攻武都羌敕曰：「吾言強弩發。」鄭次都謂郅惲曰：「子直心誠三代之道」云云，俱不成句法。』

史的內容方面。屬於這一類爲先生所非難以正名垂訓爲宗旨的幾部史書已經在本章第一段徵引過了。此外還有批評各史部分的內容，如世系難考條：『史記后稷至文王，以十五世而衍爲一千九十年，是六十始娶，八十始生子也。契至成湯四百二十年，業已十四世，是皆三十而娶，四十有奇而死也。魏收作魏書，自敍世系，以魏無知爲七代祖，其中乃相去七百年，是收之祖宗皆百餘歲方生子也。凡如此類，可發一笑。』史遷矛盾條：『辛壬癸甲孔安國言辛日娶塗山之女，甲日往治水，啓生不入，言其勤也。太史公以爲娶塗山女，四日之內生啓，故不入，是疑其妻而惡其子也。（中略）歐公帝王世次圖序亦極言本紀世系之荒唐，如舜娶祖姑，禹攝位時，以時考之，年只六歲。』班氏有讖緯陋習條：『史遷作高祖本紀贊，以忠質立義，明乎繼三代者，高祖也，最爲得體。班氏遠引豢龍之劉累，以爲漢承堯運；又於列傳中以韓增之貴，本於周烈；杜延年之貴，本於唐杜世祿；以霍光之貴，爲霍叔苗裔，皆染東漢人讖緯習氣。』晉書之失條：『晉史孝友傳以李密爲冠，忠義傳以嵇紹爲首是也。韋忠爲劉曜盡節，何與於晉，而與劉沉王豹並列乎？鄧攸諂媚權貴，棄絕天倫，是何人品？王宏川發婦人相

服於路，是何政體？而列循吏傳乎？夏統傳促數煩志，全是唐人小說，非史體也。韓壽附賈充傳中，言其卒且贈將軍，而賈后傳言其伏誅，自相牴牾。諸葛長民劉毅孟泉等皆有擁桓元之功，而傳中爲宋高祖故，極言其凶邪，是諱善也。桓溫廢海西公，王彪之定廢立之謀，忘君臣之義，稱朝廷以此服之，是獎亂也。庾亮不入外戚傳，許旌陽顧愷之葛稚川不入藝術傳，俱不可解。至於賈充見鬼，王導見將子文，苻堅覽八公山草木皆兵，以爲王道子醮神之驗，則幾乎志怪矣。」宋書之誤條：「沈休文宋書王道隆開疏促戰，以陣亡，不應入恩幸。沈攸之起兵伏誅，不應與袁粲臧質同傳，又張暢諸傳俱稱北魏諸帝之廟號，休文南朝人，亦不應尊索虜若是。蓋沈休文宋書殘缺，後人取南史補入，故往往自相矛盾。」宋史繁蕪之故條：「人言宋史繁蕪，非其序事之冗也，蓋當時秉筆者雜取諸家行狀碑志而爲之，多有不應載者，如：郭諮李斌趙瑁等數十人，全無事業，又無關係，何必立傳？惟劉平任福等傳序事筆致頗有可觀。桑懌傳純用歐公本文，殊明潔。張浚傳用朱子所作行狀，失之濫矣。他如曲端之冤，諱而不言。符離之敗，歸罪於李顯忠，而爲張浚出脫，皆可笑也。」元史重複條：「元史諸帝本紀中，載星災，月食，河

決事已詳，而天文志五行志又重載之。陰陽家推算重光有災，脩蒙長久，指武宗與仁宗也，太后頗惑其言，已見於皇后傳矣，又見於康里脫脫傳中。帝問宋何以亡國，或以賈似道重文臣輕武臣對，已見於世祖本紀矣，又見於董文忠傳中。（下略）』元史成太速條又說：『自二月至七月而書成，成之太速，故多訛錯重複之病：天文志重述渾天宣夜周髀三家言，禮樂志抄寫樂記，藝文志竟忘編入』史有太簡者條：『漢書徐樂傳賈山傳只載一書，而樂與山之出處，一字不及。北史做之，衛操傳但志地理一碑，晉書祖臺之傳只一行，袁悅之傳只四行』此外還有批評私人著述，如：荀悅漢紀，袁宏後漢紀，裴松三國志補，薛居正五代史稿，蘇子由古史，邵宏簡錄，柯維騏宋史新編，王損仲宋史記，無名氏唐闕史，儒林公議……等，都因文繁不錄，而我在上面所引證的話，已經經過幾番的選擇了。

我敍述子才先生的史學，暫止於此，我有一個希望，便是請讀者看了我這一章介紹的論文之後，就把先生的隨筆二十八卷和文集拿來細讀——尤其是研究歷史的人——可得許多極寶貴的材料，將來無論是去作中國的通史文化史，制度史，及其他種各別史，都有

極大的幫助。現在我就舉一個在文化史佔重要位置的關於文化的傳播有很大的關係的印刷術的發明的考據爲例。

隨筆卷二十，刻板書不始於馮道條：『俗傳刻板書始於馮道，唐柳玭家訓序言在蜀時，嘗閱書肆，見字書小學，率雕本印紙，似在道前。若五代史和凝文集百卷自鏤板以行世，凝與道同時人也。』後漢乾祐時孫崇義爲國子博士，校定公羊，刊板國學。』余按陸深河汾燕閒錄云：「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上勑佛經雕板行世，」是刻板書隋已有之，更在柳氏所言之前矣。』

這樣的話不是我們前此所未聞的嗎？此外如筆不始於蒙恬條說：『毛詩靜女篇「彤管有煒，」是三代前有筆矣。故孔子著春秋，筆則筆，削則削。』紙不始於蔡倫條：『蔡倫東漢宦官也。飛燕傳有赫蹏小紙之稱。』還有迎佛不始於漢明帝，文字不始於蒼頡……等都與文化史有關。畫像不始於勾踐，廟象不始於佛家，瓷器不始於後周和卷五金石類的一部分，……皆與美術史有關。漕粟不始於蕭何，青苗錢不始於王安石，用銀不始於金哀宗，牛耕不

始於趙過，鹽官始於漢……和經濟發達史有關。纏足不始於李後主，妓女不始於管仲乞巧始於成武丁，葉子戲始於李郃，和卷十二，十三，十四典禮類的大部分……皆與風俗史有關。卷七，八，九官職類是法制史的重要材料。卷十科第類是教育史的重要材料。此處只籠括的隨便說一說，先生的全書關於這些材料異常豐富，可見先生對於史學的造詣，是如何的深厚呀！

附袁先生的史論

史論在歷史學上也有相當的價值。因為事蹟的觀察點，因時代和個人而有不同。在以前看做是正當合理的事，現在卻看做是荒謬乖戾；要是沒有個好的史事評論，給古人與一個恰度『不苟求』『不寬容袒護』的辨正出來，就常使古人有『不虞之譽』和『求全之毀，』於信史的撰述是很有妨礙的。中國書裏這類的文章真多，最早的如賈誼過秦論，往下唐宋的人作的更不計其數，至如成專書的呂東萊博議，王夫之的讀通鑑論，前數年坊間出版的評輯史事論新編等，他們的內容能否合得上我所舉出的幾個條件，姑且不論，但作歷

史的人，實在是無論如何都應該涉獵一下。要是能有如梁任公先生作的王安石，胡適之先生的一千二百年前的社會主義者——王莽那一類的文章，簡直可當做成熟的史料採用。子才先生也有許多的史論，現只錄一兩篇比較滿意的爲例子。如劉後主可比齊桓論一文，實在是言人之所未嘗言，讀者諸君！社會上不是有流行的一句話『扶不成器的阿斗，』拿來罵失敗者嗎？這個故典，恐怕大多數都是從三國演義裏因爲愛正統天子的蜀漢過甚，所以幾集衆矢於劉後主之身，這眞是寃哉枉也！這樣的流行的公意，恐怕作史的人敍述到蜀漢的時候，也要苛刻阿斗幾句，『恨之欲其死』阿斗豈不倒霉？史家豈不失職？好在子才先生卻能起來同劉阿斗申訴，使他的眞情得以畢露，這樣在歷史上不是很不可少的事嗎？『知人論世，』是史家的一個信條。子才先生說：

『李密謂後主可比齊桓，人疑其阿舊君，余謂非阿也。人君之道無他，用人而已。用人之道無他，勿疑而已。孔明之賢足用，後主之用孔明不疑，然則用伊尹卽爲湯，用太公卽爲文王矣，何區區之齊桓而震之？』

『先主殁後，不聞後主下一詔，行一事，一則曰丞相，再則曰丞相。以爲形迹無可疑乎？則全蜀之兵，孔明主之；在朝之臣，孔明黜陟之；鞅鞅非少主臣，漢宣之芒刺，此其時也。以爲時事不足疑乎？則街亭一敗，陳倉再遁，魏之君臣，豈無反間之縱？廉頗之失亡，此其時也。居其可疑之時，操獨信之識，雖先主家法，孔明忠誠有以致之，而要非後主之賢不及此。』

『且吾以爲後主不特比齊桓，且勝齊桓。齊桓多內寵，管仲不能裁。後主妃嬪之數，董允能裁之。管仲死，勸除易牙豎刁開方，桓公不能從；孔明死，勸用蔣琬，費褘，董允，後主能從之；其不顛覆典刑也，賢於太甲；其不惑流言也，賢於成王；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也，賢同孟莊子……』

又如張邦昌贊於劉豫王倫一文說：

『張劉俱宋逆臣，然大金國志將邦昌假位三十六日，不山呼，不稱朕，不稱詔，封宋宮門曰：「臣邦昌謹封。」與執政對坐，自稱名，見金人則上座易服。以故伶人嘲之曰：「我輩作假官人，張官人作假皇帝。」較之劉豫，罪當末減。北盟會編亦載其聞金人立爲帝，即求

死，人勸其爲一城生靈計，乃勉強應命，終不肯下赦書，曰：「錢大王肆赦，恐入李大王世界。」邦昌立陳東，歐陽澈廟而祀之，二人心術亦可概見。」（隨筆卷四。）

此外的史論，就無甚價值了。子才先生受儒家『聖道』『王功』『仁義』的濡染，雖有他的活潑的思考力，敏銳的鑑別力，豐富的想像力，也不能洗刷乾淨。所以他在書柳子封建論後，再書封建論後，駁柳宗元封建論所說：『道可行而勢不可行，勢吾所無如何也』的說法，荒謬已極！柳宗元是深懂得歷史進化的道理。所以他在封建論說封建制度是由部落進化而成，與一般國家的起源，尤爲脗合。柳氏最能疑古，且重實證，崔述常徵引他，在史學上也是一個重要人物，子才先生反對他的理由，非常拘迂可笑。先生說：『夫封建，非勢也，聖人意也。郡縣，非聖人意也，勢也。』又說：『先王有公天下之心，而封建。親親也，尊賢也，與絕國也，舉廢祀也，欲百姓之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也，故封建而天下治。』又如書王荆公文集後：『荆公上仁宗書，通識治體，幾乎王佐之才，何以新法一行，天下大病？讀其度支廳壁記而後嘆其心術之謬也。夫財者，先王以之養人聚人，而非以之制人也。今其言曰：「苟不理財，則閭巷之賤人，

皆可以擴取與之利也。」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總不免有頭巾氣味，令人不能心服。

第七章　袁先生的政治經濟學和法律學

在前幾章裏，我屢屢的說過子才先生的思想雖異常敏銳，但先生腦子裏對於『聖道』『王功』『仁義』儒家傳統的思想還沒有洗刷得乾淨，所以他在政治經濟方面，雖有許多新的，特別的，有價值的見解，但大部分還是帶上『母性政策』(maternalism)的色彩；這『母性政策』便是要人快活安樂，要人享受幸福，如孟子所說：『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這一類『衣帛食肉』的政治，就是母性的政治。子才先生怎麼樣呢？他在書王荊公文集後說：

「三代聖人，無理財之官，但求足民，不求足國，其時黔首熙熙，一心歸附，譬之臧獲婢妾，仰食於家主。然所以畜之者，特有恩意德教維繫其間，不徒特財力以相制也。後世秦隋兩朝，專求足國，不求足民，卒之與爭黔首者，陳涉竇建德之流，貧民乎？富民乎？」

先生是主張扶助富戶以濟貧民。又說：

「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民之有貧富，猶壽之有長短，造物亦無如何。先王因物付物，使之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而已。……」

與吳令某論罰鍰書：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曰：「富之。」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古之聖賢，求貧民之富；今之有司，求富民之貧；不知富民者，貧民之母也。其能施與者無論已，纖紈綺驕奢，未嘗不病於己而利於民也。被綺縠，食珍羞，而齧敗者利；婚喪僭侈，好歌舞，博奕，而方外雜技與肩摩背負者利。今使之毀首毀尾，動觸機阱，富民罷，貧民傷矣。……』

子才先生這樣的尊信『為政之道將以便民』的教條，所以先生有許多政見，在我們現在看來，萬不能贊同。如先生反對保甲，——這保甲法在昔日是用來做『制定地方區劃的標準』和謀『地方租稅及公課之均一』，——現時的各文明國所施行的調查戶口或戶口登記法，在選舉徵兵和法庭宣告禁治產及其他事項，關係都很重要，——先生則以為此法不惟不便於民，且不便於官，他的理由如上陳撫軍辨保甲狀所說：

『江南戶口，大縣百萬有奇，小縣十萬有奇。十家為甲，百家為保，其甲保無算。甲置一牌，保置一册，其刊刻紙張，繕寫之費又無算。來檄以不給丁漕費給之，每縣僅數十金，如何得足？然猶謂逾數歲而一行，官吏猶可支吾，而保長無苦，或不至有驚擾而求免者。今檄文曰：「立循環二簿，一在縣，一在民，遇有遷移，註明册下，每逢朔日，保長送衙繳換，毋許差擾；如不行新查，則所造册一二年內，即無用」云云，此斷不可行也。即以江寧論之，城內居伙房者，一宿輒去。上河為簰夫者，風順輒去。一日之內，其遷流來去，變動改換者，雖更僕數也。既不能逐時逐刻而為循環，則甲日之簿，乙日已無用矣，況以三十日為一月乎？更何所謂

一二年也?』一郡中自鄉至城，遠者一二百里，近者亦不下數十里，保長非農工，卽商賈，一日廢業，十日凍餒。今令巡簷仰屋，執途之人而詢曰：「某某來去，某生死，某販脂，某賣醬。」無論良民不肯爲，必紛紛告退，就令拘迫萬方，應其名而任其事，鄰里鄉黨亦將怪而叱之。及其月朔，則將褁糧騎驢，奔趨縣堂，抱册者慮損傷，投宿者需旅店，苦累甚矣。且州縣之司閽無幾，而官衙之啓閉有常，册衆人雜，舛錯必多，授受旣親，關防必弛。』

但先生對於政治家的養成，卻有許多針砭時事的有價值的主張。在中國是傳統的君主專制政體，中央是大權獨攬，地方也是政權不分，所以官吏權勢特別的大，時時作威作福，更容易借此機會剝公肥己，結果人人都想嘗嘗做官的滋味，子才先生的原士就是對此而發。先生以爲社會上的人應該分工做事，不要越俎代庖：

『士少則天下治，何也?天下先有農工商，後有士。農登穀，工製器，商通有無，此三民者皆養士者也。所謂士者，不能養三民，兼不能自養者也。然則士何事?曰，尚志。志之所存，及物甚緩，而其果志仁義與否，又不比穀也，器也，貨之有無也，可考而知也。然則何以重士?曰：

「此三民者非公卿大夫不治，公卿大夫非士莫爲。」

士，農，工，商的任務，既各有不同，而「士」特別的重要，因其爲政治家的候補者，關係人民的幸福很大，所以要特別施以訓練並且數目要少：

『惟其（指士）將爲公卿大夫以治此三民也，則一人可以治千萬人，而士不可少，正不可多。舜有五臣，武王有亂臣十人，豈多乎哉？雖然，其所以教之者則甚多矣。古者黨有庠，家有塾，國有學，春夏學詩書，秋冬學羽籥，又有三物，六行，六藝之名，又有移郊，移遂，東棘，西寄之法，天下人知士如此其難爲也，爲士者如此其不苟也，於是農者安農，工商者安工商，相與登穀製器，通化居以事其上，而僥倖與逸游者無有焉。士既少，故教之易成，祿之易厚，而用之亦易當也。』

這樣的理想，和柏拉圖的共和國（Republic）訓練執政者一樣，不過柏拉圖是要訓練出幾個哲學家來做國家首領，先生卻只希望少數替國民做仁政的官吏，稍有不同能了。其餘農者安農一類的話，他們兩人的意見都差不多。子才先生更列舉社會不分工和沒有

特別訓練從事政治的人過多的弊害：

『後世不然，凡古所以教士者，一切皆廢，而所以取士者，又寬而易售。讀四子書，習一經，皆曰「士。」其四子書與一經又不必甚通也，稍涉焉亦皆曰「士。」既曰「士」皆可以爲公卿大夫，十室之邑，儒衣冠者數千，在學者亦數百。天下人見士如此其易爲也，爲公卿大夫又如此其不難也，於是才僅任農工商者爲士矣，或且不堪農工商者亦爲士矣；既爲士，則皆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而妄冀公卿大夫；冀而得，居之不疑；冀而不得，轉生嫉妬，造謗誹而怨上之不我知，上之人見其然也，又以爲天下本無士，而視士愈輕，士乃愈困。……』

子才先生最後提出鑑別『眞士』——政治家之候補者的方法出來：

『然則士何自而少？曰：「廣索之而嚴取之，天之生才，不必一類，而其眞者，皆不甚多，如五金然，皆適於用，合沙礫而淘之，金銀猶多，汰沙礫而擇之，銅鐵且少。」然則慮其遺賢奈何？曰：「與其倖進，毋寧遺賢，賢者今歲遺之，明歲未必遺也。惟有倖而進者，既進之以爲公卿大夫矣，公卿大夫皆任取士之責者也，以彼其才，取彼其類，夫然後倖倖相承，而賢乃

愈遺』。

先生的這種主張，顯然是賢人政治，在近代民治主義的潮流裏是不能存立的。記得太平洋雜誌第一卷第八號有郁嶷先生的政治與民意，就從各方面抨擊這種主張，並以歷史的眼光解釋西方這種思想的先驅者柏拉圖，乃受當時希臘政治之影響，柏氏震於斯巴達的武功，所以就羨慕斯巴達那種『主治之人專心政治』的制度，後來雅典復興，他又轉過來崇奬雅典的政治，稱贊法律的效力。子才先生雖不曾『以今日之我與昔日之我宣戰，』推翻『人治』的主張，但他同時卻極力主張『法治』，往下另說。寫到這裏，覺得還有一層要使人疑惑子才先生是反對教育普及的，在這裏沒有研究的餘地，只好留在下一章詳詳細細的加以討論了。

前幾段曾說子才先生相信的是母性政策，但有時他的見解彷彿又不囿於『婦人之仁』的圈子裏，但歸結仍是施仁政，不過是較爲積極，較爲有價值一點罷了。例如上兩江制府請停資送流民書是我們替他作傳的人，應該提上一筆，以明真象。這文說：

『枚伏見聖朝，嘉惠元元，隆天重地，每遇賑災，動費水衡百萬。又念天下一家，流亡者窮而無告，故復定多留春送之例。枚奉揚仁風，方愧不能宣布，敢議成憲，以屯膏哉？但意美而法不良，或法立而弊生，均宜變易增改，以扶政體而厚風俗。』

『定例：夏災不出五月，秋災不出九月，所以然者，以夏秋麥禾未枯，尙可耕種故耳。今民橫此例於胸中，雨暘偶愆，早已奔馳，田災未成，心災先定。』

『定例：賑銀月給錢二分，資送者日給錢二十，兩者相較，其利孰倍？彼負載之民，自食其力，每日所獲，未盈此數，然其妻子自養，其行李自備，今束手無事，而所得相嘗，有司又爲之養家室，僱舡驢，護送出境，假使去而復來，周而復始，當商賈之經營，則奈何？』

中國這種世代相傳的『母性政策』卻養活了社會上一大部分能從事生產的人不勞而食，所謂種種慈善事業，要不是被官僚漁利中飽，便只是擴充遊民的數量。這種『煦煦其仁，孑孑其義』的恩惠，在社會上的影響，是很不小的。先生說：

『旣聚有千人，不能保其不能爲風塵也。且其男婦哼嗜，故廉恥喪矣；子女遠擲，故路

實多矣；喧雜嘔穢，故疫癘起矣；相引爲曹，故勢力橫矣；當其時，船戶之避流民也，甚於避風波；而村鄉之畏流民也，甚於畏盜賊。……』

先生說這樣的來源，便是『病在恩之過多，遍地皆賑，故轉而生游惰之志。』這是一針見血的話，在現時都可爲一般辦理慈善事業的教訓。子才先生在政治經濟方面的思想，現止於此。至於先生的政治上的成就，在第二章年譜裏就詳細說過，不再贅述。往下便說先生的法律思想。

子才先生的法律思想，是淵源於他父親，——他父親是擅刑名之學的，——他們父子都是謹嚴的法治主義者，因此就主張雖是君主亦須守法，並排斥無定的『例，』以保護人民幸福。現在分別的加以解說。

法律的意義。答金震方先生問律例書：『……律者，萬世之法也。例者，一時之事也。萬世之法，有倫有要，無所喜怒於其間。一時之事，則人君有寬嚴之不同，卿相有仁刻之互異，而且狃於愛憎，發於倉促，難據爲準。』譬之律者，衡也，度也，其取而擬之，則物至而權之度之也，

部居別白，若網在綱。』

法律的效用，『夫律之設，豈徒爲臣民觀戒哉？先王恐後世之人君，任喜怒而予奪違，故立一定之法，以昭示子孫……』這種見解在君主專制時代是很難得而可貴的，中國古書裏只有商君脩權篇說過：『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唐史李乾祐諫太宗說：『法令者，陛下制之於上，率土遵之於下，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者，』……因爲在文化尚未進步，民權尚未伸張的時代，君主擅作威福，無論東西各國，都是一樣，子才先生就是把這種法律，當做帝王的昭誡。子才先生雖然還不能嚴密的區別法律和道德的界限，如織田萬原博士所說：『道德者，訓戒之者也。法律者，命令之者也。一以示愛人之本務，一以明害人之節制。一以標識人生之性情，一以規定國民之行爲。』（劉崇佑譯法學通論緒言第三頁）但先生卻始終是篤信法治主義的一人，這事很令我們驚奇。除上所引先生的文章而外，先生在讀孟子一文裏有說：

『桀守禮殺人，世宗知而不問，歐公以爲孝。袁子曰：世宗何孝之有？此孟子誤之也。孟

子之答桃應曰：「瞽瞍殺人，臯陶執之，舜負而逃，」此非至當之言也，好辯之過也。」

「荆昭王之時，石渚爲政，廷有殺人者，追之，則其父也。還伏斧鑕，死於王庭。渚尙知法不可，而舜乃逃而欣然，是不如渚也。」

「三代而後，臯陶少矣。凡縱其父以殺人者，皆孝子耶？彼被殺者，獨無子耶？」

「世宗不宜以不問二字博孝名而輕民命也。」

子才先生的法治主義——即司法獨立於行政或立法者之外的思想，這兩篇文章，已可爲鐵證了。還有書崔實政論後一文說：

「崔實政論曰：「嚴之則治，寬之則亂。孝宣之治，優於孝文。」仲長統曰：「人君宜書此一通，置之坐側。」是二人者教後世之君，日以殺人爲事者也。夫政者正也，當其可，則正矣。議親議貴，非寬也，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丕蔽要囚，非嚴也，亦曰當而已。當則無所不治，不當則無所不亂，安見嚴者皆治，而寬者皆亂也？」

「或曰：「實之爲此言者，目擊元成之衰，孝宣之中興故耳。」是大不然，夫元成之衰，

是昏也，非寬也。果其寬，則蕭傅不殺，堪猛不誅，王章不死矣。孝宣之中興，是明也，非嚴也。若果嚴，則不弛酒食之禁，不除子匿父之條，不縱張敞之亡命矣。』

『或曰：「實此言爲桓靈之柔懦言之。」是又不然，善射者有志於殺人，有所殺者，其仇也；不善射者，有志於殺人，則旁穿斜出，必殺數十人，而其仇猶未死也。教英主以嚴猶可，教庸主以嚴尤不可。』

這文也是反覆陳說君主濫用威權的弊害，而歸結仍是『限制君權以保民命，』和上引兩文的法治主義，毫無衝突，且相得愈彰。子才先生的理想是法治——並且是極嚴格的法治，即法律不以時代而改變，如說：『若周穆王所謂刑罰世輕世重，杜周所謂前王所定爲律，後王所定爲令，均非盛世之言，不可爲典要。』這話在現在卻要剖分爲兩層說，憲法和刑法的範圍是有大小之不同的，但既經公佈爲法律，就不能隨時輕易的加以改變和修正了。

先生又記述先生的父親論制定法律用概括法比較用列舉法爲好的理由：

『古人用心，較今人尤精，其不可及者，正在疏節闊目，使人比引之餘，時時得其意於

言外，蓋人之情僞萬殊。而國家之科條有限。先王知其然也，爲張設大法，使後世賢人君子，悉其聰明，引之而議，以爲如是斷獄，固已足矣。若必預設數萬條成例，待數萬人行事而印合之，是以死法待生人，而天下事付傀儡胥吏而有餘。」

先生接着上文闡發列舉的弊病在引例斷案時常有主觀的偏抑之處：

「子產鑄刑書，叔向非之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武帝增三章之法爲萬三千，盜賊遙起。大抵昇平時，網舉而網疏，及其久也，文俗之吏，爭能競才，毛舉紛如，反乖政體。」

「……夫例者引彼物以肖此物，援甲事以配乙事也，其能無牽合影射之虞乎？律雖繁，一童子可誦而習。至於例，則朝例未刊，暮例復下，千條萬端，藏諸故府，聰強之官，不能省記，一旦援引，惟吏是循。或同一事也，而輕重殊；或均一罪也，而先後異；或轉語以抑揚之，或深文以周內之。往往引律者多公，引例者多私。引律者直舉其詞，引例者曲爲之證。公卿大夫，張目拱手，受其指揮，豈不可歎？」

先生這樣的擁護法律的尊嚴似保護人民的意思是非常之好的，不過先生卻以法律

的增加爲不良的現象，這樣可就不適合於社會進化的原理了，如現代的法律——以地域而論，則已由陸地而推及海面，甚至如天空也要受法律的制裁。先生在那個時代既沒有人民立法的機關，所以絕力排斥官吏可以「上下其手」的例，而不知「例」是法律的來源之一，並不算一樁萬不妥當的事。織田萬原博士說：「裁判官之職務，在於適用法律，而不得制定法律。然欲以社會事物，一一網羅之於法律之中，則必有不能。裁判官之必須從其習慣或條例而爲裁判者，職是故也。而其所裁判，若更有同一或類似之訴訟時，則後之裁判官即以爲先例而準依之，古今東西，莫不皆然。且古代立法機關未備時，其法律之成立之爲依於裁判「例」者尤多，但觀於賓薩姆馬印等論說自明矣。」（劉譯法學通論五十四頁。）

第八章　袁先生的教育學

子才先生以讀書爲學。策秀文五道：

「論語古註，訓「學」字爲「誦習。」朱注：「學之爲言效也，」因說文「學」字中有爻字，易云「爻者，效此者也，」以效訓學，義蓋本此。然人情誦而習之，悅也。效人之所爲而習之，何所悅歟？子曰：「敏而好學，」曰：「則以學文，」曰：「博學於文，」曰：「思而不學，」曰：「學詩，」曰：「學易，」似主誦習說，而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則直指讀書爲學，尤彰彰明矣。……」

書大學補傳後：

『大抵古之聖賢未有不以讀書窮理爲功者，書稱「學古入官，」易稱「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子貢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皆是格物致知之本旨。而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則尤見聖門教人，直以讀書爲學矣。……』

先生以『學』全靠後天的經驗，卽是擴充『良知』。策秀才文五道：

『祖陽明者，動云良知二字，本於孟子，不知孟子之語，業已可疑。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非愛其親也，愛其乳也。早離其親，而使他人乳之，則雖中上之資，亦未必不以他人爲母，而終身不知其親矣。今將致其索乳之良知而擴充之，則徒近乎告子食色爲性之說，而與聖道愈遠，盍亦廣咨博訪，必如孔子問柳曼父之母而后知父墓之所存歟？及其長也，紾兄之臂者，亦頗不少，是亦是爲良知而擴充之歟？』

這樣推尊後天的經驗和教育的能力，極有見地！尤其是所舉的例：孩提之童因愛其母

之乳乃愛其母，是最確鑿的話。至於以告子『食色爲性之說』當做『與聖道愈遠，』這樣。說教育能力之大，其植基頗得近日最時髦的行爲心理學的根據。因爲告子說的『食色性也』一句話和機能派心理學所說求食是本能，愛異性也是本能的話相合。但袁先生卻敢否認他，並以愛親和男女之關係爲後天教育的成績，這樣很和郭任遠先生著的人類的行爲第九章動機篇有些相合。郭先生是極端的行爲派心理學家，他將本能說完全推翻，他以爲『動機』是人的經驗的結果，孩提之童初生時完全沒有飲食的經驗，只因他第一次的饑渴的刺激，纔能夠使他發生飲食的姿勢，或身態。這些話都可以和袁先生的文章互相發明。袁先生既這樣的把讀書當做學，把後天經驗的獲得當做教育的本務，所以他第一反對的便是宋儒的『讀書玩物喪志』和朱子『一旦豁然貫通』的說法。策秀才文五道：

『宋儒乃以多讀書爲玩物喪志，何歟？使解學字過高，則聖人十有五而志學之時，已是包括不惑知天命，而又何必再加數十年之閱歷歟？』

『考古書「格」字雖有十八解，而朱子以讀書窮理當之，自是不刊之論。惜其所補

本傳，不無語病。曰：「窮致事物之理，以造乎其極，天下物無窮則格亦無窮。」曰：「一旦豁然貫通，學者格無窮，則通亦無日。」未免啓人之疑。按先儒有以知止一節至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爲格致本傳者，此正合乎朱子之說，而其理較精。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此非治國平天下者所當格歟？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非修身齊家者所當格歟？多學而識，是非，夫子之格物歟？一以貫之，是非夫子之致知歟？然則大學所謂物，豈一蟲一鳥之物？所謂知，豈一寸一節之知歟？」

書大學補傳後：

『朱子以讀書窮理，訓格物致知，此是千古定論。惜其補傳一篇，別生枝節，致召天下之疑，不可不辨。大學雖出戴記，而文古理醇，不似中庸敷衍，且其意義周匝，絕無隙漏。序治平齊修誠正之先後畢矣，慮其無所致功，蹈思而不學之弊，故以致知格物次之。天下之物又多矣，慮其探賾索隱，蹈博而寡要之弊，故又以物有本末，知所先後曉之，而且以聽訟一章發之，其始終條貫，燦若列星，傳固未嘗缺也，今抹卻本文而補之曰：「在即物而窮其理，

天下物無盡時，知無致時。」又曰：「一旦豁然貫通。」所謂一旦者，杳無年月，蓋悞解夫子「一以貫之」之語，而增出一旦三字，遂墮入佛氏參禪頓悟之邪徑而不自知。」

又說：

『聖經一章，內聖外王兼備，獨缺讀書明理一條，豈正心，誠意，齊家，治國之君子，皆目不識丁者乎？依朱子之言，則未到一旦豁然貫通時，意可以不必誠，心可以不必正，身可以不必修乎？其亦遠於理矣。善乎先師史氏之言曰：「論語博學於文，格物也；約之以禮，致知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物格也，予一以貫之。知致也。」朱子不引聖人之言，而反竊取程子之說，何也？』

袁先生第二攻擊的便是陸象山王陽明的『尊德性致良知』之說。策秀才文五道：

『然則大學所謂物，豈一蟲一鳥之物？所謂知，豈一寸一節之知歟？子靜陽明求其解而不得，乃創爲尊德性致良知之說，以爲萬物備於我，不必求於物。審是，則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尊其德性而不必學夫詩也。子入太廟，子所雅言，致其良知，而不必詩書執禮每事問

也。以孔子之良知，嘗不在子靜陽明下，而何以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者何耶？又何以必至齊而后能聞韶，返衛而后能正樂，必問於郯子老子而后能知官知禮耶？……」

書大學補傳後：

「陸王創爲良知之說，大相牴牾。不知孟子所謂良知者，卽言人性善之緒餘耳。擴充四端，正有無窮學力，非教人終身誦之，脫然如新生之犢也。」

袁先生著重後天經驗的獲得，其理由旣如上反復所說明的了，現在說一說他對於天才教育的見解，他是主張選擇少數優秀的青年受高深教育的。書院議：

「民之秀者，已升之學矣。民之尤秀者，升之書院。民之尤秀者，一郡中不數人，吾寧浮取之以備數，則亦不過郡二三十人而已。以餼數百人之費，餼二三十人，旣可贍其家，絕其旁騖，而此二三十人者，師師友友，絃歌先王之道以自樂，則又安得有害羣之馬，僨張佻險於其間耶？爲之師者，無多弟子博習相親，以故憤易啓，悱易發，經義易傳，治事易治，國家他日用人，捨書院其焉取之？中庸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孟子曰：「堯舜之仁，而不徧愛，

急親賢也，」即此意也。……」

先生相信只要有少數優秀的青年在書院受高等教育將來即可爲政治家：

「漢州郡貢士，戶二十萬以上，才舉一孝廉。以京師之大，而太常弟子，不過五十人。以吳公之賢，洛陽之盛，而所舉秀才，僅賈誼一人，其慎重何如？」

因此先生反對書院收納多數學生，並列舉其弊害。

「……士，貧者多，富者少，於是求名賒而謀食殷，上之人探其然也，則又挾區區之禀假以震動黜陟之，而自謂能教士，噫！過矣。夫儒者首先義利之辨，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聖人訓也，今疚之以至微之利，而惕之以至苛之法，其謀入焉者，半苟賤不廉者也，苟賤不廉之人，養之教之，何所用之？」

「嗟乎！今之寬於養士者，既視之如無告之窮民，而嚴焉者又視之出兵以下，且不知己，先求知人，此予之所以歎也。不然，書院在在有也，而不聞受其益者，何也？

先生然後提出改良的辦法來：

『然則彼之存隸書院而藉以養者，將汰之歟？曰：「養士與養孤寡不同，彼哀其終而收之，此謹其始而擇之也，而去何不汰也。然則何以知其尤秀者而擇之？」曰：「取人以身，擇士者秀，則所擇者亦秀，所謂規有摹而水有波也。」』

袁先生這樣的理想，竟和我的天才教育在理論上與事上的根據的理想大部分相同，不過袁先生的這種教育是專門爲造就政治人才而設的，所以他在這篇書院議說少數，在原士也是說只要少數就夠，他並在原士末記了幾個實例，表明士多的不好的結果如下：

『周末士多，故秦散三千金而天下之士相與鬭。漢末士多，故頌王莽功德者四十二萬人。宋末士多，故淳熙景德間三學之權，與宰相抗，史嵩之丁大全等皆畏之，及賈似道作相，加以餐錢，而上書者卽稱賈爲周公召公。士習之陋，一至於此，皆多之故也……』

由這段話看來，就可知道袁先生反對多士，乃是反對政治家候補者的粗製濫造，並不如我們今世之所謂普及教育的涵義廣漠。而先生之所謂『尤秀者』的教育，也只是限於政治方面，並不和我所說的包括很廣的天才教育相當，這是應該要分別清楚的。

第九章　袁先生的民俗學

『民俗學』這個名詞是我杜撰的，我以爲像袁先生這樣拿歷史的眼光來解剖民間現存的一種習俗，其用意在破除迷信，是値得另闢一章，加以詳細說明。先生對於『算命，』『相，』『陰宅，』『陽宅，』『術數，』『鬼神，』『夢寐，』『天文，』『草木，』『時日小數，』『災祥』等，都有文專論我現在只能選擇幾椿在社會上勢力較大，較有普徧興趣的徵引於下：

一　算命

算命的起源。『古人但用支干月日，而不用時，呂氏祿命篇，李虛中算法俱不用時，亦

本洪範篇，周禮馮相氏之例耳。史記孤虛之術，以五行甲子推人休咎。徐陵集五行有驛馬之言，六甲有官鬼之說。小弁詩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箋「辰者，六物之吉凶。」左氏晉侯問伯瑕，何謂六物？曰：歲，時，日，月，星，辰是也。服虔以爲歲星之辰，在行於地，十二歲而一周。蔡邕九惟曰：「天之生我，星宿直貧，六極之厄，獨遭斯勤。」此皆今日算命合五星之始也。』

算命在理論上和事實上都不可靠。「臨孝恭有祿命書，陶貞白有三命抄略，鄭富公避中西祿絕之運，而六十致政；王安石避午上祿敗之運，而五十六致仕；蘇子容避丙戌火庫祿衰而七十致仕；蓋惑於是說，賢者不免。呂才駁云：「始皇法無奴婢，而有天下。魯莊法當醜陋，而美貌多才。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未必皆逢六合。」宋費補之梁溪漫志駁云：「一時生一人，一日只生十二人；以一歲計之，只生四千三百二十人；以一甲子計之，止有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八人，亦止有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八命而已。今一都戶口，不下數百萬，則同年同月同日同時多矣，又何貴賤貧富之不同哉？」文文山贈朱斗南序亦云：「命只五十一萬而四柱盡矣，」蓋亦不信推算之說也。樵書云：「草木瓦礫皆有一定之命，有槐子落地

出葬，用者算之，當如王者受萬人禮拜，壽至千年而終，後果塑為佛像，香火甚盛，至期被焚。又洛陽李叟與明太祖同八字，帝召見問何業？曰：「老民養蜜蜂十三窠，以之度日。」太祖曰：「此似我食十三省布政司稅也。」此亦附會之說。余意大撓作甲子，原不過標題名數，甲乙子丑猶云一二三四也，並無意義，有何生尅配合之說？或曰：「人亦無姓名，今派之姓某名某，則呼之即應，支干亦宜然。」余駁之曰：「人靈物也，故呼之即應；若草木禽獸派以姓名，不能呼之即應也，況支干之本屬虛無者乎？」這話頗覺得有理。

二　相

相術的起源。『相術最古，左氏「穀也豐下」一語，為相法權輿。』

相術無定。『……聖狂吉凶，亦多無定。舜重瞳，項羽亦重瞳，李後主亦重瞳。劉備手垂過膝而興；蜀王衍手垂過膝而敗；北史之劉元進，南齊之王元初皆手垂過膝而謀反伏誅；王莽時甄尋手文有天子二字被誅。……南史庾蓽相貌魁梧，人稱當為方伯，而卒以餓死。褚蘊面角尖危，縱理入口，而衣祿頗豐。（下略）』

三　陰宅

堪輿的起源。『言葬經者，不始於郭璞。史記樗里子言後世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漢書劉向奏王氏墓在濟南者，樹皆交柯連葉，上高出屋，有立石起柳之象。袁安傳書生指某地曰：「葬，後世出三公。」孫鍾遇三少年，乞瓜爲指葬地。三國志管輅過毋邱儉墳曰：「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孫堅祖墳有五色雲曼延數里。此言陰宅風水之始也。』

風水之說不驗。『呂才駁之，司馬溫公駁之，最爲明快。若伊川之駁葬經，言培其本根而枝葉自盛，此非駁之，乃助之也。世之父母肥而子孫瘦，父母壽而子孫夭者多多矣。在生之根本，尚無補於枝葉，而況死後乎？漢廷尉吳融以人所封之地葬母，人皆言必滅族，而子孫貴盛，見後漢書。隋文帝曰：「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我不當爲天子。若云吉，我弟不當戰死，」（見隋書）（中略）風水之不驗，班班可考，人猶惑溺不醒，可謂愚也。』

四　陽宅

宅經的起源。『言宅經者不始於五姓。史記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曰。「昭君不出此

門矣，此門不時，吾所謂時，非時日也。』果高門成而韓侯卒，自此數輿，躡其後者，漢哀帝疾匈奴來朝，嫌其從上游來，故以太歲厭勝之道，館之上林。王莽以王后年十四有子孫瑞，故通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曹景完碑「河平元年，曹君閔縉紳之途不濟，開南寺門，承望華嶽，卒使學者李儒等獲人爵之報。」漢書來歷傳皇帝數幸乳母王聖舍，太子府監邴吉以犯土禁，不可久御。此皆陽宅拘忌之始。』

陽宅說之無稽　『不知陰陽家西不益宅，而王充以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漢書司隸校尉趙興，每入官舍，移改穿築，故犯妖禁而爵祿益豐。……善乎孟嘗君曰：「文受命於天，不受命於戶。」嵇康宅無吉凶論曰：「設三公之宅而命愚民居之，必不爲三公可知也。」王符潛夫論曰：「同一宮也，成康居之興，幽厲居之衰。」此數言最爲明決……』

此外先生所說：『術數在可知不可知之間』『夢寐難信』『天文難憑』『草木無知』『邪不勝正，神鬼生於人心』『災祥不一』等項，都有精到之處，請讀者看他的隨園隨筆卷二十八就可完全明白了。

第十章　袁先生的食物學

以前幾章都是說袁先生的社會科學的思想，只有本章專講先生的自然科學，——最適當的稱謂就是動物學植物學生理學心理學諸理論科學的應用科學。我說先生有自然科學的思想，恐怕大多數的讀者要以為我附會太甚，其實袁先生最懂得科學方法，而且最富有自然科學的試驗精神，這事說出來真令人驚奇，而更佩服先生極了。

隨園隨筆卷六日月晦朔解條：「吳廷耀云：『日月之圓缺，前賢議論不同，』有云：『陽有餘而陰不足，故望後漸虧，迨至晦日，即全損矣。』竊以日月為陰陽之精調和而成歲月，

絲毫不可偏損，譬於人身一小天地，陰陽稍有偏枯，卽爲疾病；若如晦月之全虧，人豈復能生活耶？」

「又說月借光於日，而月之缺處，乃日輪入地，月爲地所掩，故有虧缺。夫天雖如卵，地包於內，然常視日月星辰皆自東南北斜過於西南北，似非竟由西穿地而東也。倘如前說，月缺因日爲地隔，所以損光，是每夜日必入地矣，何以十五日後至二十七八日雖有滿缺，而光朗徹夜？日既入地，爲地所隔，月之光何以不損乎？況星與月同借光於日，而星常明，豈日入地之後，但隔月之光，獨不隔星之光乎？」

先生有了這幾個疑問，於是使動手試驗：

「予竊揣摩，恆不釋念，偶以瓷盂照日，恍然大悟。夫日，陽也，其體凸如滾毬，光照四方。月，陰也，其形圓如覆盂，有質無光，月借光於日，日居高而月居低，對照則光全滿，稍偏卽虧，卽月之本體所遮，由漸偏而至漸晦，乃月背日而行，故無光矣。度行左右，故有左右絃缺之分；其旣虧之後，尙隱隱然有半輪黑丸可見，則是月未受日光之本體也。……」

這是天文學裏『自轉』『公轉』所研究的道理，先生的解說姑無論正確與否，但這樣的格物致知的精神，比王陽明那樣不動手腳而靠『隱德來西』(直覺)格庭前幾根綠竹的理，到七日而得病的要聰明得多了。本章講先生的食物學，這種科學的試驗精神，尤其發達，試看先生的隨園食單序所說：

『……說郛所載飲食之書三十餘種，眉公、笠翁，亦有陳言，曾親試之，皆闕於鼻而蜇於口，大半陋儒附會，吾無取焉。』

『……余每食於某氏而飽，必使家廚往彼竈觚，執弟子之禮，四十年來，頗集衆美，有學就者，有十分中得六七者，有僅得二三者，亦有竟失傳者，余都問其方略，集而存之，雖不甚省記，亦載某家某味，以志景行。自覺好學之心，理宜如是。』

先生有這樣可貴的實驗精神，纔能著得出這一部隨園食單來，在我們中國自命為士人的人，——勞心者食於人的人，——對於飲食小節是萬不肯措意的，所謂『唯酒食是議』不過是婦人廚役的職務，初何勞翰林的大駕？所以王昶的蒲褐山房詩話就帶着譏刺嘲笑

的說先生是『人爭愛之所至延爲上客，適館授餐，而子才又擇其精饌，彙作食單，梓以行世。』先生的朋友趙翼戲控先生於巴拙堂太守的控詞也說：『嘗一臠之甘，必購食單仿造。』他們不知道天地間沒有無研究的價值的事物，何況飲食是人類生存上關係最密切的事呢？先生的自序說得好：

『詩人美周公而曰：「籩豆有踐。」惡凡伯而曰：「彼疏斯稗。」古之於飲食也若是重乎！他若易稱「鼎亨」，書稱「鹽梅」，鄉黨內則瑣瑣言之，孟子雖賤飲食之人，而又曰：「飢渴未能得飲食之正，」可見凡事須求一是處，都非易言。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典論曰：「一世長者知居處，三世長者知服食。」古人進鬐離肺，皆有法焉，未嘗苟且。「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聖人於一藝之微，其善取於人也如是：……』

先生把研究飲食的重要說得明白，然後便討論飲食的普遍的法則可以成立：

『雖死法不足以限生廚，名手作書，亦多出入，未可專求之於故紙，然能率由舊章，終

無大謬；臨時治具，亦易指名。』

『或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子能必天下之口皆子之口乎？」曰：「執柯以伐柯，其則不遠，吾雖不能強天下之口，與吾同嗜，而姑且推己及物，則食飲雖微，吾於忠恕之道則已盡矣，吾何憾哉！」』

先生這段話已經說到那一個為一切科學所以能成立的根本法則，——即普遍的法則了。現在我就先生的原著另加整理於後。

原著隨園食單共分三大部分：（一）『須知單，』先生自註說：『學問之道，先知而後行，飲食亦然，作須知單。』這樣就等於各科學的通則。（二）『戒單』自註：『為政者興一利不如除一弊，能除飲食之弊，則思過半矣，作戒單。』和前項相反而相成。往下便是海鮮單江鮮單等論食物的各別的烹飪法。我現把諸項全行改組如下。

一　論食物的種類和選擇。

食物的種類。（甲）植物性食物，即：雜素菜單所列舉的豆腐，蓬蒿菜，蕨菜，葛仙米，羊

肚菜，石髮，珍珠菜，韭芹，豆芽，菱，青菜，台菜，白菜等。小菜單列舉的筍脯，醃冬菜，窩苣，芥頭，素麵等。飯粥單列舉的飯粥。（乙）動物性食物，即海鮮單列舉的燕窩，海參，魚翅，鰒魚等。江鮮單列舉的刀魚，鰣魚，鱘魚，黃魚，班魚，蝦蟹等。特牲單的豬。雜牲單的牛，羊，鹿。羽族單的雞，鴿，鴨，鶉，黃雀，鵝等。水族有鱗單列舉的邊魚，鯽魚等。水族無鱗單列舉的鰻，甲魚，鱔，蝦，蟹，蛤蜊，蚶等。先生於每項之下都有詳細的說明烹飪的方法。

食物的選擇　須知單先天須知條云：『物性不良，雖易牙烹之，亦無味也。指其大略：豬宜皮薄，不可腥臊。雞宜騸嫩，不可老稚。鯽魚以扁身白肚為佳，烏背者必崛強於盤中。鰻魚以湖溪游泳為貴。江生者必槎枒其骨節。穀餵之鴨，其膘肥而白色。壅土之筍，其節少而甘鮮。同一火腿也，而好醜判若天淵。同一台鯗也，而美惡分為冰炭。其他雜物，可以類推。大抵一席佳殽，司廚之功居其六，買辦之功居其四。』選用需知條：『選用之法，小炒肉用後臀；做肉圓用前夾心；煨肉用硬短勒。雞用雌才嫩，鴨用雄才肥。蓴菜用頭，芹韭用根，皆一定之理，餘可類推。』

二　論食物的烹飪。

烹飪的方法。先生對於動物性植物性的食物，都有各別的詳細的方法，此處不能一一的枚舉出來，但可概括爲以下幾項：一煮法，如海鮮單魚翅二法條：『魚翅難爛，須煮兩日纔能摧剛爲柔。用有二法：一用好火腿好雞湯加鮮笋冰糖錢許煨爛，此一法也。一純用雞湯串細蘿蔔絲拆碎鱔翅攙和其中，飄浮碗面，令食者不能辨其爲蘿蔔絲爲魚翅，此又一法也。用火腿者湯宜少，用蘿蔔絲者湯宜多，總以融洽柔膩者爲佳。』二蒸法，如點心單脂油糕條：『用純糯粉拌脂油，放盤中蒸熟，加冰糖捶碎入粉中，蒸好，用刀切開。』特牲單粉蒸肉條：『用精肥參半之肉，炒米粉黃色拌麵醬蒸之，下用白菜作墊，熟時不但肉美，菜亦美，以不見水，故味獨全。』三，煎法。如水族有鱗單魚片條：『取青魚季魚片，秋油鬱之，加縴粉蛋清，起油鍋炮炒，用小盤盛起，加葱椒瓜薑，極多不過六兩，太多則火氣不透。』四，製羹法。如雜牲單羊羹條：『取熟羊肉，斬小塊，如骰子大，雞湯煨，加笋丁，香蕈丁，山藥丁同煨。』水族無鱗單鱔絲羹條：『鱔魚煮半熟，劃絲去骨，加酒秋油煨之，微用縴粉，用金針菜冬瓜，長葱爲羹。』五，漬法。如小菜單醃冬菜黃芽菜條：『醃冬菜黃芽菜，淡則味鮮，鹹則味惡，然欲久放，則非鹽不可。常醃一

大饌，三伏時開之，上半截雖臭爛，而下半截香美異常，色白如玉。」

烹飪之注意。須知單作料須知條：「善烹調者，醬用伏醬，先嘗甘否。油用香油，須審生熟。酒用酒釀，應去糟粕。醋用米醋，須求清冽。且醬有清濃之分，油有葷素之別，酒有酸甜之異，醋有陳新之殊，不可絲毫錯誤。其他葱，椒，薑，桂，糖，鹽雖用之不多，而俱宜選擇上品。」洗刷須知條：「洗刷之法，燕窩去毛，海參去泥，魚翅去沙，鹿筋去臊。肉有筋瓣，剔之則酥。鴨有腎臊，削之則淨。魚膽破而全盤皆苦，鰻涎存而滿碗多腥。韭删葉而白存，菜棄邊而心出。」調劑須知條：「調劑之法，相物而施：有酒水兼用者；有專用酒不用水者；有專用水不用酒者；有鹽醬並用者；有專用清醬不用鹽者；有用鹽不用醬者；有物太膩要用油先炙者；有氣太腥要用醋先噴者；有取鮮必用冰糖者；有以乾燥為貴者，使其味入於內，煎炒之物是也。有以湯多為貴者，使其味溢於外，清浮之物是也。」配搭須知條：「凡一物烹成，必需輔佐，要使清者配清，濃者配濃，柔者配柔，剛者配剛，方有和合之妙。其中可葷可素者，蘑菇，鮮筍，冬瓜是也。可葷不可素者，葱韭，茴香，新蒜是也。可素不可葷者，芹菜，百合，刀豆是也。」火候須知條：「熟物之法，最重

火候：有須武火者，煎炒是也，火弱則物疲矣；有須文火者，煨煮是也，火猛則物枯矣；有先用武火而後用文火者，收湯之物是也；性急則皮焦而裏不熟矣；有愈煮愈嫩者，腰子雞蛋之類是也；有略煮即不嫩者，鮮魚蚶蛤之類是也。肉起遲則紅色變黑，魚起遲則活肉變死，屢開鍋蓋則多沫而少香，火息再燒則走油而味失。」補救須知條『調味者寧淡無鹹，淡可加以救之，鹹則不能使之再淡矣；烹魚者寧嫩毋老，嫩可加火候以補之，老則不能強之再嫩矣；此中消息，於一切下作料時，靜觀火色，便可參詳。」戒單戒停頓條『物味取鮮，全在起鍋時極鋒而試，略爲停頓，便如霉過衣裳，雖錦繡綺羅亦晦悶而舊氣可憎矣。」先生又最懂得心理學上色覺嗅覺和味覺上的密切關係，所以在色臭須知條下說：『目與鼻，口之鄰也，亦口之媒介也。嘉肴到目到鼻，色臭便有不同，或淨若秋雲，或豔如琥珀，其芬芳之氣亦撲鼻而來，不必齒決之，舌嘗之，而後知其妙也。然求色豔可用糖炒，求香不可用香料，一涉粉飾，便傷至味。」戒單戒混濁條『同一湯也，望去非黑非白，如缸中攪渾之水；同一滷也，食之不清不膩，如染缸倒出之漿，此種色味，令人難耐。救之之法，總在洗淨本身，善加作料，伺察水火，體驗酸鹹，不使

食者舌上有隔皮隔膜之嫌……』

次論烹飪者當戒暴殄：『暴者不恤人功，殄者不惜物力。雞，魚，鵝，鴨，自首至尾，俱有味存，不必少取多棄也。嘗見烹甲魚者，專取其裙而不知味在肉中。蒸鰣魚者，專取其肚，而不知鮮在背上。至賤莫如醃蛋，其佳處雖在黃不在白，然全取去其白，而專取其黃，則食者亦覺索然矣。』須知單潔淨須知條：『切葱之刀不可以切筍；搗椒之臼不可以搗粉；聞菜有抹布氣者，由其布之不潔也；聞菜有砧板氣者，由其板之不淨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良廚先多磨刀，多換布，多刮板，多洗手，然後治菜。至於口吸之煙灰，頭上之汗汁，竈上之蠅蟻，鍋上之煙煤，一玷入菜中，雖絕好烹庖，如西子蒙不潔，人皆掩鼻而過之矣。』戒單戒苟且條：『廚者偷安，喫者隨便，皆飲食之大弊。審問，慎思，明辨，為學之方也。隨時指點，教學相長，作師之道也，於味。何獨不然？』

最後說器具須知：『……宜碗者碗，宜盤者盤，宜大者大，宜小者小，參錯其間，方覺生色。若板板於十碗八盤之說，便嫌笨俗。大抵物貴者器宜小，物賤者器宜大，煎炒宜盤，湯羹宜碗，

煎炒宜銅鐵，煨煮宜砂罐。』上菜須知條：『上菜之法，鹽者宜先，淡者宜後。濃者宜先，薄者宜後。無湯者宜先，有湯者宜後。且天下原有五味，不可以鹹之一味概之；度客食飽，則脾困矣，須用辛辣以振動之；慮客酒多則胃疲矣，須用酸甘以提醒之。』

先生的這一本隨園食單經我這一番整理，便有食物學的雛形了。不過我要聲明的這書的各種菜烹飪的方法，似乎只限於『富貴人家，』並且拿今日的眼光看來，是否完全合乎科學原理，也應該要從新考察一番纔行。據孫中山先生的孫文學說所言，則中國的烹調要算世界第一，美國人喜歡吃『雜碎，』（即中國口味，）日本東京的政府也曾派人來中國考察烹調的方法，而袁先生這部食單就是集中國烹調法的大成，況且他所規定的幾十條應知律和戒律乃是一般烹調學所應守的法則。所以著者很希望把這書喧傳出去，更盼望有研究化學生理學的人能如北京協和醫院某美國女士曾將中國人日常的食物，一一化驗出各物所含有的成分，（記得她的中國譯文曾載在新教育雜誌）拿來和人體的成分加以精密的比較研究，定出標準，使各種食物調和均勻，分配適當，能夠既爽口香，又復滋養

身體，補充消耗，那麼不惟是中國人之幸，乃全世界人之幸福也，請無河漢斯言。

第十一章 結論

在以前十章裏，我們對於袁先生的人格方面已可如撥雲霧而見青天了，不再因爲只看過先生的一部無甚價值的詩話，就以爲先生是輕薄無行的了。至於說到先生的學識方面，除非是有神怪魄力的天字第一號的大學者纔敢說先生只有些微小慧，無甚學識的話。其餘最大多數如著者一樣的人早已經是五體投地欽佩無極的了。著者常有個玄想，假使先生遲生一二百年趕得上康南海梁任公諸先生的變法維新的運動，以先生的法治的思想，當然是很有成就，最少也可與譚嗣同諸人相伯仲。倘先生還能夠見得着陳獨秀胡適之

顧頡剛諸先生，那麽首揭叛旗反抗傳統的思想的人，恐怕當今天下，眞是捨先生其誰與歸？至如文學革命，提倡抒寫性靈具有眞實的生命的新詩，和大膽的揭破那般層層積累而上，披着神聖不可侵犯的符籙的一些假古董，先生將不待招會，要說『老夫行之有素矣，豈肯後人？』近代大戲曲家易卜生說他自己的思想，總跑過常人的十年之前，若以子才先生而論，則一般常人幾乎追趕了百多年，到現在還不曾看到先生的影子哩！清代的大學者眞不在少數，祇是有點思想的人，可就難找了。在別的人祇要有過如先生的思想的一部分——如戴震的情慾主義和以科學方法與態度應付人生問題，可就了不得了，而先生的思想如此的廣大精透，反沒有人覺察着，豈非大家都是『有眼不識泰山』麽？至於我爲子才先生寫這篇評傳，已經是十幾萬字，以我的學力對於子才先生現只能有如此的了解而已，況且參考搜求的力量又很有限，無聊的事又多，我的惟一希望，卽在藉此喚起讀者諸公對於『子才先生的研究』的注意和興味而已，我的錯誤，我的掛漏，都請隨時指示，並加以原諒。